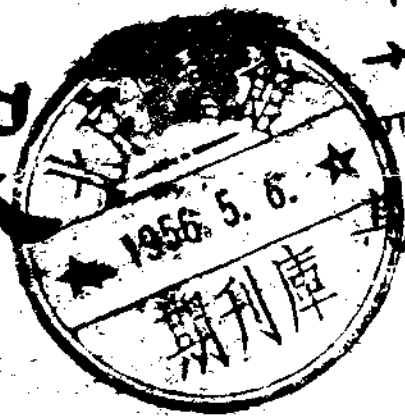


偵
探
世
界

第
十
四
期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告 通

啓者本雜誌內容豐美全悉海內名流所撰偵探武俠冒險各種小說趣味濃郁
 允稱獨步倘蒙 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敝
 局當即按期寄奉決不擱誤端此佈告願頌
 台綏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雜誌批發部謹啓

目 價	零售	每 期	實售大洋三角	寄 費	本國	每期三分	用中國八分以內
	半年	十二期	實售三元二角		日本	每期三分	之郵票代洋十足
全年	廿四期		實售大洋六元	外國	每期四分	通用以示優待	

單 書 定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偵探世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
 特預定 期(自第 期起)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
 寄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雜誌批發部 台照

啓 月 日

吳駢人著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全書八冊價洋四元七折

「吳駢人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小說家
「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是中國近代第一的大說部

文筆比三國志來得好
情節比紅樓夢來得好
大有好書不厭百回讀的滋味

本書係述清季一般官僚政客一切形色的怪狀以及男盜女娼鬼鬼祟祟
描寫書裏的人有忠正的有好惡的有邪淫的有忤逆的書裏的事
社會的罪惡和盤托出洵誅奸警惡之常頭棒喝改良社會之覺世新書也

續二十一年目觀之怪現狀

最近男女怪狀之寫真箱……最近社會奇聞之報告書

近日人心之險詐甚於奢華而上至于達官顯宦黑幕重重大好青年儘多縱情于聲
色運其巧計行其陰謀道德淪亡于斯為極運其靈活心腸之妙筆有威特請小說大家
搜集最近二十年來社會上奇百怪之資料以說部之小品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
容曲折意正大以之承續吳駢人先生之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一書誠可謂異曲同工後先比美矣

全書四冊 價洋二元七折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偵探世界
目錄

偵探世界第十四期目錄

- 朝鮮英雄傳……………胡寄塵
越獄名家……………狗 厂
信用證……………徐卓呆
刀光血影錄……………王天恨
紀林齊青師徒軼事下……………向愷然
月夜的鬼……………關北徐公
捧角家之競爭(上)……………李定夷
第十號室的主人……………程小青
鈕子與徽章……………卓弗靈
-
- 衛生俱樂部……………王天恨
偵探瑣話……………鄭逸梅
破屋中的血漬……………張碧梧
罪惡之父……………陶鳳子
還珠記……………陸律西
事實探案和偵探小說……………趙芝岩
醫賊病……………趙若狂
偽牧師……………徐卓呆
集錦念佛珠……………卓呆 寄塵 若狂
小 說

五分鐘小說偵探談話會

碼頭竊案……沈禹鐘
 怪房客……香島漁郎
 金雞心……范菊高
 實事偵探談……王天恨
 蘇格蘭場的四下……程小青
 我之偵探小說談……胡寄塵
 掘地道的賊盜……關北徐公
 英國地方獄罪……會經滄
 孔狀況……海室主
 賣油叟……王天恨

十二年十一月望日發行

別有世界偵探小說大懸賞……編者
 茶博士之革命史……胡寄塵
 家庭妙喻……春夢
 我所希望的……祿爾摩斯
 竊賊處置法……徐卓采
 第二號室(兩章)……程小青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不肖生
 錯誤的疑點……會經滄
 海室主
 編餘瑣話……趙若狂



世界書局發行

639483



編餘瑣話

茗·狂·


第十四期稿又編完了。讓我來介紹幾句。

小說有胡寄塵先生的「朝鮮英雄傳」乃是一篇武俠小說。寫得有聲有色。躍躍紙上。比上期那篇「游俠傳」更加好了。

又有徐卓呆先生的「信用證」。這篇小說最初看去。定當是一篇譯作。誰知恰恰不然。乃是講兩個外國人來中國行騙的一件故事。所以無論何人。讀到後來。定要啞然失笑道。徐卓呆好狡猾。我上了當了。而行騙者復被人騙。欺人者仍受人欺。一步緊似一步。尤足引人入勝。

又有向愷然先生的「紀林齊青師徒軼事」。下半篇。比上篇更有精采。更有趣味。諸君看了。一定很為滿意。說我們上次這一個關子賣得很對呢。





又有程小青先生的「第十號室的主人」譯筆絕明暢。趣味絕濃深。這也是他近來最得意之作啊。

再有李定夷先生的「捧角家之競爭」題目既新鮮。情節又離奇。海上一般有捧角迷的。大概都要翻看一下罷。本期先登半篇。下篇准下期登出。再有張碧梧先生的「破屋中的血漬」紀一件血案。十分詳細。十分了當。實是偵探小說中之正鵠。

餘如王天恨先生的「衛生俱樂部」趣味深永。陶鳳子先生的「罪惡之父」格律緊嚴。陸律西先生的「還珠記」情節離奇。皆為不可多得之作。五分鐘小說。及偵探談話會兩欄也各有精采可言。

此外特又新添三欄。用助讀者的興趣。(一)念佛珠。是一篇集錦體的滑稽偵探小說。(二)別有世界。所載悉為滑稽作品。(三)偵探小說大懸賞。膺選者有得金牌銀盾之望。讀者對於以上三項。大概很贊成麼。

至於兩種長篇小說。更益做益有精采。我竟找不到適當的說話去形容他。

咧。下期有「燕石」一篇。爲程瞻廬先生之傑作。情節之佳。無出其右。凡愛讀瞻廬先生滑稽小說的。又看了這篇武俠小說。定要說賢者無所不能咧。又有「烏骨鷄」一篇。是程小青先生最近的霍桑探案。離奇曲折。匪夷所思。又有「犯罪本能」與「白鬍老人」兩篇。爲徐卓呆沈禹鐘二先生之佳作。一以談詭勝。一以古茂勝。再有徐恥痕先生的「玉雀」神化無方。不可捉摸。這位大偵探本領真是不凡。很可替他哥哥那位鷺腳偵探胡開掙點面子。啊。餘如天恨。樸齋。轉陶。定夷。諸先生。也各有佳作加入。此外再有一件事情。要報告諸君一聲。從下期起。又有三種絕名貴的作品。登出來了。(一)關於福爾摩斯的話。(二)科學的偵探術。(三)偵探日記。這三種都很有咀嚼之價值的。務請諸君注意。再會。再會。

言情小說

■ 攜美人兒月下談心 豔福無窮
 ■ 把好看小說燈前翻閱 豪興不淺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然濫用愛情。又非中庸之道。
 ● 古今來不少癡情兒女。欲求郎才女貌。我我卿卿。
 ● 得遂鴛侶之盟。能偕白頭之約者。蓋不多觀。造
 ● 化弄人。自多魔障。天下有情男女。欲求斬斷情絲。
 ● 脫離情網。去偽情。屏慾情。而成一真正多情至
 ● 情之人。以成其良好眷屬。以度其快活光陰者。不
 可不閱本局出版之言情小說。書目列下。



- 紅 淚 影
全書四册
一元八角
- 情 之 素
全書二册
一元二角
- 恨 海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 林黛玉筆記
全書二册
價洋一元
- 芸蘭日記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 芸蘭淚史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 蕙芳日記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 多情美人
全書四册
價洋四角
- 三十六鴛鴦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蓋是丸專治便閉服後毫無肚腹絞痛不舒之症紅色清導丸對於老年人有潤肺平肝之妙用即少年及中年人亦莫不相宜也茲姑將老年人之證書列下

吾等以清導丸為最佳



老年 每人 多六 便閉 結紅 色清 導丸 正是 絕對 良劑

湖北潛江商務會長張詩敏先生
來書云鄙人素患大
便閉結五六日始行
一次又兼年逾七十
嗜好鴉片胸膈不舒
舌苔黃燥友人勸服
大醫生紅色清導丸
有潤導之奇功於是
郵購二瓶服一瓶而
大便暢行胸膈霍然
服完二瓶舌苔清潤
迄今大半年來前病
盡失真濟世之良藥
也鄙人受惠匪淺慚
無以報特泐數行作
為保證凡經



售西藥者均有紅色清導丸出售或函達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朝鮮英雄傳

胡寄塵

張仲泉。奉天人。或謂其先本山東蓬萊人。聞滿洲農林礦產之利。易謀生計。遂攜家出關。居於奉天。而爲奉天人。經營數歲。甚有所積蓄。稱小康。而仲泉任俠好客。東魯好事。男兒及亡命之徒。與夫落拓無歸者。咸往依焉。仲泉一一厚遇之。門下食客以數百計。視客之能。而指使之。或墾或獵。且至開礦採珠。使各有所事事。及獲利。聽客自攜取。而不過問。然客之至者。多武夫莽男兒。無解文義者。仲泉輒引以爲恨。事嘗仰天歎曰。嗟夫。吾幼而失學。未得徧讀古人書。然塾師嘗授我史記遊俠刺客傳。吾讀之。而慕其人。又嘗讀孟嘗君信陵君傳。而知天下英傑奇特之士。多自隱於賣漿屠狗之間。吾是以傾家以結天下士。然客皆碌碌。而如馮煖毛遂之流。尤未一見也。武夫不知詩書。終無足取。吾幼失學。今安得遇一老師宿儒。日爲吾講古今治亂得失之故。興亡成敗之由。以及特立獨行之士之高風亮節。奇行異事。慷慨淋漓。以快吾意。嗟夫。

是今日之無士耶。抑士之不我就歟。

一日者。仲泉方燕居。忽有長髯客投刺來。謁視其名曰申嶽。貌溫雅若儒者。髯長及腹。雙目炯炯有光。衣褐冠笠。如古畫圖中人。見仲泉。長揖。意氣揚揚曰。聞足下好士。故來歸也。仲泉曰。先生年幾何矣。曰。六十。二。仲泉聞言。自驚。窺其顏。若四十許人。因復問曰。先生知詩書乎。曰。少嘗習之。棄之久矣。仲泉曰。何處人。曰。中國人也。仲泉笑曰。吾固知汝爲中國人也。中國何地人。客怒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非中國人。亦不必問。而况中國人足下。視申嶽爲何人。可也。而於地何與哉。吾聞足下好士。不遠



千里而來。而今始知足下所好者。非真士也。猶葉公所好。非真龍也。仲泉聞其言而異之。改容謝曰。吾開罪於先生。幸先生其弗棄。吾方欲求一老師宿儒。爲講經史。先生其能之乎。客掀髯曰。何不能。於是仲泉大喜。執弟子禮甚恭。而客亦以師自居。無少讓焉。

仲泉待嶽厚。其他客見而嫉之。爭讒嶽於仲泉。有劉裕崑者。仲泉之疎遠戚也。素無賴。以賭爲業。一日者。賭負與人爭。繼之以鬥。死一人焉。因亡命匿仲泉所。改姓名曰陸金山。仲泉雖知其不肖。而姑容之。是時金山尤嫉申嶽。屢言於仲泉曰。彼迂腐書

生何用也。仲泉笑置之而待。申嶽愈恭。羣客相與謀曰。申嶽不去。吾等無噉飯地。誰能去之者。言未已。金山躍起曰。吾能。於是遂密定殺申嶽之計。而是時仲泉問於嶽曰。吾門下客多矣。然未見有魁梧奇傑之士。先生以爲何如也。嶽徐對曰。冀用之於衣。則穢用之於田。則肥。碌碌無能之人。與夫陰險奸詐之小人。惟在用之者何如耳。雞鳴狗盜之爲用。其功豈遜於馮煖毛遂。蘭相如輩哉。仲泉曰。然則吾門下豈無馮煖毛遂。蘭相如之流乎。嶽啞然笑曰。有勝于馮煖毛遂。蘭相如萬萬者。而足下不知也。仲泉驚曰。何人。旣而悟曰。先生是也。

朝鮮英雄傳



先生是也。言已。相與拊掌大笑。申因顧仲泉屏左右。語之曰。吾所受於子者多矣。無以報子。今爲子計。宜急招黨徒。託名墾植。而陰教以兵法。不出五年。天下將大亂。足下乘時而起。關東三省地足。下囊中物也。蓋時爲清之季世。朝政不綱。革命軍時起。時仆。而民心渙散。無復歸向滿洲。故申嶽早知五年內天下必大亂。而力勸仲泉陰結黨徒。以據關東三省之地。爲己有也。而是時仲泉聞言。躊躇不遽決。申嶽曰。足下無此志。吾又何必多言。長鋏歸來乎。吾去矣。仲泉又改容謝曰。吾雖不才。然幸蒙先生辱教矣。何遽言別。曷少留。以敘賓主師

生之誼而後行。可乎。至先生所言。其事體大待熟計之。又安知其不可。申曰。善。吾姑留旬日可也。而是夜金山乃直入申嶽室。以刺申嶽。

時已夜午。遙望見嶽室燈光未息。金山逡巡不敢即進。恐有備也。伏窗下。自門隙窺之。見嶽坐燈下讀書。書簡纍纍然置案上。嶽方披覽。神不他屬。金山意其無能。以利刃破扉而入。門固薄板。應手而倒。嶽呼曰。盜盜。而神色不稍變。隨手取案上銅鎖。紙尺。擊案聲如雷霆。而案已洞穿。金山一足方跨入戶。聞聲驚悸失措。欲返身退伏。暗陬以避其鋒。而觀其異。然戶內一足已



著地不能舉。初亦不知痛。但麻木而已。是蓋爲斷銅尺所飛中也。金山知事急。伏地乞赦。嶽笑曰。誰教汝來。老夫非易與也。今且去。後其慎之。於是爲撫其足。良久。血脈流動。足乃能伸縮自如。金山伏地叩頭而去。嶽掩扉讀書如故。而他人未有知其事者。惟嶽室中一童子知之。嶽戒勿言。童子亦不敢洩。明日。嶽見仲泉。絕不言昨夜事。見金山。與握手談笑如初。金山且感且愧。然此事終不能對人言。他客初見金山。慷慨自言能去申嶽。久之無動靜。或笑金山怯。徒作大言而已。或曰。金山方與申嶽日愈親暱。其人險詐不可信也。於是羣客日

疑金山而恐金山洩其去嶽之祕於嶽之前也。愈不自安。於是乃先謀殺金山。金山死。而嶽亦以他故辭仲泉去。嶽去。童子始敢爲人言金山刺嶽事。他客懼且悔。然已無及。初。羣客之疑金山也。飲之酒。推而墮之井。事發。相與歸罪於申嶽。曰。申先生怨金山深矣。仲泉曰。何也。客曰。金山不嘗短仲泉於君前乎。仲泉曰。若然。旣而曰。申先生未嘗言金山短。而申先生欲去久矣。吾苦留之。申先生何如人。豈與金山爭寵者耶。若勿多言。多言者。卽殺金山者也。客乃不敢復言。而仲泉遇申嶽愈恭。申嶽見仲泉徒負游俠之名。而碌碌不足



與成大事。頗鬱鬱不自得。旬日之期旣屆。乃謂仲泉曰。前日之言。何如耶。仲泉默然。嶽曰。吾去矣。仲泉起。牽其裾曰。去何之。嶽勃然曰。舉世無知己。將入山林。與鹿豕游耳。仲泉曰。先生之力。不勝耕獵。此戲言也。顧左右取金帛珠玉贈之。嶽皆辭不受。只取一石硯去。曰。他日。分別。以此爲紀念可也。而亦以折斷之銅尺贈仲泉。仲泉知必有故。而不敢問。嶽亦不言。問行期。曰。未定。問臨別將何言。曰。無有也。因請之。曰。我在。而不聽。我言我去。而肯聽。我言乎。仲泉不能再問。因置酒祖餞。與門下客酣飲。嶽大醉。數人扶掖之入寢。人皆以爲申先生今

日不能行矣。

明日童子起不見申先生。索之不得。以爲他出散步。日中不歸。走告仲泉曰。申先生得毋行乎。仲泉曰。申先生昨夜飲酒醉。何能行也。復視其衣履書籍。則皆挾以去。於是知申先生真行矣。不知其以何時行。不知其去何之也。於是不得其消息者五六月。

申先生去。仲泉愈無侶。而羣客日以狗馬聲色之樂。以進仲泉。數年清鼎既革。改專制而爲共和。仲泉一日忽得書。蓋自申嶽投來。書曰。足下不聽吾言。坐失事機。不然足下亦今日之革命偉人也。嗟夫。足下知



我爲何如人耶。我朝鮮遺民也。痛國家之淪亡。而不甘爲某某之奴隸。託言中國人。思欲陰結草澤英雄。以恢復我祖國。亦以振積弱之中華。奔走遼瀋津京吳越間數年。而所如不合。聞足下名。遠道來訪。而又復如是。尙何言哉。此去決不返國。蓋偵者多。必爲所得也。中華雖大局粗定。然隱患四伏。他日暴發。其爲害當過於專制之世。小民流離痛苦無端。而遭塗炭之災。言之痛心。吾此去決不歸國。吾將行獵於雞林之森林中。與虎狼同處。足下以我爲不武耶。非也。吾不妄用耳。足下甯知我哉。足下甯知我哉。已矣。勿多言。強弱盛衰。若循環。

然五六年後。世局將一大變。強者弱。富者貧。合者分。亡者興。卽今恃其勢以凌我者。十年而後。亦必自敗已矣。勿多言。足下拭目俟之。努力自愛。幸勿念我亡國遺黎也。仲泉得書。始知申嶽之身世。爲之慨歎不已。而四出覓之。終不知其蹤跡。越五六年。而有歐洲之大戰。所謂強者弱。富者貧。合者分。亡者興。申嶽之言果驗。於是仲泉愈思申先生而苦不得見之。

又越一年。仲泉行獵至長白山下。大風雨。



不得宿處。走長林豐草間。見一石洞。就以避雨。於洞中得破硯一方。愴然忽憶臨別贈石硯事。拾而視之。果當日贈申嶽者也。因大索洞中。亦不得申之蹤跡。甚鬱鬱。雨止而返。抵家。越數日。又得一信。曰。足下至我洞中。我知之。故避之也。他日毋再來。亦不相見。徒冒豺虎之險耳。署名曰嶽。仲泉得書狂喜。與獵者數輩。裹糧再去。竟迷途。不得至其處。

越獄名家

狗。尸。

休德羅斯越獄的本領實在足以驚人。而且又是大胆。又是鎮靜。若是把他善用了。那是在社會上不知如何有用咧。他并曾兩次在獄中救出他的弟弟來。他的方法是扮做參觀監獄的人。屢次到監中去訪問。地理也熟悉了。看守們也認識了。因此得與監房接近。達到會見弟弟的目的。一商量越獄便成功了。歷史總是反復的。不久他兄弟二人又被官中捉到。又入獄了。他再越獄。再裝做參觀入監獄中去。同樣的救出他的弟弟來。

他們兄弟的愛情。在這神經上。真與刺激一樣的信仰着。他此外又曾幾次把弟弟的罪名担任在自己身上。

他在這稀有的愛情之外。又熟於古典。臘丁語說得極好。法庭的人們都說。只消他這顆奇妙的心不出軌。那就好了。



信用證

卓·呆·

在綠色燈飾下做事的夸斐突然停手鋼筆在他那細長的指間垂將下來他暫時側耳聽着什麼一回兒很焦急的迅速用手搔集桌上紙片不自然似的將他塞入抽屜之中差不多是其時等候着的一般有人推門進來並且

夸斐還沒擺正姿勢那門已經開了門口立一個身材高大面相凶惡的人愉快似的立在那裏微笑此人帶着玳瑁邊眼鏡一手擎着灰色的絲手套他很要好的叫道夸斐晚安夸斐暫時把怪訝的臉凝視着但立刻就跳將起來道快脚的司德佛君叫時

兩手伸將出去那人道不是司德佛是霍萊斯卡德這是我現在的名你記着罷叫霍萊斯卡德夸斐道這種事情不去管他坐罷我與你自從那件事情以來還沒會過卡德道什麼事情以來呢夸斐說你決定正直勞動的時候以來啊卡德微笑道我並沒說過要規規矩矩勞動啊夸斐聽了不解卡德又道我還

是像從前那麼的做着惡漢啊並且這又是我自誇的事

惟有那些做事不會成功的人。往往說着要正直勞動去。邪歸正等話的。二人坐到椅子上時。夸斐說。但是我……

卡德道。你不是說我六個月。正直勞動着麼。卡德的語氣。似乎戲弄着對手。夸斐點頭。卡德道。你快忘掉這些事罷。我的那麽勞動實在。正在籌畫做着。我這一次的準備啊。其時矮而肥的夸斐。似乎莫名其妙。的皺皺眉頭。他對於以前稱爲快脚司德佛。

的辦法。竟難以明白。他這方法。一定是非常複雜。連極微細之點也。深加注意着。所以這快脚……不是的。卡德能

夠永遠安全。決不會有人疑他的。然而。夸斐是個偽造。種種筆據的人。自己也自信有敏捷的手腕。不料竟常常擔心。不要被偵探捉去的。他此刻直言道。你說的話。我不明白。卡德一陣謎也似的微笑。瞧了一瞧桌上的筆。把細手指着道。仍舊與從前一樣的。

生意麼。夸斐答道。是的。我那裏會別的事呢。卡德說不去發一次大財。只是做着這些零星的事。你滿足麼。不見得

罷。卡德明明說幾句侮蔑的話。夸斐臉上苦苦的說。我還沒遇到過發大財的事。也是沒法。卡德道。你並不留心着那些事情。尋去啊。這就是我與你的不同。我只是永遠尋着你。單單在小事情上去用。心思。你與其一年做一次大事。情情願願。每星期做一下。

百元光景的小買賣的我只。想一次做一件發大財的事。卡德這麼說時身體靠在桌上。臉上受着燈飾之光更多。精彩潛在眼鏡深處的眼睛。帶着一種活活的光將他修飾得很清潔的指甲在桌上。輕叩着又道這已往的半年。我只是預備着大大發財在那裏勞動。此刻這預備已經成功。不過無論如何有借用你的手之必要。所以趕來了。夸斐的細眼忽然發光。他唇

上現出一種纔得明白的傲笑來。低聲問道。那麼是誰的支票。上要我簽一個假名麼。卡德說。是的。不過並不是什麼支票。夸斐把身體靠在椅子上。兩手插入腋下衣袋內。正色問道。那麼到底可以給我多少。卡德先生。卡德停止着指尖在桌上輕叩。答道。一個錢也不掣出來的。這位偽造者驚訝道。一文也沒有麼。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掣些錢來。要叫我做這危險的事麼。

卡德止住道。且慢。他然後徐徐說。我們二人本是互相深知肺腑的知己。因此又互相不能有信用了。我對於現在這件事。很費過力。並且只是注意着不給朋友們曉得。在未做成以前。非絕對秘密不可。所以在此刻不能使你攻擊我的弱點。現在我若給你一點零用錢。我就被你捉到證據。你大可以挾制我。萬一一朝你被警察捉了。去把我們的事情一說出來。你不

是。就。可。以。釋。放。了。麼。因。此。我。現。在。斷。不。想。給。你。錢。打。算。我。們。二。人。始。終。一。起。做。事。獲。了。利。大。家。對。分。總。之。並。不。是。你。替。我。做。事。乃。要。你。一。同。合。夥。換。一。句。說。便。是。共。同。勞。動。做。得。好。十。五。萬。光。景。是。穩。穩。弄。得。到。的。如。何。你。高。興。做。一。下。麼。夸。斐。聽。了。眼。睛。圓。着。連。連。說。道。十。五。萬。麼。卡。德。說。是。的。不。過。此。事。很。費。時。候。而。且。還。要。出。一。趟。遠。門。過。了。兩。個。月。就。可。以。大。發。其。財。吸。每。支。價。

值。一。元。的。香。煙。了。這。麼。樣。你。願。意。一。同。做。麼。夸。斐。把。他。那。極。長。的。手。在。桌。上。叩。叩。叫。道。既。是。這。樣。大。大。發。財。的。事。自。然。很。想。做。的。到。底。是。怎。樣。一。種。預。算。呢。卡。德。見。居。然。入。彀。便。微。微。一。笑。將。自。己。的。帽。子。推。在。桌。子。角。上。手。套。載。在。帽。子。上。把。身。體。湊。得。近。些。他。徐。徐。將。計。畫。的。大。體。說。明。給。他。聽。聲。音。雖。不。高。不。過。在。重。要。的。部。分。非。常。用。力。這。是。可。以。牽。引。夸。斐。的。心。的。他。問。道。你。

四
信。用。證。懂。得。麼。夸。斐。臉。上。紅。着。躊。躇。道。大。概。有。些。曉。得。可。不。很。清。楚。卡。德。道。好。我。來。說。明。這。是。最。重。要。的。所。在。卡。德。又。鎮。靜。的。說。六。個。月。以。前。我。對。無。論。何。人。只。說。是。歸。正。咧。我。更。換。了。姓。名。去。尋。覓。職。業。費。了。兩。三。星。期。居。然。把。我。意。中。的。事。情。找。到。這。是。銀。行。我。便。做。了。古。萊。莫。亞。國。民。銀。行。出。納。課。的。練。習。生。我。在。那。邊。兩。三。個。月。很。真。摯。很。熱。心。的。勞。動。着。一。星。期。二。十。五。元。薪。

水做得極認真。但是我在其時調查着這銀行中外國的信用系統。你或者不明白這些話。我來說明罷。這信用系統的大體。我差不多盡行詳細知道了。並且對於信用證一物。我都記得很明白。信用證的用法及作成法。一齊懂了。且說給你聽。譬如你到外國去旅行。在那邊要想買什麼商品之時。決不能帶了這許多現金去的。這時候你若是個古萊莫亞國民銀行的

存款者。你就可以先到該銀行的出納課處去交涉。銀行中就寫一張給在外國與你交易的人看的證明書。交付與你。這證明書中說明你在這銀行內有存款若干。儘可安心交易。明白了麼。夸斐點頭。心裏很努力的要理解這說明。答道。明白了。卡德說。這證明書上自然必須有出納課的簽字的。夸斐此時纔懂得卡德之話。頓時眼中生出光來。問道。那麼。我在那

證書上。僞造一個出納課的簽名麼。德卡說是的。忙在衣袋內。取出一束紙類。放在桌上。又道。我在那銀行服務之際。弄到了兩三張這出納課的支票。……自然是無用的。……你可以照他模仿。我以前用打字機打過信用證。預備好一張證明。卡德先生有十萬存款的咧。你的事情。便是在這信用證上。簽一個假的出納課的字。啊。夸斐道。什麼話。這太容易了。到底怎

樣去得現金呢。卡德說。來了。且靜靜的聽我講。夸斐道。快些講罷。你不說出來。我不動手的。到底從那裏去得錢呢。卡德道。我打算在中國。夸斐驚叫道。什麼。中國麼。卡德點頭稱是。夸斐生氣似的說道。卡德。你別戲言。你只是打算把我欺騙……卡德道。我並不是戲言。當真要到中國去得錢。待我再來詳細說明罷。夸斐也道。請再說得明白些。這一點。我實在莫名其妙。

卡德指着一束紙類道。這實在是。是。大。事。情。啊。我。與。你。拏。了。這。信。用。證。到。中。國。去。這。當。真。是。大。規。模。的。事。啊。費。時。既。多。勞。力。亦。大。但。是。做。得。得。法。自。然。到。後。來。大。發。其。財。我。們。到。了。中。國。先。做。成。一。個。洋。行。這。也。是。為。着。製。造。信。用。外。觀。必。須。極。考。究。我。們。只。算。是。購。辦。絲。類。等。物。的。美。國。商。人。我。以。前。所。得。到。的。錢。還。有。二。千。元。留。着。你。總。也。還。有。啊。夸斐點點頭道。一千五六百元是有

六

的。卡德再說。這就好了。於是我們就與中國的銀行往來起來。這一點。錢。我。們。的。聲。名。一定不壞。從此便可以把事情開始。到準備十分成熟時。就利用着那信用證去收買商品了。啊。如何。明白了麼。夸斐答道。自然明白了。說時大有這一點總可以懂得的神氣。以傲然說着。卡德又道。買了……譬如啊……即裝上。船。向。美。國。某。人。發。送。這。是。無。論。何。人。都。不。妨。造。一。

個好一點的名兒好了。輪船公司一接受我們的貨物，便有收據給我們船上所裝貨物的價格也寫着。我們可以說得大些，算他值二十萬元。懂不懂？

斐疑惑似的答道：「你像是只管把我漸漸引入深的地方去了。我大概已明白你把信用證去買了。這是有十萬價值的東西。對不對？」

卡德說：「對的。我們付絲的代價，使用古萊莫亞國民銀行的支票，有了信用證，也能

夠證明支票的價值了。」

斐笑道：「這支票是不值半文錢的。我也明白了。那麼買了絲裝上船去隨便說，運給一個什麼人？我們就向輪船公司領得一張收據，對不對？」

卡德道：「此後難了。你且聽着。我們把這收據拿到預先做成信用的那家中國銀行中，去先給他們看信用證。然後將船上裝着的貨物向他抵押。七成半光景一定可以答

應的。他們自然也想獲利。總肯做的。我們的事情便就此完。給於是忙把洋行收歇，可以回來了。如何明白了麼？」

斐立起來，兩手插在袋中，凝視卡德的臉，叫道：「這倒有趣。卡德忙問：願意一同做麼？」

斐說：「什麼？願意不願意？我要打聽你什麼時候動身了。我心裏很焦急咧。」

二

五星期後，兩個美國商人在上海上岸了。二人風采堂堂。

像是體面紳士。在旅館中也要求最上等的待遇。住了極考究的房間。二人中一個帶眼鏡的紳士。有一天正午前。趕到華夏銀行。存美金三千元。戶名是出口商卡德。夸斐合資公司。他對着這位用不安的眼色向他應接的出納課員。笑嘻嘻的約定。以後支票。除用霍萊期卡德的簽名外。不能支付。半文出納課員操着英語。殷勤答應。美國紳士。便口嚼雪茄烟。徐徐出來。

這一天午後。和他那一位酒喝得半醉的朋友。一同在熱鬧的街上走走。四點鐘時。他們就租定了三馬路外灘的某處第二層樓上。作為事務所。第二天朝晨。漆匠過來。在窗上寫卡德夸斐合資公司的金字。木匠也來裝飾了一下。頓時像了一家極好看的洋行了。帶眼鏡的紳士。就去雇了四個辦事員。來。十日後。這洋行開始營業了。他們什麼都把錢付得清清楚楚的。

華夏銀行的支票。付過一千五百多元。卡德在最裏面的。一只桌子上。很得意的在支票上簽字。夸斐的桌子。在卡德對面。臉上很表贊成之意的。凝視着他們的事情。居然着着成功。某日。卡德去到幾家絲號中。買了幾種樣子。他又用支票一付清。他單單買貨樣。到旁晚已經用去四百多元。他的支票。拿到華夏銀行去。都收得到現銀。卡德見洋行的信用。已能確保。便回

到寓中踏進房間時。見同伴
夸斐照常喝醉了。在一只紅
色沙發上。鼻息如雷的躺着。
他便移開些籐椅子。對他怒
目而視。現在正在要世人信
用的時節。這是什麼狀態啊。
他回到自己房中。坐在床上
亂想。歇了一點鐘。夸斐纔從
醉中醒來。搖搖的走到卡德
旁邊。說道。今天對不起了。說
時。坐在搖椅上。摸摸頭髮。又
說。今天天氣甚好。我找到了
一家美國酒店了。實在很好。

我本想多喝些。恰巧錢不夠
了……說到這裏。他忽然想
得了什麼。抬頭看看卡德道。
喂。卡德。我要問你。爲什麼連
我的錢也要簽你的名。纔可
以取呢。我要用自己的錢。非
問你要不可麼。卡德突然立
起來。臉上怒得通紅。並且緊
握着拳頭。十分憤恨。叫道。什
麼話。我若干涉。你就一個
錢也不留的喝完咧。你每天
只是做這種事。我不能信用
你。夸斐道。不能信用我麼。卡

德說。是的。不能。我一放手。你
就用完我爲了此事。費過一
年多力了。豈肯到今朝。被你
連根傾覆麼。夸斐說。好。我明
白了。你若沒有人簽。那假名
時。你打算怎樣。卡德高聲道。
不打緊。無論怎樣。我總是發
起人。只管要做下去的。你肯
聽我辦去。纔是。那就把你的
一份分給你。現在只剩二三
百元了。啊。一星期以內。非演
正戲不可。這幾天。你且安分
一點罷。我一切向你說過了。

卡德說完就走出門去。夸斐想了一下，也回到自己房中。二人從此到明天朝晨，也沒會過面。夸斐因此酒也醒了。後來他對卡德很後悔自己的事。但卡德也不說寬恕他。皺皺眉頭罷了。二人便決定再等一星期才實行他們的計畫。不料突然遭遇一個大障礙。他們同時得到兩張發票。一張是旅館內的，還有一張是房東的。卡德隔着桌子看看夸斐，很擔心的說道：朋

友。付這一點的帳的錢不夠了。夸斐一聲咳嗽，撫撫袴上皺紋，問道：如此麼？卡德道：不是如此麼的話，又低聲說：我們現在萬不可有這種擔心的事。萬一此事把我們的信用盡行推翻，便怎樣？你明白麼？夸斐道：明白得過頭了。那麼要怎麼辦？纔行。卡德暫時想了一下，便急急說：那麼把大事提出實行罷。但是這帳是隨便怎樣不能不付的。不付這些款子，就此逃走他

們可以設法在船中捕獲我們的。這一來便萬事全休。咧。夸斐點點頭，是無條件的贊成着。即道：早些動手罷。又沒有人來阻止。卡德也說：好。從此即行下手。你從旅館中去收拾行李。明日朝晨有船開的。若是我買了絲，在時間內可以裝到船中。那就已經發了財了。我們自己乘星期五的船回去……說罷，他在帽架上取了自己的帽子，又說：信用證已拏了，你安心等着。

六點鐘。我們在旅館中會面。罷。卡德就出洋行的門去了。夸斐擊起發票來。看了半晌。一回兒他搔搔頭。一聲呵欠。打算喝酒似的走出去了。卡德回到旅館中。已在晚上七點鐘。他很得意的趕到正在收拾皮包的夸斐旁邊。說道。一切都順手的成功了。居然買到咧。夸斐十分欣喜。在室內旋轉着。問道。信用證有用麼。卡德說。有用。用在源昌絲號。買了近十萬元的絲。

那主人竟把我當做帝王。那麼優待着我。恨不能將當時情形給你看看。啊。卡德坐在床上。又道。他棧房中藏貨很多。現在已在那裏裝上船了。我對他說。急急要貨。他見客人。這麼說。也不敢遲遲了。將信用證給他。一看。他對我。很尊敬。我便到輪船公司。你看。這是收據。啊。卡德將一張淡紅色的紙。拋在床上。又很得意的說。這與證券一樣。價值。明天。早晨。拿他到銀行裏去。

弄得好。可以有貨物價值的。七成半。銀錢到手。不是七萬五千麼。夸斐點點頭。直立在室中。身體不動。一回兒他跳起來似的。叫道。真是巧極啊。卡德止住他。他也不聽。趕出旅館去了。這一夜夜深後。一輛人力車。停在旅館門口。夸斐。經兩個人。扶着。好容易。將身體。運到房中。他已大醉了。

三

卡德很沈靜的。走入華夏銀行總理室。總理是個矮小的。

身材平扁的面孔對這體面的外國客始終用極鄭重的態度應接着。卡德在總理面前端端正正坐下。那總理說完了幾句客套。卡德便將信用證與輪船公司的收據拏出來。總理細細讀了一遍。他臉色雖沒有絲毫變動。那眼底裏有一種老練狡猾的神氣。在那裏流動。他兩張紙都看完後。徐徐面對了卡德。操着不三不四的英語道。這稿是很可靠的東西。應當十分

歡迎的替你通融。不過我們這裏有一句話。在你看來。恐怕要笑我太重形式罷。我們總得要有了古萊莫亞銀行的介紹手續。上方稱完備。不知先生帶了介紹書來沒有。卡德一聽。強把臉上的紅遮掩着。暗想。只要有一個介紹電報好了。否則一齊失敗。結果還要被捕。他所以一時沒有回答的話了。總理低聲道。這不過形式罷了。卡德慢吞吞的說。不錯。不錯。總理道。旁

晚時請再來一次如何。到那時一切可以妥當了。且暫時等候一下罷。卡德說很好。停一下再來罷。說時。要收拾桌上的紙片。但是總理很鄭重的按住這信用證道。倘使你不打緊。可否把紙暫時告借。卡德說不妨。立刻授給他。自己拏了貨物收據。急急出門。他走到種種招牌排列着的馬路上。方始胸頭寬一點。拭拭額上之汗。暗道。到華夏銀行。一得古萊莫亞銀行的回

電。我。再。在。上。海。一。定。要。被。他。們。捕。到。了。他。再。用。手。巾。揩。揩。汗。立。在。轉。角。上。呆。想。着。走。路。人。見。了。不。覺。有。些。奇。怪。一。回。兒。他。想。出。好。念。頭。來。咧。他。一。想。到。好。念。頭。同。時。快。活。得。不。禁。笑。將。出。來。他。就。在。路。上。行。人。中。穿。過。去。急。急。走。着。走。到。了。自。己。洋。行。所。在。的。三。馬。路。不。到。自。己。那。邊。去。到。隔。壁。一。家。美。國。白。蘭。亞。洋。行。中。去。這。是。專。做。絲。業。的。他。恭。恭。敬。敬。由。事。務。員。領。到。大。班。室。內。大。班。是。個。白。髮。的。高。大。男。子。他。很。客。氣。的。迎。卡。德。卡。德。在。桌。子。旁。邊。的。椅。上。坐。下。便。放。出。一。種。生。意。的。口。氣。來。說。道。先。生。我。打。算。和。你。商。量。一。件。事。大。班。便。點。頭。道。原。來。如。此。說。着。便。等。他。的。下。文。卡。德。道。我。此。刻。在。源。昌。號。內。買。了。價。值。十。萬。的。絲。這。是。代。紐。約。一。位。客。人。辦。的。貨。物。已。裝。上。今。天。開。船。的。北。京。號。因。此。打。算。向。你。商。量。了。什。麼。事。呢。忽。然。這。客。人。打。電。報。來。要。取。消。這。交。易。因。此。那。船。中。所。裝。的。貨。物。變。成。沒。有。人。受。領。了。從。電。文。的。語。氣。看。來。像。是。那。客。人。突。然。失。敗。的。樣。子。但。是。我。竟。大。的。爲。難。了。啊。大。班。一。聽。即。道。這。却。是。你。受。累。了。那。麼。向。我。商。量。什。麼。呢。卡。德。就。熱。心。說。道。我。想。你。們。行。中。一。定。可。以。處。分。這。貨。物。的。你。一。定。有。這。種。主。顧。的。我。那。邊。是。現。在。一。無。法。子。可。想。老。實。說。罷。我。只。消。收。回。現。錢。吃。虧。些。也。願。意。脫。手。的。這。是。十。萬。以。上。的。

貨物啊。卡德就從懷中取出那收據和兩三張紙來。又道：你看我貨物稿已裝上北京號。你若願意儘可以把東西讓給你。你看是十萬的貨物。事情既弄到如此。我只好損失。這麼二成半罷。實在是要收轉現金。就是七萬五千元。讓給你罷。大班一看收據。道：不錯。他歇了一下。便喚兩個事務員來。低聲商量到底。突然會獲利二萬五千元。誰肯不答應呢。這貨物可以

送往紐約本行中去的。十二點鐘不到些。卡德拏了七萬五千元。的支票。走出白蘭亞洋行來。急急趕到自己行中。見夸斐擔心似的守候着他。就把今天的事。一口氣的從頭講了一遍。夸斐圓着眼睛靜聽。卡德又說。一到夜裏。決不能再留在此。不在華夏銀行得到回電之前。逃走。就容易被捕的。我們須把房金和旅館中的帳算清。你還有事。拏這支票去存在華夏銀行。

我在此料理了一切欠項。然後去買船票。船大約一點半開。還有九十分鐘。咧。在一點鐘內。我和你在華夏銀行裏會面罷。然後一同上船。明白麼。夸斐昂奮過度。單單點點頭。他拏了支票。即忙到華夏銀行去。卡德帶了眼鏡。把這洋行最後的看了一看。又對事務員們看看。急急到輪船公司。他賬目已付清。便買了兩張到紐約的船票。再赴華夏銀行。到那邊。一。看不見。奈

斐他不敢耽擱時刻忙到出納課處寫了七萬四千五百元的支票提取現銀那出納課長對支票看了一看搖搖頭還給他道不行不行卡德先生錢已經沒有了說罷又授出一封書信來道這是你行裏的夥友的卡德很怪訝的急急拆開信來一看他臉色蒼白了兩手只是亂顫一

回兒他口中喃喃說着什麼趕出去了信中的話如左

卡德先生你不是說不能信用我麼並且我要用錢你也不替我寫支票啊你真厲害我的筆又動着啊我會簽古萊莫亞銀行出納課長的名難道不會簽你的名麼再會罷以後不見得更和你見面了中國

的酒很好我打算暫時躲避一下咧你隨使用着船票回去罷

北京號照預定的時刻在上海開船船客之中卡德也混着他立在甲板的舷側凝視着遠遠消滅的碼頭他的指頭在懷中摸着所剩的四元一角二分長嘆一聲道想出一念頭來的是我啊



刀光血影錄

天恨

誰不曉得山東道上的盜匪如麻有一位姓陳的仗俠好義常在盜匪出沒

的地方往來。暗中保護行人。這一天。從某處來了一人。身邊帶了好多銀兩。走到這裏。心裏着實害怕。不免露出驚慌的氣象。姓陳的瞧見了。早已明白。便暗暗尾隨着。行到薄暮。那人不敢走了。遂借宿在一個廟裏。把室門緊閉。却還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約莫半夜光景。忽然窗子無故自開。竄進一個人來。那人嚇了一跳。正欲高呼。竄進來的人忙止住道。你別怕。我姓陳。是來保護你的。這地方不是個好所在。我已探聽明白了。你儘管安心睡着。那人見事已至此。也只好唯唯答應。不一會。忽而室中的地板。有一塊掀了開來。接着便由地板中上來一個和尚。姓陳的輕輕的扼住了和尚的喉嚨。手起一刀。和尚頭早已滾落於地。既而又上來一個。姓陳的又照樣殺死。這樣不到一小時。共上來六個和尚。都被姓陳的殺死。還有幾個未上來的。知道不妙。都散去了。那人方始未被殺害。姓陳的一直保護到天明。才別了那人而去。





紀林齊青師徒軼事

向愷然

光緒二十五六年之間。黃瑾武（即黃興那時名軫字瑾武）想革清朝的命。在長沙秘密組織了一個團體。名叫興漢會。所招集的會員。十九都是湖南有名的武術家。那時齊桶子的聲名。並不甚大。年紀也祇三十來歲。不過他練的是童子功。遍身刀劍不能傷損。他時常脫了衣服。仰睡在地下。任憑大力的蠻漢推一車。四五百斤的麻石。走他肚皮。車過去。他鼓起氣來。一點兒痕跡沒有。他因姓林。名齊青。身體甚高。地方上本來都叫他爲齊長子。後來見他有這們好的武工。就改口叫他齊桶子。便是恭維他桶子勁好的意思。他的師傅。也是平江人。姓黃。名其壽。當時黃其壽在平江。並沒人知道是個身懷絕技的人。僅收了林齊青一個徒弟。且祇整整的傳授了三年武藝。黃其壽便出門不知去向了。林齊青家中略有些兒田地。由他哥子林步青耕種。每年勉強足一家人的衣食。林齊青因得專心練武。離開他師傅後。又整整的練了七

年一次也不曾和人比試過。這年三月高橋地方正在做茶的時候。林齊青獨自走到高橋去。着熱鬧。湊巧這日義泰茶莊裏面。因爲爭論工價。茶商與選茶的工人打起來。茶商照例得花錢。雇些會武藝的強徒保護。每到與茶工相打的時候。總是關了莊門。雙方在莊裏鏖戰。打死了茶工。算不了甚麼事。萬一將茶商方面的人打輸了。這場官司就得使爲首的茶工受多少說不出的委屈。這回義泰莊裏的男女茶工。共有三百多名。祇因老弱的居多。強壯有力的不過三四十個。但是義泰莊雇的把勢。也祇得八個。所以雙方相持不決。惡戰了許久。莊門外擠了一大堆想打不平的人。却苦於莊門太厚。太牢。實衝擠不破。林齊青走來。一問得了緣由。真應了小說上的那兩句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的套話。卽對那大堆人揚手說道。我進去救他們出來。你們不要把莊門阻塞了。說着一聳身。就飛上了二丈多高的風火牆。在牆頭朝莊裏一看。祇見被打傷倒地的茶工。已有十來個。都是頭破血流。在地上亂滾亂叫。不曾被打傷的都紅了眼睛。拚命圍住幾個人。打做一團。祇是不會武藝的人。儘管拚着性命。究竟打不過。會武藝的一轉眼又打倒了兩個茶工。林齊青再也忍不住了。兩脚祇一縮。早飛下了青草場。高聲喊道。衆位選茶的兄弟。不要怕。幫助你們的來了。旋喊旋舞着兩條賽過鋼鐵的臂膊。

衝進人叢在牆頭的時候已看清了幾個穿甚麼衣服打甚麼包巾的是茶商雇來的把勢這時衝進去一見分明可憐那八個把勢那一個上得了林齊青的手加以和衆茶工已打得有幾分疲乏了林齊青如抓小雞子一般一手一個搶住辮髮往空中慣去把勢氣力小的不抵抗損的輕些越是動手抵抗越損的重些不須半刻工夫八個把勢都攢得昏頭搭腦眼見得茶商方面沒有戰鬥的能力了林齊青才開了莊門外面蜂擁了無數的人進來這許多人全是和茶工表同情的林齊青向義泰的茶商說道我就是齊桶子你們的人是我一個人打傷的與衆選茶的無干你們要到縣裏去告狀祇許告我齊桶子一個人我並不走開就住在高橋客棧裏等候縣裏的官差到來林齊青交待了這番話直到客棧裏住着於是高橋附近的無老少男女沒一個不知道齊桶子的更沒一個不欽佩齊桶子的義泰茶莊受了這回大創自是免不了去縣裏告狀當時茶商都具有相當的勢力呈詞上去縣裏派了八名幹差到高橋來拿齊桶子官差到時齊桶子正立在一個麵粉擔旁邊吃麵粉官差想乘他不備下手拘捕兩條鐵練同時抖出來往齊桶子頸上一套打算拉着便走齊桶子祇當沒有這回事不斷的用筷子夾着麵粉往口裏送當場有好幾個在義泰的茶工曾受過齊桶子救援的見有

官差來拿齊桶子。發一聲喊。都跑過來要打官差。齊桶子才忙將手中碗筷一丟。舉起雙手向兩邊揚着。口裏大喊道。打不得。打不得。你們一動手。就害死我了。衆茶工聽了這話。才不敢動手了。林齊青回頭對官差道。勞動諸位多遠的來辦案。我不曾盡一點兒東道之誼。心裏很不安。想請諸位到前面客棧裏。喝幾杯淡酒。略表我一點兒敬意。我還有些兒行李在那客棧裏。也得去取來。方好陪諸位到案。官差見林齊青這們說。以爲有些油水可得。都欣然答應。一路同到客棧裏。林齊青招呼辦了酒菜。對官差道。這鐵練鎖在我頸上。吃喝都很不方便。請解下來罷。官差搖頭道。這是國法。我們不敢作主。林齊青道。我若要走。還待此刻嗎。你們解不解。再不解時。我就自己動手了。那時却不要怪我不肯到案。衆官差見情形不對。恐怕林齊青脫逃。握鐵練的。將練端牢牢的握住。其餘的或拔出單刀。或抽出鐵尺。準備先將林齊青打傷。再押着上路。林齊青哈哈大笑道。你們做夢麼。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笑聲裏面。祇聽得咯喳一聲。兩條胡桃粗細的鐵練。卽時變成了四段。林齊青搶了兩段在手。掃地祇一甩。早把兩個立得近些的官差。每人扔了一個跟斗。這六個舉刀的舉刀。舉鐵尺的舉鐵尺。想一齊撲攻過來。林齊青將右手的鐵練一抖。彷彿成了一條鐵棍。直指着六人說道。你們若還想我到案。就得趕

快立着不動聽我的吩咐。如果真要討死，就不妨動手殺來。我饒了你一條狗命，也不算齊桶子厲害。六人看了齊桶子這種神威，誰還肯不顧性命的？上前自討苦吃呢？遂連忙各自放下兵器。齊聲說道：我等身不由己，衝撞了你老人家，求你老人家不要計較。祇要肯同去到案，甚麼吩咐都能遵從。林齊青至此也放下鐵練說道：我若不願意到案，早已離開高橋了。不過我到案是到案，却不是犯了罪的人。一不能上刑，二不能趕路。在路上行走的時候，我高興就走，高興住就住，並得好酒好肉的供給我。你們受得了我的吩咐，即刻便可動身。若受不了，休想我去。你們回頭請縣太爺再派過人來。你們不是能辦我這案的人。官差聽了，不敢不遵。一一的答應了。林齊青才跟着動身。高橋各茶莊所有的茶工，沒一個不流淚相送。從此齊桶子三個字的聲名，震驚遐邇。正經紳士聽了齊桶子這回遭官司的事，很有些出力替齊桶子幫忙的。齊桶子到縣裏，一點兒委屈不曾受，絕不費事的就開釋了。黃瑾武組織興漢會，極力的羅致他。他起初不大願意，後來感激黃瑾武的知遇，才答應如到有所舉動的時候，可竭他自己的力量聽候驅使。在沒有舉動之前，不與聞一切進行會務。黃瑾武也祇要他能應允到這種程度，就覺滿足了。平日進行會務，自有擔任的人。那時三湘七澤的豪傑之士，如馬福益王

福全等。都爲黃瑾武收羅在興漢會裏。這種祕密運動。一人多口衆。便不免洩漏風聲。光緒末年。湖南拿革命黨。拿得十分認真。黃瑾武那時在明德學堂當國文教習。險些兒遭了毒手。幸虧他爲人機警。化裝做擔水夫。挑着一担水桶。到小西門外。上了外國輪船。才得逃亡到日本。當他挑着水桶。從明德學堂後門出來的時候。正遇着去拿他的差役。剛剛走來堵截後門。因見是一個挑水的。不曾注意盤詰。反向黃瑾武打聽道。從前門進去拿黃瑾武的。不知已拿住了。沒有。黃瑾武神色自若的笑答道。我才挑水回來。不知道。等到衆差役將全學堂搜查了。沒有。疑心到那挑水夫時。已是來不及追趕了。然而黃瑾武有脫難的機智。與亡命的能力。方能逃到日本去。留着性命。做異日的大偉人。至於馬福益王福全這般無名之英雄。如何能逃的呢。殺的殺死。牢的牢死。能逃出性命。如劉揆一等。都是些讀了書。或家中富有財產的人。這時林齊青避匿在平江西鄉的叢山之中。除自己至親骨肉之外。沒人知道。官廳中人也知道。興漢會裏面最勇敢。可怕的。祇有齊桶子一個人。派了幾班精幹有名的捕快。帶着強壯兵丁。四處偵緝。並懸了三千串花紅。偵緝了兩三個月。得不着一些兒蹤影。於是就有人出主意。將林步青拿了。用種種嚴酷的刑罰。逼着要供出齊桶子藏匿的地方來。林步青初不肯說。後來

實在熬刑不過了。祇得把叢山之中的地名說出。差役不相信。要林步青領着去拿。林步青無奈。祇得引着一行二十四個兵丁。八個差役。同到林齊青藏匿的所在來。林步青在路上對衆兵士差役道。我兄弟藏躲的所在。我不能不引你們去。不過我兄弟的武藝。你們大概也曾聽人說過。很不是容易。可以將他拿住的。我是一個種地的人。一些兒武藝。不懂得。不能幫着你們捉他。我祇能引你們與他見面。見面之後。便不干我的事了。你們一共有三十多人。各人手中都有兵器。就不要把他放走了。却又抓了我來。拷打衆兵士差役。齊聲應道。祇要你引我們見了面。就不干你的事。任憑他本領登天。便活捉他不住。也得將他打死。你沒有這種兄弟。也可免多少禍害。一路說着。已走近那所在了。林步青一面指着房屋。告知衆人。一面高聲喊着。齊青道。捉你的人來了。你不要逃跑了。害我呢。衆兵士差役。那敢怠慢。一轉眼。就將那座小小的茅屋包圍了。捉拿林步青的人。怪林步青不應該高聲喊叫。是有意教齊桶子逃跑。順手就是兩個嘴巴。把林步青的牙齒都打落了。林齊青這時正橫躺在床上。吸鴉片烟。他本來不是吸鴉片烟的人。林步青因知道他的性情急躁。不肯獨自藏匿在深山人跡不到之處。才特地弄些鴉片烟給他燒吸。使他好借此消磨日月。他有了這鴉片烟。果然不覺得獨居岑寂了。這

時忽聽得自己哥子的聲音在外面。這們喊叫。他原知道是有意教自己趕緊逃跑。但是心想自己做的事。豈可連累哥子。遂不作逃跑之想。仍舊燒烟。躺着不動。外面包圍停當。在三十二人之中。揀選了八個精悍的人。押了林步青進來。林步青一見自己兄弟。還躺在床上燒烟。祇急得躲脚歎道。我做哥哥的害死你了。八人各操兵器。堵住門窗。林齊青從容坐起來。見林步青淚流滿面。不由得自己的鼻子一酸。兩眼的淚也要奪眶而出。祇是惟恐亂了自己的懷抱。連忙忍住。反哈哈大笑說道。這算得了甚麼事。你們快放了我老兄。我跟你們到案便了。來來。請上刑罷。我很值價的。不勞諸位費手脚。邊說邊將兩膀反操起來。這八個精悍漢子。因齊桶子的威名。實在太大。初進屋的時候。祇敢堵住門窗。沒一個敢爭先上前動手。及見齊桶子自請就縛。才敢上前抖練條。鎖了個結實。並拿出兩副純鋼手鐐來。都套在林齊青兩隻手腕上。因為要帶着走路。不能上脚鐐。衆人覺得萬無一失了。方歡天喜地的放了林步青。林步青帶衆到這裏來的時候。以爲林齊青得着一點兒風聲。必然逃跑。這三十多人。逆料決不是對手。他的心理。祇要兄弟能脫難自己。不是犯罪的人。便拿去也沒死罪。沒想到自己兄弟竟肯束手就縛。明知兄弟的心思。是因為怕連累自己。不禁深悔不該把衆人引來。林步青這們

一着想。那裏忍心撇了自己兄弟。獨自回去呢。哭哭啼啼的。跟在衆人後面走。林齊青走了一會。祇得回頭喊道。哥哥。你放心回家去罷。我有把握。不至送了性命。才敢是這們做。林步青雖聽得這般說法。然心裏怎麼能相信咧。因爲興漢會裏的人。被拿住的。沒一個留了活命。林齊青儘管這們說。林步青仍是跟着不捨。這才把林齊青急壞了。要求衆人許他和老兄說句話。衆人冷笑道。你知道你犯的甚麼罪。有許你和親人說話的道理麼。衆人一面這們回答林齊青。一面分班回頭。把林步青趕回去。林齊青看着。心裏才高興了。這日行了五十多里路。天色已向黃昏了。衆人不敢夜行。就落在一家老飯店裏。三十二個人。分做兩班。輪流看守。吃飯的時候。將練端鎖在林齊青坐的凳腳上。一頭坐一個兵士。用腳踏住那凳。林齊青說道。我從來做事。不肯含糊。我果是想逃。跑甚麼時候。跑不了呢。並且你們這種刑具。也不能禁止我不跑。何不做個人情。把這兩副靠子去了。讓我好拿碗筷吃飯呢。衆人恐怕去了手靠。對付不下。都不肯解。林齊青也不多說。就用指頭。抓住飯菜。慢慢的往口裏送。兩手一上一下的。暗中運足了氣力。純鋼雖堅。然越堅越沒有彈力。禁不住林齊青的神力。祇幾上幾下。就拗得喳喇一聲。兩靠齊斷了。林齊青到這時。豈肯放鬆半點。兩拳往左右一開。猛不防。早將那兩個用腳踏凳。

的兵士打得仰天便倒也來不及再扭鐵練帶了那條板凳一躲脚便從桌上躡出了店門衆人發聲喊操兵器就追祇見林齊青在前奔跑那條板凳懸在背後與放風箏相似衆人思想祇要追上了有了這練條板凳拖在他背後要抓住是容易的遂拚命的追趕看看越追越近了遠望前面更有一條很寬的河擋住去路衆人益發放了心滿打算齊桶子是跑不掉了果然眼見齊桶子跑到河邊住了脚像是很慌急的樣子大家鼓起勇氣散開來包圍過去相差已不到一丈遠近了林齊青哈哈一笑連鐵練帶板凳橫掃過來手脚快的閃開了遲鈍些兒的被掃倒了幾個再看時林齊青已赤手空拳的飛過了河立在對岸大喊道有勞諸位遠送後會有期那板凳請帶回飯店裏去少陪了衆人眼望着他從容緩步的走了看這河有三丈多寬河流極急須到上流兩里多路才有橋梁這時天色已快黑了便繞過河去也萬分追趕不着祇得扶起被板橋鐵練打傷的人垂頭喪氣的回去林齊青這夜跑到徒弟黃頭喜家歇了悄悄的在黃家傳授了好些時的武藝因聽得官廳又有派兵來緝拿的風聲黃頭喜才籌了些盤纏給他步行到四川去了在四川改姓名投入軍隊在下倡辦國技學會的時候黃頭喜說他正在四川某師長部下當營長他自從亡命到四川幾年之中也很幹過幾件驚人

的快事。在下筆還有餘閑的時分。仍當繼續寫出來。作武術家的圭臬。在下因和黃頭喜相處得久。才知道黃頭喜。渾身晝夜不停的驚顫。並不是毛病。乃是林齊青傳授一種的工夫。做了這種工夫。渾身皮膚都能發生抵抗力。那怕敵人猛不防從後面暗算一沾皮膚。就自然於驚顫之中發生了。抵抗使敵人受傷。黃頭喜與胡疙疸交手得力。就在工夫上。

月夜的鬼

關北徐公

一羣好奇的美國人。要看日本鄉下情形。特地聚集了十多個人。從舞子的別莊出發。渡到對岸的淡路島去。在農村中住宿。其中有薩里霍夫婦二人。是另外給他們一間小屋子住的。

小屋子在山脚下。是平屋。共兩間。離開住宅。有十丈長的一條小路。薩里霍夫婦很喜。用着日本被褥。月光由窗中射入。覺得都非常有趣。可是黃昏時雖很熱鬧。到底白天疲勞過度。不一刻一齊睡着了。

不料夜半睜眼一看。那門口的窗上。現出一個人影來。頭髮蓬亂。並且頭髮一動。就有响聲。薩里霍夫人大驚。那賊人的面孔。雖看不明白。衣服是白的。真像

日本畫中的鬼一樣。夫人恐怖過度也喊不出來。只是把丈夫推着。丈夫醒來。鬼已不見。只剩頭髮動的聲音。還時時响着。他便看著夫人臉上。說道。你神經過敏罷了。安心罷。但是夫人的恐怖。不容易鎮定。丈夫睡後。伊總也睡不着。一回兒鬼又出來。不過丈夫醒時。不意鬼又不見。丈夫笑伊道。你莫非做夢說罷。大笑起來。夫人一夜之中。連連受着虛驚。不能從這恐怖中逃出來。

此話在明天朝晨。大家都曉得了。於是也有人覺得有味。也有人笑他們胡鬧。只有一位克拉侖君。更覺高興。他說。我夜間到那邊去宿一宵。要看看鬼的究竟。大家很爲贊成。農人們亦然。不相信自己家裏有鬼的。

這一天。在附近遊玩了一下。晚上仍舊宿在那一家。克拉侖氏宿在小屋中。一個通譯的日本人也跟着。

明天。二人發表鬼的真相了。說。因着時間的關係。窗上月光。似乎成一個人的形。又時時被雲遮沒着。頭髮是窗外的竹葉映上去的。老鼠在竹上趕來趕去。竹葉便擦到窗紙上了。



(上) 捧角家之競爭

定。夷。

王有年靜靜的立在東方大旅館門前。正在那裏冥思默索。推想入玄。忽見街中頓時熱鬧起來。擁擠了不少人。原來剛值夜戲散的時候。都從各戲館中散了出來的。他見了之後。不覺把肩兒聳了幾聳。笑道。這班行屍走肉。熙熙攘攘的在那裏幹些什麼事情啊。正在說着。忽見一個少年。衣服穿得很是入時。神色間帶點昏迷的氣象。手中拿着一大捧花。匆匆的從旅館中走了出來。他一眼瞧見。就知是他所欲尋覓的那一類人。又自言自語道。這個人一定正浸身愛情中。愛也是七情之一。用得正當。倒也是件很堅實的東西啊。一壁精神也興奮起來。不知不覺的跟着那人走去。一會兒到了鳳舞臺後臺的門前。那少年就立停了。像要等什麼人似的。不過微露着焦燥和不安的神氣。王有年見了。又暗笑道。我們這位朋友。大概也是一位捧

角家有些捧角迷罷。那末下面定有很有趣的文章發生。我倒不可不等着瞧瞧。咧。隨即走到對面屋宇之下。靠壁立着。只見那少年一會兒拊拊自己的喉嚨。一會兒向後臺那個看門人瞧瞧。很有一種不安寧的神氣。露出來。不多一刻。忽有一輛汽車開了來。就在後臺門前相近的地方停着。走下一個瘦削臉兒的中年人。就向着那看門人說了幾句。但聽得那看門人口口聲聲稱他林先生。可是那少年一見這人到來。就覺得有些不自在。很很的望了他幾眼。王有年瞧在眼中。又喃喃自語道。這個少年是在那裏恨那人啊。恨用得



正當起來。又是七情中最厲害的一件東西。咧。正在這個當兒。忽見那位林先生慌張張的。除去了自己的帽子。向前急走幾步。并鞠了一個躬。原來有一位很美麗很漂亮的女子。從後臺門中走出來了。那女子見了他。也很欣悅的對他嫣然一笑。便手攜手的走入汽車中。不多時。就風馳電掣般開去了。王有年微微笑着。就從衣囊中取出一本記事冊來。把那林先生及那輛汽車的號數都記了上去。然後又回過頭去對那少年細細注意着。但見此時少年的臉已變為慘白了。把那一捧花揉得粉碎。擲在地上。又把臂兒緊靠在一

排鐵欄杆上。兩隻眼睛瞪瞪向那汽車去的方向望着。眼都不霎一霎。王有年不覺又自言自語道。他在那裏妒。那人了。妒。如果用得當。更是七情中很大的一件東西。啊。咳。他正是一個瘋子。他竟仇視這鐵欄杆。起來了。原來那少年兩眼仍瞪瞪的望着前面。手中却不知不覺的。死命把那鐵欄杆。扳着。似要把他。扳了下來。似的。隔了一刻。纔長嘆一聲。跟踰行去。王有年見他走後。就走到那鐵欄杆前去。瞧瞧。見那欄杆。竟被他。扳得有些灣曲了。不禁嘆道。天啊。他竟把這欄杆。扳灣了。可是他這種力量。未免白用了。我倒很想規之以正幫。



助他一下呢。說着把頭點了一點。就走向那看門人之前。拿着一塊洋錢。含笑說道。這塊錢。請你吃酒罷。我要問你。方纔那個女子。就是同那男子。坐着汽車走的。到底叫什麼名兒呢。那看門人一見雪白一塊洋錢。嘴都笑得合不攏來。就老實不客氣的。接了過來。放在袋中。一壁說道。伊喚白綺琴。是唱花旦的。不過是個二路脚色。外面並不出名。所以先生沒有知道罷。王有年聽完。謝了一聲。就在記事冊中。記了下來。便又回到東方大旅館。逕自走了進去。在那走廊中。四下望了一望。就看見了那個少年。正斜倚在一張安樂椅中。獨自出

神。王有年便走至一個茶房之前。給了他一些酒錢。指着那少年。問道。此人叫什麼名字。你也能替我去打聽一下麼。茶房向那少年一望。就向賬房間中走去。不一刻。又走了回來。笑嘻嘻的說道。他喚周伯純。住在一百二十八號中。王有年笑着。點了一點頭。又拿來記在記事冊上。就走出旅館。一壁却自言自語道。今晚這一晚的工夫。並不白擲。既然很有趣。味。還有利。益。可得呢。

二

周伯純坐在旅館中臥室的窗前。靜靜向這燦爛的大地望着。他是在北京某部中



當差使的。白綺琴在北京唱戲的時候。和他打得火一般熱。曾有白頭之約。後來爲了一件事。彼此鬧翻了。白綺琴就一氣出京。來到上海。周伯純倒也後悔起來。就在部中告了一個假。追蹤下來。到了上海。一問。知伊已搭了班。在鳳舞臺唱戲。伯純便訪得了伊的住址。前去尋伊。誰知白綺琴餘怒未平。竟以閉門羹相待。伯純無奈。只得前往鳳舞臺後臺門前。守住想瞧瞧伊的情形。并得便和伊說句話。不料一連三夜。眼瞧着白綺琴都是同着一個中年人。坐着汽車。走的理都不來理他。這一氣。真非同小可。今天已決定主意。收拾行李。即

日。回。京。不。再。在。這。裏。討。閒。氣。以。後。並。當。斬。斷。情。根。不。再。在。情。場。中。討。生。活。了。不。過。一。迴。想。到。從。前。白。綺。琴。和。他。那。種。親。愛。情。形。又。覺。得。肝。腸。寸。裂。咧。他。正。在。那。裏。靜。靜。想。着。門。上。忽。起。了。彈。指。之。聲。伯。純。便。走。去。開。門。乃。是。旅。館。中。的。茶。房。遞。上。一。張。名。片。說。是。有。客。來。訪。伯。純。接。到。手。中。一。瞧。見。片。上。端。端。正。正。刊。着。王。有。年。三。個。大。字。上。面。還。用。五。號。字。刻。着。精。神。力。學。科。博。士。一。行。小。字。這。大。概。是。他。的。頭。銜。了。心。想。這。真。奇。怪。什。麼。叫。做。精。神。力。學。科。這。倒。從。來。沒。有。聽。得。過。啊。上。海。的。人。物。真。是。無。奇。不。有。了。不。覺。生。了。好。奇。之。心。就。對。那。茶。房。說。道。好。請。



他進來罷。不一刻。王有年走了進來。寒暄就坐後。王有年對着周伯純。一眼不霎的望了一陣。突然問道。伯純先生。你自己也覺得是個愚人麼。這種突如其來。毫不客氣的問句。一發出。周伯純頓時滿臉漲得通紅。期期艾艾了。半天。方說道。不錯。確有一點兒。不過……王有年忙攔着他道。這就是了。一個人肯能自認其短。那是最好的。不過我所以說你愚。并不是指你墜身情網中而言。也不是指你遇了情敵。突然衝動情感而言。實是說你既有這種情感。發出來。竟不知所用。聽他廢棄呢。周伯純一聽此言。倒弄得莫名其妙。瞪目向他望。

了一會忙問道。你說的什麼話。我倒有點不懂。咧。王有年微笑道。我名片上那一行頭銜。你大概已瞧見了。麼。周伯純道。瞧見了。不過「精神力學」這個名稱。我沒有聽見過。這個博士是那處大學授給你的。啊。王有年笑道。這是我自授的。並沒有什麼。大學授給我。并且不瞞你說。就是一「精神力學」。這一科也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全世界無論那一個大學。如今還沒有這一科。咧。不過我知道。時候已是近了。不久人家就會知道。研究精神上的原理。較之研究物質上的原理。還要重要到幾倍。而我這種「精神力學」也就應時而出。



大出風頭了。周伯純呆呆向他望了幾眼。道。我不敢贊成你這句話。王有年仍笑着說道。你且聽罷。你總知道。凡是一種情感發了出來。他的力量是很大的。可以使怯者勇。柔者剛。弱者強。別的不欲講他。姑就眼前取譬。當你昨晚那種「妒」的情感發出來的時候。不是把手中的花揉得粉碎。又幾乎把那鐵欄杆扳斷麼。你平日的爲人。我雖不會知道。但瞧來。不是十分剛強的人。也不是怎麼魯莽的人。如今竟有這種現象表示出來。這完全是爲情感所衝動。也可見他這力量之強大了。伯純先生。現在你也相信我這句話麼。周伯純忙

把頭點點道。如今我相信了。王有年便又繼續着說道。讓我再說下去罷。你昨晚情感一衝動。就做出兩件事情。爲你平日所決不會做的。但這都爲了「妒」的一個情感所衝動。此外你却還有兩種情感。一種是「恨」。一種是「愛」。你恨的就是那姓林的……周伯純不等說完。忙問道。這人姓林麼。我倒還沒有知道呢。王有年把頭點點。仍接着說道。你愛的是白綺琴。伯純先生。你如今也明白麼。這七情之中。你一人竟有其三了。所以照我想來。你就該在這上頭想一法子。得到他的一點利益。咧。周伯純道。此話怎講。王有年不慌不忙。



的說道。你難道不懂得我的意思麼。我是說你不該濫用他。應該在這上頭求得一點較好的結果。譬如這麼說。你應該借了他這種力量。把白綺琴奪回來。咧。周伯純不覺微微一笑。又向收拾好的行李望了一望。很高興的說道。怎麼說。把白綺琴奪回來麼。王有年道。不錯。并且把那姓林的攆走。周伯純忙道。這是很好的。該用什麼法子啊。王有年道。你不要忙。法子我已想好了。一個。只要你肯委托我。便了。不過我和人家辦事。素來定有規矩。是要收取辦事費的。你也能給我一塊錢麼。周伯純微笑。就取了一塊錢給他。王有年很鄭重的。

接。在。手。中。並。寫。了。一。張。收。條。然。後。又。說。道。
如。今。我。還。要。聲。明。一。句。話。這。件。事。不。成。則。
已。如。果。成。了。我。要。得。到。十。分。之。一。的。利。益。
的。周。伯。純。倒。又。詫。異。起。來。道。什。麼。東。西。的。
十。分。之。一。啊。王。有。年。笑。道。這。不。用。問。就。是。
憑。着。你。這。種。情。感。所。得。的。利。益。我。是。要。從。
中。抽。取。十。分。之。一。的。這。也。不。過。碰。碰。我。的。
運。氣。罷。了。如。今。且。講。正。文。我。今。天。一。個。朝。
晨。已。把。這。姓。林。的。……他。喚。林。鳳。鳴。……個。
人。的。歷。史。調。查。得。清。清。楚。楚。和。我。們。是。很。
有。利。益。的。請。你。注。意。我。的。說。話。罷。說。完。把。



八
椅。子。移。近。一。些。附。着。周。伯。純。的。耳。朵。低。聲。
說。了。好。多。話。中。間。還。做。了。好。些。手。勢。周。伯。
純。只。是。屏。息。靜。氣。的。聽。着。一。動。也。不。動。聽。
完。以。後。又。靜。靜。思。索。了。一。陣。但。見。他。時。而。
把。嘴。唇。牽。牽。時。而。眼。中。發。出。異。光。來。最。後。
忽。然。笑。了。起。來。道。這。個。思。想。怪。誕。極。了。在。
一。個。月。前。這。種。話。我。連。一。句。也。不。要。聽。的。
如。今。就。照。你。辦。罷。那。位。精。神。力。學。博。士。也。
就。站。起。身。來。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微。笑。興。
辭。而。出。



第十號室的主人



第十號室的主人

程小青

那個穿晚服的紳士。突然間停止了脚步。他的態度。霎時竟完全改變。路燈的光。從道旁樹葉的縫中。穿射下來。照見那個男子。裝束既很完美。行步的姿勢。也顯得莊重而閒暇。他在這靜夜中。緩緩步行。神情本很閑適。且行且闔唇噫氣。度一種小曲。同時將手杖在空中轉旋。似乎借此擊節。忽而他停止了。手杖的旋舞。白色的牙齒。上下翕著。那噫氣的歌聲。也同時歸於消滅。他這一種變態。真像一隻玩弄線球的小貓。斗的竟變成了一隻饑涎欲滴的餓豹。正作勢要搏取他的食物。那人停步的地方。剛近一宅大屋的門前。那屋的式制。已古磚牆上被苔蔓

所掩已瞧不出他本來的顏色。只有那門前的幾級雲母石階。仍不減他們固有的潔白。那人剛站住在石階的左近。身體雖略不彈動。但感覺的機能却奮張到了極度。原來在數秒鐘前。他聽得有一種金屬的擊動聲音。隱約從大屋的門旁傳出。因此他忍住了氣息。希望聽一個仔細。可是那聲音不再發生。只聽得一陣陣夏夜的微風。扇著他頭頂上的樹葉。撼撼作聲。石階下面。蟋蟀瞿瞿鳴著。似乎充滿奮勇的精神。遠遠還聽得電車往來。鈴聲鏗鏘。此外的完全靜寂。他的耳覺雖很靈敏。却再聽不出他所期望的聲音。他把身子跨前一步。他的眼光就望見了大屋的門口。在這一瞥的當兒。他見有一個人影。忽的從門旁的窗口中鑽進去了。他更想瞧清楚些。但一轉瞬間。那影兒忽已不見。只剩一個黑越越的窗口。這時穿晚服的紳士才呼了一口長氣。他的堅閉的嘴唇上也露出一種微笑。他伸手把他修雍的嘴唇摸了一摸。好似已想得了一種計策。接著就回復他罷宴歸家的故態。繼續安步前進。他走時暗自匿笑。手杖重新舞著。中斷的小曲也繼續噫嘯起來。他走過了三個門口。那裏有一棵多年的榆樹。樹蔭濃厚。把一所靠近的屋子差不多完全籠罩。就在這個樹蔭底下。他站住了足。忽做出一種奇異的舉動來。那時若使有行路的人見他。也許要當他是個醉漢。因他先在道旁的側徑。

石。上。把。足。跟。踐。了。六。下。又。從。衣。袋。中。取。出。一。串。鑰。匙。來。故。意。揮。動。作。聲。略。停。一。停。又。重。重。的。在。石。塊。上。踐。了。一。下。這。種。舉。動。有。什。麼。作。用。呢。原。來。只。是。一。種。小。小。的。把。戲。目。的。要。裝。做。彷彿。有。一。個。人。走。上。了。石。塔。又。取。鑰。匙。開。門。進。去。後。來。又。有。一。種。室。門。關。闔。的。聲。音。這。齣。假。戲。在。十。幾。步。外。聽。了。一。定。騙。得。過。的。當。他。試。演。那。把。戲。的。時。候。他。的。眼。光。始。終。沒。有。離。去。第。十。號。門。前。的。雲。母。石。塔。因。他。雖。只。一。瞟。瞥。間。却。深。信。有。一。個。人。已。偷。偷。的。從。窗。口。裏。鑽。了。進。去。接。著。他。旋。轉。身。來。輕。輕。回。到。雲。母。石。塔。的。面。前。他。躡。足。走。進。了。屋。子。的。黑。影。一。直。向。那。側。旁。的。窗。口。前。去。那。時。他。忍。制。著。呼。息。他。的。狀。態。又。從。玩。球。的。小。貓。變。成。了。獵。食。的。餓。豹。到。了。窗。前。他。不。禁。暗。暗。歡。喜。他。見。那。窗。上。的。鐵。條。果。真。已。有。兩。條。從。檻。中。拔。了。出。來。他。的。聽。覺。和。視。覺。實。在。沒。有。錯。誤。他。從。搖。壞。的。窗。口。中。探。頭。進。去。斂。神。傾。聽。起。初。沒。有。聲。響。只。聽。得。尾。子。後。面。水。管。滴。漏。的。聲。音。的。不。停。接。著。又。有。一。種。重。濁。的。步。聲。進。他。的。耳。朵。那。聲。音。逐。漸。向。上。好。似。有。人。正。從。樓。梯。上。上。去。因。此。他。覺。得。那。個。不。速。的。暴。客。此。刻。已。安。心。上。樓。大。概。他。即。使。剛。才。聽。得。外。面。有。過。路。的。人。但。因。著。那。一。齣。小。小。的。把。戲。勢。必。已。信。任。不。疑。故。而。便。放。胆。登。樓。那。穿。晚。服。的。人。聽。了。一。回。將。頭。從。窗。口。中。退。出。靜。立。不。動。臉。上。露。一。種。躊。躇。的。顏。色。似。乎。一。時。不。知。道。怎。樣。進。退。一。回。兒。他。

忽又撫摸著下頰喃喃自語道：「唉，我想這一件事還是走正路的好，不必我自己去冒險動手。我去叫一個警察來罷。」他說完回身將窗上搖起的鐵條重新裝入檻內，以便他回來時可以知道。當他離去的時候，那暴客有沒有逃出佈置既畢，又聽得樓上躑躅的步聲，他把嘴唇牽了一牽，就回到通道上來。那通道本來很僻靜的，兩旁既有濃密的樹蔭，警察的崗位距離又遠，實在是偷兒們最喜歡光顧的區域。這時正交夏令，有許多人家都往海邊去避暑，宅子中只留一二個僕人看守，因而越發顯得冷靜。但屋主人對於偷兒的防範也有一種消極方法，他們的珍寶既已貯進了祕密的鐵箱，連那值錢的銀器也都保藏妥密，不致使偷兒們得手。那人且走且時時回顧，真走到街的轉角，見有一個警士站著，他便上前招呼道：「第十號中有偷兒進去了，我想他只有一個人，你快去尋一個助手，以便在屋外面監守。我先回去等你，免得他乘隙逃去。你可以一直到石塔旁邊的窗口前來，不要緊，我自己有手槍的。」警士李來尼聽說，便作抱怨聲道：「這真可惡，本星期中這已是第三次了，今晚我決不再放他走了。」李來尼說這話時，頰上却泛著紅色，因他回想當他前兩次報告警長的時候，警長聞得他沒有把偷兒捉住，曾將他申斥過幾句，因而他此刻一聽得這個消息，便慌忙打電話到

警署裏去。希望這一次可以立功補過。那穿晚服的紳士先回到了第十號屋門前。不多幾分鐘。警士李來尼也已帶了兩個助手趕來。先將助手們分派在前後門守著。防偷兒逃走出來。接著那紳士就持著窗口的鐵條向警士道：「我想他這時還不曾從前面逃出來哩。因我來叫你的時候。先把這兩條鐵條重新裝好。以便可以知道他會否逃出。此刻你瞧這鐵條。分明還沒有動過哩。」警士在鐵條上略略察驗了一下。便悄悄移動了鐵條。鑽身進去。晚服的人也跟著進去。警士忽發一種很低的命令聲道：「你退出去。」那人也低聲回答道：「你放心。我決不阻礙你的舉動。我只要瞧瞧這一齣戲。須知這樣的機會簡直難得。我很願意經歷一下。」警士哼了一聲。沒有話說。因在這樣的地位。也不容他從容辯論。萬一說話時有些聲音。或有什麼動作的聲響。就不免要做黑暗中的槍靶。因此之故。警士祇得聽他跟在後面。他們倆就在一條黑暗的甬道中躡足前進。嗅覺所觸。覺得空氣潮溼。呼吸非常吃力。一回兒已摸到了一部樓梯下面。那晚服的男子仍舊緊緊跟在警士的身後。似乎他雖然喜瞧鬧熱。却也怕意外的危險。故而借警士做一個保障。他們走上了一層樓梯。到了第二層樓梯的脚下。忽而立定了。詫異出神。他們見在第二層樓梯的頂上。有一道燈光。從一扇半開的門口裏透露。

出來。就在那間室中聽得有一種安閒的步聲和噫氣作歌的聲音。那穿晚服的人停了脚步。把一隻手按在唇上。正在這時。猛覺得那警士倒退幾步。竟和一隻梯旁的椅子相撞。便發生一種震耳的大聲。於是室中的歌聲霎時停止。室門也完全洞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那人單穿一件襯衫。兩隻手正在解他的領結。緩步走到樓梯頭上。身材却不高不低。年紀約摸四十五左右。皮色略略帶些淡黃。他的眼睛竭力向樓梯下面瞻望。却顯得安閒而敏銳。他忽發一種嚴厲聲道：「華而得是你麼？你爲什麼時常深夜留在外面？我不是幾次和你說……」他說話時。早已伸手摸索牆壁上的電燈機括。燈光一亮。他眼見一個警士和一個紳士模樣的男子。立在樓梯下面。不由的使他停口驚奇。接著他作詫異聲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那穿晚服的男子伸一伸手。搶步奔上樓去。不等到警士上來發問。便先開口問道：「你可是剛才從窗口裏進來的麼？你所以如此莫非爲著失掉了門上的鑰匙麼？」那人答道：「不。你可是說笑話麼？我回來了。兩點鐘了。」穿晚服的道：「那麼這屋子裏一定有一個賊了。我方才就眼見他破窗進來。因而去叫了警士。我想那人見你在這室中就藏匿在什麼地方。我們不如就搜一下子。」穿襯衫的人應道：「當真麼？那麼姑且讓我取了手槍再說。」他忽忽回進室。

去。一回退出。手中已執著一把笨重的手槍。又輕聲道：「我的僕人這時候所以還在外面。大概就被那偷兒的同黨們阻住了。我自從回來後。就在書室中閱書。此刻正預備歸睡。却不知道有人偷掩進來。現在我們快動手尋罷。」李來尼聽說。一時還不動身。他不是不贊成那屋主人的意見。但想到他們所處的地位。却很危險。他們既然有過這一番談話。那偷兒也許已有戒備。他們如果走近他爲逃性命起見。從暗陬中先發制人。原是可能的事。因此那警士呆立在樓梯頭上。一時還不敢下樓。他的眼睛向樓下黑暗中瞧了一回。又側著耳朵靜聽。却聽不出什麼。只覺得自己的心房突突亂跳。一回兒他忽鼓足勇氣。伸手將電燈的機鈕扳動。燈光立時熄滅。他低聲說道：「燈光既熄。我們可以比較的平安些。否則如果他伏在黑暗的壁角。我們却都在燈光之中。不免要做他的槍靶。現在你們站在這裏。不要在黑暗中走動。免得彼此發槍誤擊。我先到樓上去搜尋。然後再下樓去。假使我能夠在這屋子中將他捉住。固然最好。即使他逃走出去。外面也有弟兄們伏著。決不會聽他逃走的。」李來尼說完。右手中緊握著手槍。躡著足尖。奮勇走上第二層樓梯。他嘴裏雖然說。最好在屋中將賊捉住。實際上他却並不願意這樣。他知道。如果在黑暗中和偷兒相見。偷兒既然想拼死逃命。他一定沒有。

便宜故而他舉步的時候故意踏重一步或是輕輕咳一聲乾嗽希望那人聽得了聲音可以早些從什麼窗口中逃走下去這樣外面既有人守伏也必能夠把賊捉住他却可以不必冒險他一步一步的摸索前進耳朵中偶然聽得些聲響不由的使他悚然立定原來屋子既老地板上受踐不無有些聲響而且三層樓上久沒人住差不多已成了鼠子的殖民地這時陡覺得有人上去鼠子們便驚皇亂竄李來尼聽了心房的跳動不禁加了速度恍覺有人在黑暗中呼吸但斂神一聽却又歸於沉寂一回兒他走下一層又虛糜了許多時間有一次他竟要扳槍發彈險些兒打碎一面大穿衣鏡因爲有一把陽傘本來斜支在壁上忽而滑倒在地剗然作聲李來尼竟誤認做是偷兒幸虧他的感覺還不算十二分遲鈍一轉瞬間便已發覺他的誤點才忍住了手槍沒有將他的槍彈陷進鏡子裏去他在樓上樓下搜索了一回都沒有偷兒的蹤跡就開了後門問那守伏的警士也不見有人出來李來尼失望之餘回到二層樓上報告那兩個等待消息的人在這個當兒那穿晚服的紳士也執著手槍和電筒躡足在二層樓上的各室中仔細照察補助李來尼的不及當李來尼回到了第二層樓的梯巔見那屋主人仍很耐性的等在那裏那時穿晚服的人也已回來作得意聲道「他實在不在這一

層樓上。我已在室中的各種器物底下。和碗櫥裏面都仔細尋過。出來時又把各室的門鎖好。鑰匙已藏在我袋裏。他如果還沒有出去。勢不能再藏匿在這一層樓上了。」李來尼作稱讚聲道。「唉。你真胆大得很。其實那偷兒假使當真藏在這層樓上。你此刻決不能再和我講話。須知當你開門進去的時候。他的槍彈也許先出來迎接你了。」穿晚服的人道。「竟這樣危險麼。我却沒有顧到。現在我有一個意見。我們三個人。應得一同再往各室中察驗一回。我們不防先高聲通告。我們一共有三個人。同時分散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大家呼喊一聲。使他確信我們當真不止一人。他如果開槍。至多打死我們一人。他却犯了謀殺的罪。更不容易逃走。這樣他爲利害計。當然不敢輕舉妄動。現在我願意執電筒在前引導。但我可以將手臂伸開。他即使瞄著電筒的光開槍。也不至中我的要害。等到搜過以後。我們隨手把室門鎖著。那麼那偷兒是否還在屋裏。總可以有明白的結果了。」警士贊成道。「很好。但不知這一位先生可願意麼。」屋主人忙應道。「我也願意的。」於是他們三個人挨次走下樓來。到了樓下的客廳裏面。那個穿晚服的人。斗的將手中的電筒。攀亮電光。直照在屋主人的身上。主人不出的發怒起來。穿晚服的忙道歉道。「請原諒。這是我無心的。」說著他乾咳了一聲。又向前走。

去。他們從地窖下面。直到最高一層的頂樓。處處都仔細搜尋。並且高聲叫喊。到底不見有什麼偷兒發現。後來回到了第二層樓。警士重新將電燈開亮。說道：「這屋中決沒有偷兒的蹤跡。我們不必空費工夫了。我以為剛才這位先生瞧見了那偷兒從窗口中進來。那偷兒却也覺察已被人瞧破。因而你一轉身後他就逃出去了。」穿晚服的道：「但我臨走時仍將鐵條裝好。回來的時候鐵條却依舊沒有移動。可見你重新逃出去的見解不成事實。」說時又回頭問屋主人道：「你想可還有什麼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們不曾尋過麼。或是有什麼秘密的通道。他可以脫身逃出麼。我知道這是一所古屋。難保沒有地道密室。你在這裏住了多少時候。大概都知道罷。」屋主人答道：「這屋子沒有祕室的。除了前後門外。更沒有別的可以出進的通道。」警士又接嘴道：「照此看來。只有一種理解。可以解釋。我料他從窗口裏爬進以後。便伏在近旁。等到你走過來將鐵條裝入檻裏的時候。他却在裏面聽得清楚。後來你離了屋子。他也就從窗口中退出。仍將鐵條照樣裝好。方才向街的那端逃去。此刻他大概已在幾哩路外。我們也不必多勞心罷。」穿晚服的人也點頭贊同道：「如果這樣。也可見那偷兒的智謀。實在高人一等了。」屋主人道：「既然如此。真是很可惜的。但因著你們的發覺。我才

免於被賊。還算不幸之幸。現在在沒有分手以前。請容我敬你們各人一杯酒。略表我的微忱。我臥室中有一瓶好酒。請你們一同進去坐一坐罷。」警士搖頭道：「不必了。這一次已是我第三次的失敗。那裏還有興致飲酒。」穿晚服的忙道：「這又何必客氣。我們飲一杯酒。壓壓驚。不好麼？」三個人既進了那屋主人的臥室。主人便滿滿的斟了一杯紅色酒。挨給李來尼道：「這一杯酒。祝我們的勇敢而耐勞的警士康健。」李來尼接了杯子。仍呆呆的出神。似乎他還想從暗室中聽得什麼聲音。接著又作荷荷聲道：「這一次的失敗。我少停又不能不據實報告警察長了。」屋主人道：「你不用擔憂罷。明天早晨我可以走到警署裏來向你們的警長說一聲。決不會使你受過的。」說完又回頭向穿晚服的男子道：「先生。我不知道怎樣謝你。假使那偷兒進來的時候。沒有你發見。我既睡在床上。也許要被他謀殺。那真是很危險的啊。」穿晚服的答道：「這樣小事。何足掛齒。但我們這時應得彼此介紹一下。才是我們本來是鄰居。經了這一番事。却要從鄰居變成朋友了。」那屋主人道：「我姓福雪司。就是傑姆福雪司。」他的報名的聲音。略略有些兒生硬。穿晚服的不答。但伸手從衣袋中摸出一隻雕刻的名片匣來。開了匣蓋。取出一張很精緻的名片。授給他的同伴道：「先生。這是我的名刺。」

「屋主人接過名片他的眼光只在片上瞟了一瞟。忽而現出恐怖的颜色。接著便伸手去摸他的手槍。可是穿晚服的人的手比他更敏捷些。一霎眼間已將屋主人執槍的手撇過一旁。他自己的手槍却已凝注在屋主人的臉上。穿晚服的又高聲叫道：「警士快取手鎊來。」李來尼見狀錯愕出神。一時竟不知怎樣措施。但作驚皇聲問道：「這又是什麼一回事？」穿晚服的答道：「你不知道麼？這一個冒名的主人就是你要搜尋的人。我却才是這屋子的真主人。你把這位朋友丟落在地上的名片拾起來瞧瞧就可以明白了。」警士依言俯身將名片拾起念道：「傑姆福雪司。」穿晚服的又道：「這隻名刺匣裏還有許多同樣的名刺。就是這匣子蓋上也刻著我的名字。我的衣袋中還有許多人寄給我的信。和這屋子中的各種鑰匙。如果必要我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實。至於這個人所以能夠冒我的名字。就因著樓下的電話簿上也簽著我的名字。因此他一見我的名刺。竟便要發槍打我。這就一個最顯明的證據了。」李來尼才恍然領悟。隨即從褲袋中摸一副手鎊來。將那人的雙手鎊住。那被捉的偷兒作荷荷聲道：「這一次我果真失敗了。但爲什麼緣故。你還要做這樣一齣把戲？」警士李來尼聽說也附和著問道：「是啊。我也不解。你起初爲什麼不直直截截說明你自己是誰。」

却掩藏著真相反叫我在黑暗中冒險捉賊你不是故意要玩弄人麼」穿晚服的答案道「朋友們現在請不必性急我來解釋給你們聽我自問在這一件事上不無帶一些玩笑性質警士我實在對不起你其實我起先原以為你早已知道我是這屋子的租戶直到我們發見了這位朋友用詐騙的手段假裝做這屋子的主人你却深信不疑我才知你已誤會但那時我已來不及和你說明深恐一經揭破他先發制人開槍打我因此只得把我自己的真相暫時隱藏裝做一個陌生人的模樣後來我見他作偽的技術非常精妙我就準備忍耐一回瞧他一個究竟果然他在種種舉動中也不禁露出一種破綻就是當我們在樓下的時候我擎開電筒在他的臉上照了一照瞧見他在黑暗中左右摸索顯然是一個生客警士他那時的景狀你當然也瞧見的却不料你依舊沒有覺察至於我的職務本是政府的偵探生平所遇那些衣冠楚楚的上流賊已不知多少但這種破屋掘壁的偷兒却還是第一次接觸故而方才我見了他種種的矯飾態度確是很有趣呢」說時他把衣襟翻了一翻露出一種偵探的徽章李來尼見了當然再沒有說話那人繼續道「先生們現在我既然是你們的主人也應當盡一些地主之誼我知道有許多好酒藏在那裏在我送客以前不妨大家再飲一杯酒」又

回頭向戴手銬的罪犯道：「朋友，你還有一個漏點，你方才不知道將好酒請客，却把惡味的劣酒給我們飲，也見得你不熟悉屋中的狀況。不過這種錯誤不很顯著，莫怪這位警士先生更不在意了。」於是他們重新走進餐室，彼此滿飲了一杯。警士才押著偷兒出去，一回兒屋中只剩那穿晚服的一人。他在客廳中靜立了一回，心中非常得意，因伸手摸摸他的嘴唇，彷彿作撚鬚狀。原來他先前本是有鬚的，但爲著他職業上的緣故，已把他的美鬚犧牲。接著他回到第二層樓的餐室裏，去把名刺匣子、信札、鑰匙和偵探的徽章等東西重新放在碗廚的抽屜裏。這些東西他方才一個人入室搜尋，借著電筒的光發見出來的。此刻却已沒有效用。他又曾發見酒廚的背後有一隻秘密鐵箱，暗藏在牆壁裏面。這時候他就著手撬發那隻鐵箱。

數分鐘後，那穿晚服的人的衣袋中已藏滿了福雪司家的珍寶和銀器，放著胆子大踏步從十號室的前門出來。當他們在十號室中鬧那一齣把戲的時候，外面下過一陣大雨，這時他走出門來，覺得一陣陣涼風拂面，非常舒爽。他走下了幾步石階，仰目望望，東方已有些發白。他呼了一口長氣，喃喃自語道：「唉，這半夜的工作，真很吃力呢。」他剛要舉步，李來尼忽從

黑。影。中。走。出。張。著。兩。臂。將。那。穿。晚。服。的。人。緊。緊。抱。住。口。中。很。寫。意。的。說。道。「唉。我。已。等。你。好。一。回。了。」不。多。一。回。第。二。副。手。銬。已。戴。在。穿。晚。服。的。人。的。手。上。李。來。尼。又。道。「孩。子。你。此。番。失。敗。就。為。著。你。過。於。客。氣。的。緣。故。假。使。你。未。後。不。領。我。們。到。餐。室。裏。去。請。我。們。飲。酒。我。老。實。說。也。瞧。不。穿。你。因。你。進。餐。室。的。時。候。握。著。門。鈕。向。內。推。去。但。那。門。却。明。明。是。向。外。拉。的。我。因。思。你。既。是。此。屋。的。真。主。怎。麼。連。開。門。的。順。逆。都。會。弄。錯。因。此。我。就。懷。著。疑。團。姑。且。在。門。口。等。一。下。子。也。許。你。自。己。會。得。出。來。現。在。我。的。理。想。果。然。已。成。了。事。實。這。半。夜。工。夫。總。算。不。虛。費。了。」



鈕子與徽章

卓弗靈

五年前。倫敦與愛桑接壤地內。發見一個絞死的尸身。乃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死尸旁邊地上。落着一個鈕子。和一個聯隊徽章。這大約是犯人的。這麼看

來。可見少女是與加害者抵抗過的。警署便把鈕子與徽章做了唯一的綫索。去着手搜索犯人。經過四五天。事情依然在五里霧中。於是偵探卡林氏決定主意。就將鈕子與徽章的照片。在報上發表了。

發表的那一天。就有一個勞動者。向警署告密。說這聯隊徽章。是他自己衣上的東西。被一個朋友弄了去的。於是這朋友便成了嫌疑犯。立刻提來。細細一查。他衣上的鈕子。一個也不留的剪乾淨了。卡林再把這衣服細細檢看。果然發見了地上的鈕子。確是有從這一件衣上落下來的痕跡。但是他還不以這一點為滿足。更把鈕子精細查看。便又發見這鈕子的孔中。是通過過銅絲的。而一查這銅絲是何等樣的銅絲。就曉得這犯人定是在某某飛行機製造廠中做事情的。

偵探便又到那工廠中去一查。方知這特殊的銅絲。只有這工廠用着。與別種銅絲是不同的。這麼一來。此人也不能不招認了。



衛生俱樂部

王天恨

康拉。德。臉。色。很。嚴。重。的。向。渥。列。脫。道。可。惡。
的。渥。列。脫。你。居。心。究。竟。怎。樣。是。不。是。想。把。
那。筆。借。款。賴。去。不。還。渥。列。脫。面。色。慘。白。戰。
戰。兢兢。的。立。在。火。爐。旁。邊。爐。火。熊。熊。映。着。
他。那。慘。白。的。臉。色。愈。加。沮。喪。他。的。身。軀。本。
是。高。大。而。胖。的。現。在。經。了。一。次。大。病。却。變。
得。瘦。瘦。的。了。肌。肉。瘦。下。去。便。顯。出。他。的。身。
段。較。往。昔。又。高。了。許。多。此。時。一。聞。康。拉。德。

衛生俱樂部



嚴。重。的。問。句。頓。使。他。神。經。上。震。了。一。震。病。
軀。搖。漾。着。放。出。枯。澀。的。聲。浪。答。道。康。拉。德。
先。生。我。並。不。是。不。想。還。你。實。在。因。這。次。大。
病。後。用。的。錢。太。多。了。一。時。沒。法。償。還。求。你。
瞧。上。帝。的。面。上。暫。緩。幾。個。月。康。拉。德。怒。道。
甚。麼。暫。緩。幾。個。月。麼。我。可。等。不。及。渥。列。脫。
道。實。在。沒。法。求。你。可。憐。我。原。諒。我。的。病。
還。沒。有。全。愈。咧。他。說。時。一。陣。咳。嗆。他。那。尪。
羸。的。病。軀。立。了。好。久。竟。支。持。不。住。了。兩。條。
瘦。長。的。腿。子。顫。動。個。不。住。幾。乎。要。倒。下。去。
便。勉。強。搬。過。一。張。椅。子。頹。頹。的。坐。下。去。伸。
出。兩。隻。枯。瘠。的。手。向。着。爐。火。取。暖。仍。說。道。
康。拉。德。先。生。求。你。可。憐。我。原。諒。我。康。拉。德。

無

道。我。不。懂。甚。麼。叫。做。原。諒。甚。麼。叫。做。可。憐。
我。只。知。道。向。你。索。欠。渥。列。脫。你。如。仍。一。味。
的。延。挨。着。我。就。用。我。最。後。的。方。法。拍。賣。你。
的。家。具。了。你。的。家。具。倒。很。精。美。五。百。磅。要。
值。的。說。罷。把。目。光。四。處。亂。射。瞧。他。的。形。態。
似。乎。已。在。那。裏。估。價。了。渥。列。脫。聽。了。這。幾。
句。渾。身。血。管。都。冰。凝。起。來。停。止。了。流。動。的。
功。用。呆。呆。地。坐。在。火。爐。旁。邊。的。椅。子。上。兩。
目。直。視。着。說。不。出。甚。麼。話。遠。遠。望。去。好。像。
已。變。了。一。尊。石。像。此。時。康。拉。德。又。在。各。種。
家。具。上。環。視。了。一。下。忽。而。吁。了。一。聲。背。着。
兩。手。在。室。中。往。來。亂。踱。這。室。中。本。來。沉。寂。
如。死。的。此。刻。竟。被。他。的。步。履。聲。踏。破。岑。寂。



了。一。會。兒。康。拉。德。的。目。光。又。慢。慢。的。移。到。
渥。列。脫。的。臉。移。到。胸。移。到。脚。渥。列。脫。的。全。
身。遂。完。全。罩。於。康。拉。德。的。目。光。中。那。目。光。
非。常。可。怖。全。無。一。點。愷。惻。慈。祥。之。氣。蔚。藍。
色。的。眸。子。變。了。血。紅。似。乎。要。發。狂。一。般。渥。
列。脫。依。舊。一。聲。不。響。依。舊。石。像。般。坐。着。康。
拉。德。不。耐。起。來。嚴。重。的。聲。浪。又。焦。雷。般。送。
入。渥。列。脫。的。耳。中。了。
康。拉。德。仍。是。開。頭。那。幾。句。話。道。「可。惡。的。
渥。列。脫。你。居。心。究。竟。怎。樣。是。不。是。想。把。那。
筆。借。款。賴。去。不。還。」又。道。「你。如。仍。一。味。
的。延。挨。着。我。就。用。我。最。後。的。方。法。拍。賣。你。
的。家。具。了。」渥。列。脫。鼓。着。最。後。勇。氣。答。道。

康拉德先生你既這樣的威迫那也只好任你擺佈了。康拉德又怒道：「你還倔強麼？你以為我沒有方法追還你的借款麼？我唯一無上的方法就是拍賣你的家具啊。」渥列脫顛聲道：「那也只好任你擺佈了。唉，任你擺佈罷。」康拉德道：「好好，我明天就去喚拍賣行的人來，你所有的家具我已一一默識過了，少了一件總隱瞞不去的。願你午安，你上床安息一下罷，說罷移動他的貴步，走到室外，又回頭道：「渥列脫，你別悔啊，你須得考慮一下，家具拍賣了，是不可挽回的。」渥列脫不答，康拉德便大踏步走了。



康拉德回到家裏，在書室中坐了一會，覺得很沉悶，便將本日的報紙取過來讀着。忽看見一節惹人注目的新聞，讀了一遍，神經上立刻興奮起來。原來那節新聞是說倫敦最近發現了一種暗殺黨人的蹤跡，已有好幾個人得了警告書，都說在初五日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實行暗殺。結果他們的性命決不讓他們多活一分鐘。那黨的名稱叫做「鋤奸黨」。據說很有一種潛勢力，不可輕視。現在這幾位接到警告書的人都十分恐怖，却又不敢報告警署。因為這幾個人都不是良善之輩。那警告書上還約略寫了他們的罪狀呢。但警

署方面也已得到消息。雖未接正式報告。却在暗中開始活動了。康拉德讀罷這節新聞。臉上現出猙獰笑。可是這種猙獰笑。只一剎那間。現在他的臉上。不到半分鐘。即已斂滅。霍地變了色。也露出恐怖的神氣道：「啊。這是甚麼。隨說隨從報紙中間檢出一個紙件。只見上面有寥寥數語道：

「爾竟敢威脅渥列脫。罪當死。十月初五晚十時。必使爾與上帝相見。汝其慎之。鋤奸黨警告。」

他看了一遍。不由的灰敗了臉。雙手捧着那個紙件。不住的抖着。自語道：「唉。不料那惡黨也注意到我身上來了。他抬頭看看。」



四
日。歷今天正是初四。明天就是初五。唉。我竟加入那報上所說一批接到警告信的恐怖羣中去了。在這當兒。忽聽階除上一陣步履聲。他吃了一嚇。忙立起身來。早看見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推門而進。那少年走到他面前。很恭謹的問道：「先生。可就是康拉德麼？」康拉德滿懷疑懼。往後退了幾步。道：「小可正是康拉德。請問你是誰？」他們素昧平生。啊。少年道：「在下喚做達司猛。康拉。德。道。那麼。你到這兒來。有何見教？」達司猛徐徐的道：「康拉德先生。我來是爲了「鋤奸黨」的事……這「鋤奸黨」三字。入了康拉德的耳中。不禁大吃一驚。更

往。後。退。了。幾。步。狂。呼。道。惡。徒。快。走。出。我的。屋。子。快。走。出。我的。屋。子。說。時。又。去。按。那。呼。人。鈴。達。司。猛。忙。止。住。道。康。拉。德。先。生。你。別。誤。會。我。不。是。「。鋤。奸。黨。」。的。黨。人。我。是。個。私。家。偵。探。爲。了。「。鋤。奸。黨。」。的。橫。行。無。忌。特。來。保。護。你的。康。拉。德。遲。疑。道。真的。麼。你。有。甚。麼。憑。據。證。明。你。不。是。「。鋤。奸。黨。」。的。黨。人。達。司。猛。從。身。上。取。出。一。張。名。刺。授。給。康。拉。德。康。拉。德。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印。着。「。達。司。猛。威。臻。」。五。字。又。有。兩。行。小。字。一。是。「。倫。敦。私。家。偵。探。」。一。是。「。事。務。所。設。在。愛。百。雷。街。二。百。五。十。二。號。」。達。司。猛。道。康。拉。德。先。生。你。只。消。到。愛。百。雷。街。一。查。



問。就。可。知。道。我。和。「。鋤。奸。黨。」。是。立。於。仇。敵。的。地。位。了。我。寓。在。那。裏。已。經。半。年。倫。敦。人。士。曉。得。我的。很。多。怎。麼。你。竟。不。知。道。我的。名字。康。拉。德。方。始。放。下。心。來。勉。強。笑。了。一。笑。道。冒。昧。冒。昧。我。實。在。被。那。警。告。信。嚇。怕。了。達。司。猛。先。生。你。怎。麼。知。道。我。也。接。到。惡。黨。的。警。告。信。呢。達。司。猛。此。時。已。坐。下。來。微。笑。着。道。這。幾。天。來。我。爲。着。義。憤。所。激。處。處。留。心。偵。探。甚。麼。事。都。瞞。不。過。我的。康。拉。德。道。如。此。先。生。此。來。可。是。真的。預。備。保。護。我。麼。達。司。猛。道。不。敢。相。戲。現。在。你的。處。境。已。十。分。危。險。今。天。初。四。明。天。便。是。初。五。了。康。拉。德。道。是。啊。明。天。就。是。初。五。了。但。不。知。

那惡黨究竟有甚麼利害手段。達司猛道：「容道：自然利害他們殺人的手段不可測度。隨機應變層出不窮。已往的歷史我也不必告訴你。使你害怕。不過有一句警告。你就是他們一約定了時刻。無論如何終必踐約。以去譬如寄給你們的警告信上。說初五日晚上十點鐘。結果你們決不使你們多活一分鐘。也決不使你們早死一分鐘。這便是他們的威肅。而令人聞之膽寒的。康拉德道：「唉。如此說來。我的壽命只有幾十小時了。達司猛道：「你且別怕。我一定勉盡棉薄。出全力和惡黨奮鬥。一下或者可以戰勝他們。康拉德目光一亮道：那



麼。你用甚麼方法保護我們。達司猛道：「不消你問。我已預備好了。我爲了你們這一班恐怖窟中人。特闢了一所「衛生俱樂部」。……康拉德忙接口道：「衛生俱樂部」。……是何所取義。達司猛道：「這意思和普通所講的衛生。沒有甚麼分別。現在裏面已先有了兩個人。都是得了「鋤奸黨」的恫嚇。而受我保護的。你如不疑惑。我願受我的保護。就請你到我那「衛生俱樂部」裏去。只消過了十月初五晚上十點鐘。你們就得慶更生。了。康拉德躊躇着道：「達司猛先生。我很感激你的美意。」

不過我此時的心裏實在麻煩得很。一時不能自決。且容我考慮一下。罷達司猛站起身道：「很好。我先回去。你決定後。無論願受我的保護與否。可先打一個電話。於是又將電話號數告訴了康拉德。方始告別而去。」

這當兒已經下午三點鐘。康拉德的心裏紛亂如麻。他一想起了「鋤奸黨」的那份警告書。就不禁打一個寒噤。毛髮聳然起來。渥列脫那邊他再也不敢去了。他心想這一班惡魔消息真很靈通。我不過着緊追了一下。他們就看不下去。要結果我了。其實渥列脫欠我的錢。是不错。我問他



索欠是行使我應有的債權。他們又何必來橫加干涉。這麼看來。他們簡直是一羣殺人。不眨眼的。大盜。那裏是「鋤奸」簡直是「鋤良」了。奇怪。他腦中才發動那奸與良的問題。忽又自吁了一聲。很頹喪的。向睡椅上一倒。不再想下去了。原來那筆款子。並不是渥列脫直接向他借的。乃是渥列脫的哥哥遺下來的一筆糊塗借款。這筆款子是在賭窟中所借。其中黑幕重重。渥列脫哥哥虧空的原因。全出於康拉德的陰謀所致。所以康拉德腦中一發動。那奸與良的問題。就不禁自餒起來。覺得自己實在不是個好人。實在是一個「

奸。人。因。此。之。故。他。便。越。發。恐。怖。得。利。害。自。己。的。處。境。已。淪。於。萬。分。危。險。坐。在。家。裏。再。防。衛。得。嚴。厲。些。恐。怕。都。免。不。了。被。惡。黨。暗。算。他。於。是。才。決。意。納。受。達。司。猛。的。美。意。進。那。一。衛。生。俱。樂。部。」

他。的。心。一。決。立。即。走。到。電。話。機。前。和。達。司。猛。說。話。不。一。會。他。們。就。彼。此。接。談。了。康。拉。德。道。達。司。猛。先。生。我。已。決。意。到。你。那。一。衛。生。俱。樂。部。一。來。了。那。邊。道。很。好。康。拉。德。道。請。問。我。甚。麼。時。候。進。去。那。邊。道。最。好。此。時。就。來。為。時。已。迫。不。能。再。遲。咧。康。拉。德。道。那。麼。這。事。可。能。使。旁。人。知。道。那。邊。道。不。能。萬。不。能。洩。出。去。惡。黨。的。消。息。靈。通。不。過。一。經。



洩。漏。恐。怕。仍。免。不。了。生。命。的。危。險。康。拉。德。道。連。我。的。妻。子。都。不。能。告。訴。麼。那。邊。道。最。好。不。必。提。起。你。只。說。到。外。面。去。有。一。件。事。須。有。兩。三。天。的。耽。擱。就。是。了。康。拉。德。道。請。問。一。衛。生。俱。樂。部。一。的。地。址。在。那。裏。那。邊。道。一。衛。生。俱。樂。部。一。不。在。別。處。就。在。我。寓。中。的。一。間。室。裏。你。按。照。我。名。刺。上。的。寓。址。前。來。尋。我。好。了。康。拉。德。便。搖。斷。了。電。話。披。起。一。件。大。衣。正。欲。外。出。猛。然。想。不。可。不。給。個。信。妻。子。可。巧。他。妻。子。已。到。了。一。個。親。戚。家。去。遂。在。日。記。冊。上。撕。下。一。頁。用。一。支。鉛。筆。寫。了。幾。句。道。一。我。有。事。到。鄉。間。去。須。有。兩。三。天。的。耽。擱。你。今。天。不。必。等。我。回。來。渥。

列脫留白。寫畢壓在案上的墨水壺下。忽忽出了門。雇了一輛街車到愛百雷街二百五十二號去。他坐在車中分外的耽心。恐怕那惡黨在後面隱躡。不一會車子停下來。他伸手掣了掣門鈴。裏面便有人把門開下一瞧。正是達司猛。達司猛笑着把他請進去。拍了他一下肩頭道。康拉德先生。你居然相信我麼。康拉德道。謝謝你。你是一片美意。我怎敢不相信。就請你導我到那一衛生俱樂部裏去罷。達司猛點點頭。便導他到了一所很寬大的室中。康拉德舉目一瞧。室中的陳設簡單異常。房子也很古舊。似乎已不是今世紀的建



築。那時果然先有兩個人在着。一位是瘦瘦身材的少年。一位是短胖的中年男子。兩個人的臉上都像經了風的石膏似的。尋不出一絲笑容。達司猛便替他介紹。指着瘦身材的少年道。這位喚做巴文。又指着短胖的中年男子道。這位喚做達孚。他們昨日就進來了。康拉德一一和他們握手。也將姓氏告訴他們。達司猛遂反身走出。囑咐康拉德耐心兒坐着。康拉德先向巴文開口道。巴文先生。你爲了何故也受惡黨的恫嚇。啊。巴文把眉頭繃了繃。不答甚麼。從身上取出一個紙件。授給康拉德道。康拉德先生。你一瞧就明

白了。康拉德見也是那麼樣的一份警告信上面也寥寥數語道：

「爾不應威迫爾妻服毒罪當死。十月初五晚十時必使爾與上帝相見。爾其慎之。鋤奸黨警告。」

康拉德又照樣的向達孚問了問。達孚也祇將「奸鋤黨」的警告信給他看。也是寥寥數語道：

「爾不應吞沒爾兄遺金。不給爾姪罪當死。十月初五晚十時必使爾與上帝相見。爾其慎之。奸鋤黨警告。」

三份警告信一樣並且出於一人手筆。康拉德不禁太息了一聲。巴文道：你接到的



一份可能給我。看麼。康拉。道。唉。這種可怕的東西還帶在身邊。做甚。你們不如把他燒燬了罷。

三人悶坐在一室中。除了上一段的交談外。往後就大家默不作聲了。心中都充滿着恐怖。各各把頭低着。那達司猛只一時的走來安慰他們。幾句一切飲食起居。都由達司猛供給大家。異常的感激。到了初五這天晚上所約的時刻。已經快到。三個人愈加駭怕。小心翼翼的提防着。一齊拉着達司猛的臂兒。不准離開一步。達司猛道：你們放心。惡黨決決侵不到我這範圍中的。唉。你們瞧瞧。鐘上不是已到了九點。

三十分麼三十分鐘是極快的啊我知道你們已恐怖到極點了那麼我去取三瓶酒來給你們壯壯膽挨過這個關頭罷說罷回身取了三瓶威士忌酒放在他們面前那時已經九點五十分再過十分鐘就是十點了他們一個個都抖顫起來都把酒瓶執在手上在這危機一髮的當兒猛然碎的一聲由室外飛進一個彈子正對着達司猛的心窩達司猛眼快忙避了過去知道不妙趕緊飛身走出不知去向接着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一手執着手鎗目光炯炯大聲道你們快別要喝酒三個人大驚失色酒瓶都墜落地上齊呼道



上帝救我——可是一時又尋不着藏身的地方只在室中團團打轉那人又道你們別怕我並不是惡黨惡黨已經逃遁我是警署中的偵探長施蒂生
「施蒂生」三字入了三人耳中驚魂方始鎮定但各人的臉上已都嚇得慘白沒有一絲血色不住的氣喘着康拉德先問道唉你是施蒂生探長麼施蒂生道正是你們可知道那達司猛就是黨人那三瓶威士忌酒就是殺你們的利器我爲了保護你們已忙碌了三晝夜了如今你們幸都未死在黨人手裏却可惜達司猛沒有獲住你們可各自回去罷以後你們可別

要。再。做。甚。麼。惡。事。引。起。他。們。的。仇。視。那。我。可。不。管。了。

第。二。天。施。蒂。生。接。到。一。封。「。奸。鋤。黨。」。的。一。封。信。那。信。上。道。

施。蒂。生。先。生。我。們。很。佩。服。你。的。本。領。被。你。佔。了。勝。利。去。但。你。可。知。道。那。三。個。惡。魔。都。是。罪。在。不。赦。麼。我。們。秉。着。良。心。殲。此。醜。類。並。不。是。妄。殺。善。良。你。何。必。爲。虎。作。俛。啊。現。在。我。們。雖。受。了。小。小。的。挫。折。却。毫。不。在。意。仍。然。不。灰。初。志。再。會。罷。鋤。奸。黨。白。

施。蒂。生。看。完。太。息。道。我。也。知。道。他。們。不。是。好。人。但。我。身。爲。官。家。偵。探。恐。怕。破。了。社。會。



上。的。安。甯。秩。序。有。不。容。不。抵。制。的。你。們。竟。不。原。諒。我。麼。

偵探瑣話

逸梅

偵探家福開姆興。每破一案。必赴瑤
士作竟月遊。謂湖光山色。足以養腦
拓胸。故福開姆興。雖年逾五十。望之
如壯年人云。



破屋中的血漬

張碧梧

在一個星期日的午後三點半鐘私家偵探王俠公閒着無事獨自出門散步信步走了一會不知不覺已離家好遠來到了一片曠地這曠地周圍很大既沒有人煙也沒有房屋祇有在前面的一叢樹木之中隱約間似乎藏着一幢俠公見時候尙早便順着一條碎石板亂鋪的小路緩緩的朝前走想穿過這片曠地再兜轉回家去纔走了不多長一段路無意之中一眼瞧見幾塊碎石板上有許多大小不等紅褐色的點子便並無成見不期然而然的蹲身去瞧見這許多紅褐色的點子正是血漬這纔詫怪起來忙向路的兩旁再瞧也都有一點點滴滴的血漬心中暗想道這片曠地的前後左右連人烟房屋都瞧不見怎會有這許多血漬呢看這血漬的趨向顯見是從路的一邊跨過這條小路到那一邊的但小路的兩旁都沒有支路這血漬打從那裏來的呢這事着實有些希奇啊

俠公這麼一想好奇心不由得躍躍大動當即定了定心神先順着路左的血漬朝前走地上雖堆滿了瓦礫但仔細觀看血漬却顯然可辨彎彎曲曲直到一間破屋的門前俠公站住腳先察看這破屋四周的情形見屋的左右和後面共有十幾棵樹好似弧形的團屏祇有大門這一面是空無所有正對着那條小路距離也不很遠大門祇是一扇已破舊不堪似乎是虛掩着伸手一推果然推開剛跨進門限便嗅着一陣霉味並雜着血腥氣屋中空洞洞一樣物件也沒有看這情形現在固然沒有人居住更怕是久已沒人居住了右首的牆上有一扇窗戶緊緊的關着俠公走過去伸手推開這窗戶是朝西日光正射進來屋中便很光亮俠公瞧見中央的地上又有好幾灘血漬便連連點頭自言自語道我想必有一人在這屋中被人戳死凶手再把屍身扛出屋去經過那條小路不知拋向那裏去了說時又看出地面之上厚厚的罩着一層浮灰自必是久久無人洒掃的原故暗想有人踏在這上面必會留下足印縱不十分清楚也必依稀可辨便趕忙蹲身下去細細查看見有血漬的地方有一大塊地面的浮灰已模糊糊似乎有人隨意揩拭過的暗道這必是被害者受傷倒地的所在了在這一大塊地面的附近浮灰也已十分糊亂分明曾有人踐踏在上面的但俠公看了好一會並尋

不。出。一。個。完。全。的。足。印。不。禁。很。是。奇。怪。道。據。我。看。來。凶。手。必。是。等。被。害。者。跨。進。門。來。纔。走。了。兩。步。便。出。其。不。意。舉。刀。亂。戳。否。則。被。害。者。見。有。人。向。他。行。凶。當。然。要。逃。避。縱。不。能。逃。出。門。去。也。必。在。屋。中。亂。奔。那。末。滿。地。的。浮。灰。上。便。該。有。錯。亂。的。足。印。決。不。會。祇。限。於。中。央。這。一。塊。地。面。啊。不。過。假。定。果。如。我。之。所。料。被。害。者。受。傷。跌。倒。的。所。在。的。旁。邊。應。該。有。凶。手。的。完。全。的。足。印。纔。是。如。今。怎。麼。一。個。也。尋。不。出。呢。難。道。凶。手。怕。被。人。看。出。有。意。踏。亂。麼。或。者。凶。手。不。祇。一。人。因。重。疊。的。踐。踏。的。原。故。所。以。看。不。清。了。麼。俠。公。站。起。身。再。去。看。門。口。地。上。的。浮。灰。也。是。一。樣。的。凌。亂。並。沒。有。一。個。完。全。的。足。印。方。纔。的。一。種。希。冀。已。是。落。空。很。有。些。悶。悶。因。屋。中。無。可。再。查。便。走。出。門。仍。把。門。帶。上。從。原。路。回。來。跨。過。了。那。條。小。路。再。順。着。路。右。的。血。漬。朝。前。走。心。中。以。爲。血。漬。的。終。點。自。然。便。是。屍。身。的。所。在。了。走。了。不。多。遠。前。面。有。一。片。草。地。草。深。沒。脛。面。積。也。很。不。小。俠。公。走。到。那。裏。用。手。撥。開。草。尋。了。一。會。却。並。不。見。屍。身。草。地。的。面。積。又。大。一。時。也。不。能。尋。遍。便。懶。得。再。尋。心。中。儘。着。暗。想。道。看。這。情。形。必。是。一。樁。人。命。重。案。被。害。者。的。屍。身。說。不。定。正。在。這。深。草。當。中。再。看。這。血。漬。的。顏。色。肇。禍。的。時。候。諒。必。是。在。今。天。的。午。前。……人。命。關。天。非。同。小。可。我。雖。是。在。無。意。中。發。覺。却。不。能。隨。便。的。放。過。去。應。該。先。去。報。告。警。署。讓。他。們。來。尋。屍。身。等。尋。着。之。後。我。再。察。

看情形幫助他們訪拿凶手。是的，我便是這個主意。

第二天早晨，俠公在報紙上瞧見一段新聞，說是昨天傍晚檢察廳中據野草浜的地保報稱：昨天五點多鐘，野草浜中忽發現一具女屍，身受刀傷，好幾處死狀，很慘。大約今早實行檢驗，云云。俠公看完了這段新聞，吁了一口氣，道：野草浜正在我昨天去過的那片曠地的附近。浜中發現的女屍，又正是受的刀傷，大概和那破屋中的血漬有直接的關係罷。我搜尋不着的屍身，也許便是這個女屍罷。諒必是凶手在那破屋中把伊戳死，再扛着伊的屍身拋入浜中，希圖滅迹的。既是今早檢驗，我不妨趕去看個究竟。俠公主意拿定，立刻動身，趕到野草浜時，湊巧檢察官和檢驗吏也剛纔來到。俠公和這位檢察官本是熟人，便招呼了一下，並把昨天怎樣走過那片曠地，瞧見路上的血漬怎樣尋到那破屋中查看的一番事實都告訴給檢察官。至於種種的推測，却一字不提。講完之後，見檢驗吏正在那旁動手檢驗，便走過去觀看。見女屍年約二十多歲，五官端正，料想生前必有幾分姿色。衣褲鞋襪都很考究，頭挽愛司髻，已蓬亂不整。腦後和左右肋各有刀傷一處，致命的却是頸間的一刀傷口，並不長闊，却都很深。據檢驗吏說：凶手用的必是一種狹長的利刃。俠公很以這話爲然，點頭稱是，並暗想道：這

女屍的臉上並無恐懼的神氣。腦後又正有一處刀傷。可見凶手必是出其不意。先從伊腦後戳了一刀。等伊跌倒後。再接再連。戳了幾下。昨天我的推測果然不錯了。俠公又蹲身下去。拉過女屍的兩手。見皮膚細膩。指甲修剪整齊。暗想這婦人必非勞苦之輩。或許是上流人物。衣履又這般華燦。必非隨意的。從家中走出來。或許出來有甚麼酬應的那末。髻上耳上和手上。自必都有飾物。如今却一無所有。諒必全被凶手刮去了。想着細看伊的右耳上。果然破碎了一些。左手的無名指上也破了一塊皮。這自必是凶手在急忙慌亂之中。褪除伊的飾物。因而劃破的。俠公蹲了一會。腿已發麻。這纔站起。檢察官走過來道。我想這婦人必有家屬。祇是伊身上既無名片。又無有別物。能夠指示伊的姓名和住址。祇得先行收殮。拍照待領了。俠公點了點頭。檢察官又很鄭重的問道。這婦人怎會被人用刀戳死。你可有甚麼見解。麼。俠公答道。祇照現在的情形。上說不是謀財害命。便是因姦妬殺。但若仔細一想。二者又各有疑竇。我們若認做是謀財害命。試問凶手怎能把伊誘到那破屋中下手的呢。因爲那片曠地很是偏僻。伊不會走過那裏。若說是被凶手騙來的。伊是二十多歲的人。諒也不會輕輕的受凶手的誘騙。跟着他走。我們若認做是因姦妬殺。那末害伊的凶手和伊自是熟人。害伊的機會便自然。

隨地都有似乎犯不着把伊誘到那破屋中纔動手呀。檢察官聽了默默的，不響。俠公又道：「不過作惡人的用心，最是險詐莫測也。許凶手怕在那容易發覺的地方，把伊害死，一旦發覺，自然要抵罪，所以有意把伊領到那荒僻無人的破屋中動手，再把屍身拋入浜中，以爲不會發覺。他便可倖逃法網了。」檢察官道：「你這樣說，你相信這是因姦妬殺麼？」俠公道：「是的。我說的那二者之中，以乎以因姦妬殺較爲可信，不過也祇是我的未加深思的揣測。究竟是那一種，或再另有真因，現在却不敢斷定。最好屍屬來認領屍身，向他們盤問一番，包管便能明白。大半那時要訪拿凶手，也必不十分爲難咧。」

這天的午後，俠公正坐在家中，忽有一個姓劉名叫佩之的來訪。接談之後，原來這劉佩之正是野草浜中發現的女屍的丈夫。據他說，伊名叫蕙芳，昨天一早起身，打扮齊整，說是到伊的一個女朋友家去吃中飯，曾約定十二點鐘前必須趕到。所以伊在十一點鐘剛正敲過，便出門去了。直到晚飯後，仍不見伊回來，以爲伊必是在那朋友家因賭錢耽擱住，或在那裏過宿也說不定。後來伊果然一夜未回，但有成竹在胸，並不放在心上。今早看報，曉得野草浜中發現一個女屍，當時也並無何等感觸。中飯後到茶館去喝茶，聽人講起那女屍的形狀和衣

服正和我妻子相同。這纔大驚失色，立刻趕往檢察廳中，瞧見了照片，天啊，不幸，果然是我的妻子。不知誰和伊有這般深仇，竟忍心把伊用刀戳死，再將屍身拋入浜中。我的心真痛得粉碎了。我誓必要將凶手捉住，替伊報仇。否則我怎能對伊得住？因此我特來求你幫忙。儘快的訪拿凶手，倘能捉住我，情願傾家酬謝。你說到這裏，幾乎失聲哭出來。俠公先安慰他幾句，又把在那小路上和破屋中瞧見血漬的一回事講給他聽，並道：我想那破屋之中，定是尊夫人遇害之地。佩之連連點頭道：原來再有這一段情節呢？是的，你的話不錯。我妻子定是在那破屋中被害的。俠公忽的很遲疑的問道：你今年多大歲數了？佩之道：四十二歲。俠公道：怎麼那屍身纔祇有二十多歲呢？佩之道：你有所不知。蕙芳本是個妓女，三年前我買來作妾。前年我髮妻病死，就把伊扶正了。俠公道：伊平日性情和行爲怎樣呢？佩之道：性情很是和婉，嫁給我三年多，從來未和我鬪過一回。氣行爲也很端正，毫無妓女的惡習。因此我纔肯把伊扶正。俠公道：近來伊的神色舉止之間，可有異狀？佩之道：沒有的。便是昨天早上臨出門時，也和往常一樣。俠公道：伊出門時不是載着耳環和戒指麼？佩之急急的道：是的。我急昏了，忘却說了耳環和一隻戒指，都是獨粒鑽石鑲的，大約要值四千元左右。髻上並插一根碎鑽鑲的髮飾。

也。值。二。百。多。元。但。是。屍。身。上。一。樣。也。沒。有。諒。必。都。被。凶。手。拿。去。這。樣。看。來。凶。手。必。是。見。財。起。意。纔。把。伊。戳。死。的。你。以。爲。怎。樣。俠。公。淡。淡。的。答。道。是。與。不。是。現。在。不。能。說。定。不。過。凶。手。也。許。不。是。見。財。起。意。却。爲。着。別。的。原。因。把。伊。害。死。祇。因。見。這。幾。件。飾。物。價。值。不。小。順。便。的。拿。走。罷。了。佩。之。道。甚。麼。別。的。原。因。呢。你。已。猜。出。了。麼。俠。公。道。甚。麼。原。因。現。在。連。我。也。不。曉。得。不。過。姑。作。此。說。方。纔。你。說。伊。在。三。年。當。中。未。曾。和。你。鬪。過。一。回。氣。夫。妻。間。的。愛。情。自。必。十。分。濃。厚。了。佩。之。道。是。的。伊。所。以。和。我。十。分。愛。好。的。原。因。大。半。是。由。於。感。激。我。一。來。因。我。花。去。二。千。多。元。把。伊。從。火。坑。中。救。出。二。來。是。伊。的。前。夫。常。來。需。索。我。都。是。有。求。必。應。這。話。是。伊。常。常。對。我。說。的。俠。公。道。伊。有。前。夫。麼。佩。之。道。是。的。伊。在。十。八。歲。那。年。便。出。嫁。了。因。夫。家。窮。苦。丈。夫。又。不。務。正。業。衣。食。都。不。周。全。這。纔。墮。入。火。坑。偏。偏。天。生。的。苦。命。忙。了。幾。年。反。借。下。許。多。債。在。嫁。給。我。的。時。候。竟。有。一。千。多。元。的。債。務。都。由。我。替。他。還。清。並。給。伊。的。前。夫。幾。百。元。兩。下。斷。絕。關。係。不。料。到。了。去。年。伊。的。前。夫。已。把。錢。花。過。又。來。向。伊。索。借。我。見。他。窮。得。可。憐。便。周。濟。他。一。些。後。來。他。竟。常。來。我。仍。沒。一。次。回。絕。他。大。約。在。一。星。期。前。他。又。來。了。伊。怪。他。不。該。常。來。分。文。不。借。又。罵。了。他。一。頓。他。便。恨。恨。的。去。了。那。時。我。剛。巧。不。在。家。是。伊。後。來。告。訴。我。的。這。番。話。俠。公。聽。得。很。注。意。等。他。談。完。忙。問。道。他。去。了。

之後。直到現在。可曾來過。麼佩之道。不曾來過。俠公連連點頭。暗自想道。這倒是個重要關鍵。呢。當下便向佩之問明。蕙芳的前夫的姓名。是吳阿福。又問佩之。可曉得他的住處。佩之說是曉得。便詳細的告訴。俠公。俠公也不說明。所以然。祇道你既來委託我。我自當替你訪拿凶手。你安心。等我的回信便了。

次日的中飯。後俠公尋着了。吳阿福的住處。先暗地裏探明。他近來的行動。纔和他見面。見他年紀。雖輕。形容却枯槁。不堪滿臉煙容。鴉片烟癮。諒必不小。問他。可曉得蕙芳被人戳死。屍身在野草浜中。發現他說。昨天晚間。纔聽人講過。俠公又問他。既已曉得。心中可有些酸楚。阿福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伊既不念昔日夫妻之情。又破口大罵我。我自然不可憐伊了。俠公假意的道。你這人未免太戩。伊雖罵你。不過是一時氣憤。倘再去懇求伊。伊未必不肯借給你一些。你爲何從被罵之後。便一逕不去呢。阿福恨恨的道。我發誓不再去了。看我可會得餓死。伊一朝得意。便神氣威嚴。不料也有今日的下場。俠公忽十分莊嚴的道。你莫笑話。我且問你。前天的中飯。前後。你是在那裏的。阿福一楞。道。我在家裏睡覺。俠公冷笑道。我已打聽明白。往常那時候。你果然在家睡覺。偏有前天的中飯。前後。你是趕出去的。趕往那裏去的。趕快直說。阿

福道：你問我做甚麼？俠公道：老實和你说，我並不是來和你軋朋友的那。不過是句假話。我實在是一位偵探，因為前天中飯前後你出去的當兒，正是蕙芳被害的時候，所以必須要問明你的去處。阿福聽了這話，臉色大變，喘喘着回不上來。俠公越發生疑，追問更急過了一會。阿福纔含糊着說是往某處茶館去喝茶的。俠公心想：往常那時候他都是在家睡覺，怎會偏巧前天出去喝茶？喝茶不是犯法的事，又爲何不早說？這顯係託詞，自然不信。仍緊緊的追問。阿福又說是去會朋友的，又說是去買物件的。他越是這般說，越可見是假話。俠公越發不信，追問越發急迫，並威嚇他道：你既說不出個確實可信的去處，可見你必是因那一罵之恨，趕去謀害蕙芳的那末，你便是殺人的凶手。我要立刻把你捉送官廳治罪了。阿福聽了這話，嚇得發抖，哭喪着臉道：我雖心恨蕙芳，但也不敢把伊害死，自投法網。前天我起身後，實在是到燕子窠去吸煙的，因為燕子窠是私設的，你又是官中人生怕說出來，你曉得了前去捕捉，我怎麼對得住那窠主？所以不敢直說。俠公道：往常你在那時候並不趕去吸煙啊。阿福道：是的前天因睡醒稍早，覺得骨節痠痛，所以便早早的趕去了。俠公又叫阿福陪往那燕子窠去，好問明那時候他是不是在那裏的。阿福怎敢不依，當即陪着同去查問。之後那時候，阿福果真在

那裏吸烟。直到傍晚纔去。俠公這纔把阿福放走。

阿福的去處。既經證明。俠公對他的疑心。自然消釋。那末。要訪查。截死蕙芳的凶手。自不得不另覓途徑了。俠公默想了一會。便去會劉佩。之問他道。請蕙芳吃中飯的女朋友。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佩之道。伊未說明。我也未問。但伊祇有三個女朋友。當下便把這三人的姓名住址。一一的告訴。俠公。俠公當即告別一家。家的前去查問。不料都是一樣的回答。說並無請蕙芳吃中飯的一回事。俠公不禁大奇。暗想。這三家都是上等人家。又決無謀害蕙芳的理由。自然不必扯謊。所說的。定是實話。但蕙芳怎麼說是到女朋友家去吃中飯呢。難道伊是扯謊麼。伊爲甚麼要扯謊呢。伊有不可告人的去處麼。尙果真是有那去處。和伊被害。我想定有些關係。祇是伊已慘死。又毫無線索。要查出那個去處。看來。着實不易。那去處。既查不出。要訪拿凶手。祇怕也着實爲難呢。

一連過了兩天。俠公仍訪查不出一些頭緒。心中很是焦急。這天吃過中飯。信步走到一家茶館上。喝茶。心中仍兀自盤算着。忽聽隔座有一人說道。人有霎時禍福。這話真是不錯。像前幾天野草浜中發現的那個女屍。在那一天的中飯前。我尙瞧見伊和一個少年男子走過我的。

店門前。誰知到了傍晚屍身已在浜中發現了。不過半天工夫。已有人鬼之別。人事的變化。是多麼快啊。俠公曉得他是說的。劉蕙芳原不介意。但聽他伊是和一個少年男子同行的。却不由得十分奇怪。心想正苦尋不出頭緒。這正是個重要的頭緒啊。當即搭起着和那人攀談。曉得他是姓陸。又問他那男子是甚麼形狀。他說那男子不過二十多歲。生得容貌美秀。衣服也很華燦。祇是說話的聲音略為暗啞。走路時兩臂搖幌得很厲害。俠公笑問他怎會看得這般清楚。說話的聲音也會聽見呢。他說他是在烟紙店裏當夥計。那男子曾向他買了一盒香煙。又笑着說。當時看見他們覺得兩人都很俊美。稱得起一對璧人。心中着實的豔羨呢。俠公暗想。聽他說那男子的形狀和聲音到很有些像朱悟良呢。忽的又想着道。朱悟良是當地的拆白黨。劉蕙芳怎會和他同行。這當中定有蹊蹺。默想了一會。已拿定了一個主意。又向姓陸的問明那煙紙店的所在。便匆匆走出茶樓。朱悟良的住處。俠公本來曉得。便一逕走到他家。朱悟良剛巧在家。他本來也認識俠公。二人見面之下。先說了些閒話。俠公便漸漸的拿話來試探他。但他十分狡猾。口風很緊。不露一些破綻。但俠公細察他的神色。却着實有些不安。便暗暗的點頭。後來俠公不再拿話試探。直截了當的質問他。他仍用浮滑而模稜的話來敷衍神

色却越發張皇。俠公因要逼他自己招認，便打電話給那姓陸的，請他來做證人。姓陸的來了。一見朱悟良，便道：「那天和那已被害死的婦人同行的，正是這人。」俠公接着便對朱悟良道：「你聽見麼？那天中飯時候，你既曾和那婦人同行，如今又已證明伊至遲是在中飯後被人害死的。因這時間上的關係，你已不免大有嫌疑。而況照你平日的行爲，這種事你儘能做得去。那末，害死劉蕙芳的凶手不是你是誰呢？事到如今，你已無可抵賴，不如爽快些直說罷。」朱悟良低頭不響。一會，蹀了蹀脚道：「好殺人抵命，有甚麼大不了呢？你聽我說罷。」在一個月前，我因瞧見劉蕙芳衣飾華貴，知道伊必是富家之婦，便設法的勾引。這雖是我的不是，也怪伊太無節守。不久，便被我的勾引上了。在這一個月當中，也曾私會過好幾次。我便趁這廝混得火一般熱的當兒，實行我的計劃了。在害死伊的前三天，我們又會見面。我便約伊那天午前出來，又叮囑伊務必打扮得格外富麗些。伊怕丈夫問伊的去處，我又教給伊就說到女朋友家去吃中飯。我再和伊約定，在半路上守候。到了那天，伊果如期而至。我們便一同步行到了野草浜附近的那片曠地，再順着一條小路走。那時伊曾一再問我到那裏去，怎麼走到這空野的地方。我都含糊應對。伊大概因真心信任著我，倒也毫不生疑。走了一段路，我又扯了個謊，說是走

得。很。吃。力。要。到。路。旁。樹。陰。下。休。息。一。會。伊。便。挽。着。我。的。膀。臂。走。上。那。瓦。礫。地。等。正。走。到。那。所。破。屋。的。門。前。我。出。其。不。意。用。力。把。伊。往。門。裏。一。推。伊。便。直。跌。進。去。門。裏。本。有。我。的。好。幾。個。伏。兵。又。出。其。不。意。先。用。刀。把。伊。刺。倒。再。把。伊。戳。死。所。以。這。回。事。造。意。的。雖。是。我。動。手。的。却。不。是。我。當。下。我。接。着。奔。伊。屋。裏。把。伊。的。飾。物。一。齊。除。下。又。吩。付。伏。兵。把。屍。身。扛。往。附。近。的。浜。中。沈。下。水。去。以。爲。可。以。不。發。現。出。來。誰。知。當。天。便。發。現。如。今。再。被。你。把。我。查。出。這。大。概。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罷。俠。公。又。問。明。他。的。同。黨。這。纔。把。他。押。往。檢。察。廳。去。

後。來。俠。公。把。這。番。情。節。告。訴。給。劉。佩。之。佩。之。聽。了。勃。然。大。怒。道。我。萬。不。想。蕙。芳。竟。會。改。變。心。腸。做。出。這。等。醜。事。真。覺。可。恨。我。憐。惜。伊。的。心。固。然。立。刻。消。除。乾。淨。再。要。罵。伊。一。聲。自。作。自。受。呢。俠。公。嘆。了。口。氣。道。這。纔。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罪惡之父

陶鳳子

「我要見見我母親的面呢。」說到這一句。素珠的聲音好似琴絃般的顫動了。壯甫微微笑了一聲。抬頭說道。你何以證明那老嫗不是你的母親呢。素珠道。伊那裏是我母親。伊如果是我母親。決不忍心教我幹這賤業的。伊既要我學唱歌曲。又要我應接狎客。稍有疏忽。就是一頓痛打。不瞞先生說。那鞭捶風味。好比家常便飯。每天止少要領受一回。可憐我斑斑傷痕。不

罪惡之父



能解開衣裳給先生一看。要是先生看了。也許替我傷心呢。先生世上無量數的母親。沒有一個不憐愛他女兒的。那裏有這種殘忍的母親呢。壯甫沒有回答。依舊低頭下去。輕輕的噓他肺葉中蘊積的一口氣。隔了半晌。素珠道。所以現在我來請求先生。要先生探訪我親生的母親或父親。雖則我在嬰孩時就被他們遺棄。現在或者淡忘了。但是知道我這般孤悽。這般痛苦。他們總要激發骨肉之情。疼痛起來。替我設法贖身。那時我可以跳出火坑了。壯甫抬起他布着苦笑的面龐。搓着兩手說道。不瞞你說。我劉某自從二十歲投身債

探界。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凡是疑難案子。一經我手。總可得到一個水落石出。現在。在。逢。到。你。這。案。子。可。就。束。手。無。策。了。痛。快。說。一。句。要。尋。見。你。親。生。的。父。母。比。駱。駝。穿。針。孔。還。難。就。是。在。這。杭。州。地。方。貼。滿。滿。城。的。仿。單。來。招。尋。你。的。父。母。仿。單。上。詳。細。書。明。招。尋。者。周。素。珠。本。地。人。現。年。十。八。歲。修。短。適。中。姿。首。絕。美。這。些。話。也。是。無。人。來。認。領。的。因。為。你。還。是。嬰。孩。時。被。他。們。棄。遺。的。中。間。隔。了。十。多。年。你。父。母。那。裏。再。能。認。識。你。呢。况。且。你。的。姓。是。你。假。母。的。姓。你。的。名。是。你。假。母。題。的。你。父。母。那。裏。知。道。周。素。珠。就。是。他。們。的。女。兒。呢。女。士。當。知。我。們。做。偵。



探的止少。要得到一二件關於案情的事物。那案子纔有線索。可尋。現在這案空空洞洞。漫無着落。就是福爾摩斯再生也只好敬謝不敏了。女士恕我。我簡直無能為力。素珠聽到這裏。兩顆淚珠。就離開伊的眼眶。還繼續不斷的落下來。伊把水汪汪的淚眼。望着窗外渺邈無盡的天。悲聲喊道。我的父母啊。既生了我。怎麼又把我拋棄你們也。太忍心了。咳。我那裏禁得起這般磨折。你們既不來領我回去。我只有……只有一死。說到這裏。一陣酸楚。充塞住伊的喉管。再也說不下去。只把頭斜枕椅背。儘量的呼吸。壯甫臉上的苦笑。頓時斂。

了。呆呆的望着素珠。也找不出什麼話來。隔了一回。纔緩和地說道。你父母把你拋棄。大概也盲從著社會上重男輕女的風俗。盲從這風俗的人。世上不知有多少。我也是其中一個。你要怪風俗的不良。不要單責你的父母。啊。女士。你且回去。容我考慮一番。如果有着手之處。當然可以滿足你的要求。在他說這句話。不過安慰伊的心罷了。其實是毫無把握。但是素珠聽了。已儘夠伊的欣慰。揩了揩眼淚說道。先生。我不知如何謝你。只得待我父母來時。由他們謝你了。如果探得了他們的蹤跡。還要請你從電話中通知我。我好立時去會

罪惡之父



晤他們。先生。再會了。壯甫沒有話可以回答。只得微微點頭。最後他立起身來。也說了一聲再會了。明天下午。素珠又忽忽的到壯甫家中來。伊劈頭就問道。先生。你打電話來招我。難道已經找得我的父母麼。壯甫不覺失笑道。你看得天下事太容易了。那裏有一宵之隔。就能達到你的願望呢。女士請坐。我有話相告。素珠不期的嫣然一笑。就在昨晚所坐的椅子坐下。說道。我未免太心急了。這話不錯。天下事那裏有這樣容易呢。先生。你不來招我。我也要來會你了。因爲有一樁急迫的事情。要來報告先生。壯甫

道。什麼事情。你可以先說。素珠嘆了一聲。道。這是我命苦。所以有如許磨折。先生。在我報告這事之前。應當把我關於婚姻的私願。略說一下。我雖是妓女。還知自愛。只須有正當職業。誠實性情。無論何人。我都願意嫁他。可是不願意做妾。所以當時有些大腹賈。貴公子。要討我做妾。我當面就回絕了他們。不道今天早晨。有一人上門來。找我假母談話。只說他的朋友姓張。現在北京做官。上月間到西湖來游玩。曾在那裏見過我一面。很合心意。當時因公事。羈身。忽忽北上。不及到我院中來盤桓。現在他接到張姓的信。託他向我假母談判。



願出重價。討我做妾。他們譚到這裏。大約我假母恐防被我聽得。就同了那人到自已房中去譚了。以後譚些什麼。不得而知。但是事後假母笑嬉嬉的向我笑說。你交了運了。有貴人相逢了。就可知他們的談判。怕要成爲事實罷。先生要我。做張姓的妾。是萬萬不依的。但是萬一成爲事實。究竟一個弱女子。有多大能力。可以抵抗官家。這如何是好。況且我生長在杭州。我父母當然也在杭州。如果被張姓帶往北京。我就遠遠的離開我父母了。此生此世。那裏再能同他們見面呢。我不願隨張姓去。我願意到父母那邊去。先生。你快快替我

探訪我父母。這事實實在刻不容緩了。壯甫卻毫不爲意。慢慢的問道。你可曾看清那人的面貌麼。素珠道。那人起初在客堂中譚話。我在廂房。只見他的背後。後來那人到假母房中去。也不會留心他那時出去。所以倒不會見他面貌。壯甫微笑道。你也不必着急。告訴你罷。那人不是別人。就是我呢。素珠嘆喏的一笑道。就是你麼。我倒擔了一夜心事。這纔叫庸人自擾了。壯甫道。我正爲此事要告訴你聽。所以打電話招你來。我本來因爲明天是我亡妻的週年。要去掃墓。所以這幾天預備祭品。很是忙碌。不能分身。但是既受了你委託。併



且很迫切。不得不忙中偷閒。到你那裏去走一遭。我此去的目的。是要向你假母探出你的來歷。因爲知道你的來歷。纔有蛛絲馬跡。可以探索下去。就不難找得你父母蹤跡了。當時我同你假母譚了一回。後來伊領我到房中去。低聲問我。那張姓肯出多少身價費。我說他是個財主。你要多少。就是多少。伊說。止少要一萬圓。我說就是一萬圓出些頭。也可以的。不過我要問你。素珠。是你親生的呢。還是領來的。伊說。自己親生的。我就起身要走。伊慌忙攔住。問我何故。我說張姓的脾氣很古怪。他最恨自己的妾。同娘家往來。纏擾不清。所以

他信上關照我。如果素珠有親生的父母。此事可作罷論。你既是素珠的親生母。也不必往下譚了。伊急忙說。方纔我是謊話。素珠是我從嬰孩時領來的。將來嫁了。恩盡義絕。我決不來纏擾。我說我不信。你現在纔是謊話呢。伊說素珠確是從城內育嬰堂領來的。如有謊話。天誅地滅。我聽了這話。不免失望。因爲人家拋棄嬰孩。都送往育嬰堂。那堂中嬰孩。不知多少。况且已經隔了十多年。那裏再能探聽得出你那时的底細呢。我靜默了一回。只得搭訕說道。這樣說來。姓張的一定要討素珠。你好福氣。可以發財了。伊笑迷迷的說道。這小



妮子纔領來時。就有發財之兆。如今果然應了。我覺得奇怪。就問應了什麼兆。伊說。當素珠領來時。解開衣裳。見伊小小的腿上戴着一隻金鐲。這豈非發財之兆麼。我想你被父母遺棄在堂裏。定隔不多幾天。就被你假母領去。否則如隔上了幾天。堂中保姆定要替你換衣。見了這金鐲。那有不吞沒的。可是這事真奇怪。爲什麼你父母在你腿上要戴一隻金鐲。這定是預備要領回你時。可以有個證物。或者在這鐲上找得到你父母也未可知。當時我就說。這金鐲既是發財之兆。你要好好保藏。纔是伊指着床頭一隻白皮箱說道。是呀。所

以我還藏在這隻箱中。我聽了這話。就說我寫信去報告張姓。你靜待好消息就是了。說着就出門回來了。女士你的來歷。我已經設計探得了。要探得你父母。非在那隻金鐲上研究沒有旁的方法。你回去後。可以悄悄地在白皮箱中。盜取那隻金鐲。如果到手。你急速拿來給我。看天將晚了。你就回去罷。素珠聽了。又是悽傷。又是欣慰。也不知說些什麼話是好。當伊起身時。只說了一聲我就回去了。

斜陽如醉。在他圓圓的臉上。烘着紺絳顏色。秋風一陣一陣的吹着。幾枝白楊。很無力地東搖西歪。紛紛亂亂的把他枯黃葉

罪惡之父



子灑向壯甫的禿頭上。但是壯甫並不覺只屈了身子。在他亡妻墓前。燒化紙錠。在濃煙氤氳中。忽然穿過一個人來。喊道。先生怎麼還不去啊。壯甫嚇了一跳。擡頭一看。正是素珠。詫道。你怎麼找到這裏來。素珠道。方纔我到你府上去。你僕人說你。在這裏掃墓。併且指點我道路。說離此不遠。有幾枝白楊樹的。就是你夫人墓地。先生。你不是說得到了金鐲。教我急速來看你麼。我恐防就誤了大事。所以冒冒失失。找到這裏來了。壯甫道。你得到了金鐲麼。素珠道。因為得到了。所以來找你。先生。好險啊。方纔我假母離開房中。我再也不能

耐了。急急開了箱子。翻到底下。果見這隻金鐲。我就藏在衣袋中。纔把箱子關好。我假母進來了。我就推託買物外出。一直來到這裏。先生。你如果在這金鐲上研究得出我父母蹤跡。就請告訴我。我還要去見他的面呢。說着。就在衣袋中掏出金鐲。交給壯甫。壯甫拿金鐲湊近眼前。在殘陽掩映中。細細的看了一回。他的面龐忽然紅了。忽然白了。最後變了灰色。同死人一般。悽惶地說道。你的父母有了着落了。素珠聽了這句。萬分安慰。臉上充滿着笑意。急忙說道。他們現在在那裏。我立時找去。先生。你快快告訴我呢。壯甫道。告訴你罷。我



……他說到這裏。又縮住了。素珠焦急道。你快告訴我呢。壯甫很興奮地說道。我告訴你罷。孩子。你不要吃驚。我就是你的父親啊。他又指點墳墓。接着說道。我索性告訴你罷。孩子。你不要傷心。這裏的長眠人就是你的母親啊。素珠的面色變了。只呆呆的看着壯甫。顫聲道。這……是什麼話呢。壯甫長嘆了一聲道。我成了天地間的罪人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也可以當做罪人的供辭。這鐲金隻本來有一對。是我同你母親新婚時。我給你母親的。當時我們的愛情正濃。所以我特地在鐲上各刻着一對鴛鴦。下面還記着結婚的日

子教伊好好保存當做我們的永久紀念。不道後來忽遺失了這一隻到現在還能落在我手這是冥冥中要證明我的罪惡。啊當時我也盲從了重男輕女的風俗以爲生了男孩將來可以防老要是女孩不但沒有利益什麼臨到嫁了還要替他備嫁妝這真叫做賠錢貨所以我向伊說明生下女孩立時就拋棄到了我三十二歲時伊就生下了你我因爲你是女孩當然不許留養那時我在軍營裏當偵探員過了數天回去見你依舊在伊的抱懷中我頓時大怒向伊說道你要他你去養他我不管說着憤憤的去了隔了一天回去知



道伊已經把你拋棄伊也不向我提起只哭了不休我看了這個情景也有些傷感暗暗懊悔只得安慰伊幾句併且教伊此後不必提起你免得傷心後來我們果然絕口不譚好似沒有生你這一回事不道一波初平一波又起一天我回到家去偶然檢點箱子只見兩隻金鐲單賸一隻了我就問伊伊的神情很慌張囁嚅道大約被賊偷去了我想箱上加鎖的賊那裏好偷就是偷了何不一併偷去怎麼還留下一隻呢想了一回忽然想入非非以爲我難得回家伊不要幹下曖昧的勾當那遺失的金鐲或者是伊贈給姦夫了越想想越

疑。越。疑。越。真。當。時。氣。憤。極。了。也。沒。有。話。可。說。起。身。就。走。到。了。營。中。立。即。寫。了。一。張。紙。條。差。人。送。給。伊。看。那。紙。上。大。概。說。我。不。願。同。你。這。無。恥。的。蕩。婦。偕。老。限。你。即。日。離。開。我。門。否。則。你。性。命。不。保。到。了。夜。間。忽。然。僕。人。喘。息。奔。來。說。伊。自。縊。身。死。那。時。我。神。經。一。振。頭。腦。立。時。清。醒。知。道。我。錯。疑。伊。了。慌。忙。趕。回。家。中。抱。了。伊。的。屍。身。痛。哭。一。回。草。草。成。殮。就。葬。在。這。裏。現。在。我。明。白。了。原。來。伊。是。把。你。拋。棄。在。育。嬰。堂。恐。怕。你。被。貧。家。領。去。所。以。拿。一。隻。金。鐲。戴。在。你。的。腿。上。好。教。人。家。質。錢。替。你。買。些。吃。食。買。些。衣。裳。免。得。你。受。飢。寒。因。為。那。金。鐲。我。教。伊。好。好。保。



存。併。且。相。約。此。後。不。必。再。提。起。你。所。以。當。時。我。問。伊。只。得。推。託。被。賊。偷。去。了。但。是。我。現。在。不。看。見。這。隻。金。鐲。那。裏。能。夠。推。想。得。出。伊。的。心。理。呢。咳。我。爲。了。重。男。輕。女。一。念。之。錯。以。致。我。妻。含。冤。身。死。以。致。我。女。兒。流。爲。妓。女。我。的。罪。惡。實。在。擢。髮。難。數。了。他。說。到。這。裏。禁。不。住。老。淚。簌。簌。落。下。悲。聲。喊。道。我。的。妻。啊。我。對。不。起。你。他。就。跪。倒。在。墓。前。捧。着。面。烏。烏。咽。咽。的。哭。了。素。珠。的。神。經。當。時。也。變。了。麻。木。只。覺。眼。前。一。陣。昏。黑。身。子。恍。恍。惚。惚。站。立。不。住。就。撲。倒。在。墓。旁。隨。把。慘。白。色。的。面。頰。偎。着。墓。土。依。舊。發。出。琴。絃。般。的。聲。音。道。我。要。見。見。我。母。親。的。面。呢。



孫曉萊可算得一個武世家。他父親士錡，少年時曾得名人傳授，練得一身好武藝。曾經做過鏢師，以保護往來行旅爲業。在北五省江湖上，沒有不曉得他的。大名的，無論客人帶着成千累萬的財物，車子上，只要插了他的旗號，盜匪見了，便不敢下手。因此一班大腹賈，都要來請教他。二三十年工夫，所得的酬勞不少。士錡回到家鄉，置了些田產，狠可以溫飽。士錡想着這件行業，乃是與小人作對的事，總不免危險。到了六十歲上，便閉戶教子，不再出馬。這時曉萊已經二十幾歲，武藝固然是家學淵源，就講到文學，也有了根柢。當這時局多事的時候，他所住的鄰近匪黨極多，慕着他的本領，都來拉他入黨。士錡都叫他一概謝絕。曉萊性本好奇，又自己仗着男兒好身手，未免不甘沈寂，總想做一冒險驚人的事業，纔不枉人生一世。

這天天已傍晚。曉萊正拿了一本偵探小說看著。忽聽見他父親在自己房裏連喊怪事。忙走過去看時。見老人家站在窗前。手裏拿着一張卡片。臉上狼露着驚惶的樣子。卽走近身。旁見卡片上面寫着（暫借綠珠一用）六個大字。後面又署了一個神字。房裏所放的保險鐵箱和一隻舊書箱門都開着。裏面的東西翻得七零八亂。還有一隻小錦盒子丟在地板上。忙問東西可被他劫去了。麼士錡道：你不看見錦盒裏面已經空了。麼這綠珠雖然沒有什麼用處。乃是祠上傳留下來的至寶。所以特做這錦盒收藏着。倘若不能保存。我一生的名譽豈不從此掃地麼。曉萊道：除了綠珠以外。可有什麼東西失去。麼士錡道：我已經檢點過一回。所有錢鈔契據一無所失。曉萊道：這綠珠可是放在鐵箱裏。麼士錡道：這事我防備了。已非一日。因爲前幾天我無意中在案上得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准定今晚要來偷這綠珠。叫我小心。我曉得保險箱是匪人最注意的。所以將這綠珠取了出來。改放在舊書箱裏。或者可以倖免。打算到了晚上。我再來坐守。看他究竟怎樣偷法。豈知纔走進來。房裏已糟蹋成這種樣子。綠珠早不翼而飛。書箱上便插着這張卡片。這就是已往的情形了。他既有本領。盜去我倘若沒本領。取回這地方還能住下去麼。曉萊道：這事不用父親費心。等我先去試試手段。如果偵探不出。

父親再出去不遲。士錡點頭道：「你去歷練歷練也好，便把前回那字條和卡片都交給他作爲研究的資料。」

曉萊見他父親應允，心裏狠爲歡喜。拿了這兩張東西，回到自己房裏，仔細觀看。見那張字條上署名地方，乃是一個純字，就是筆跡也完全不同。心裏大爲詫異起來，不知是一人所寫，有意佈這疑陣呢？還是兩人寫的彼此不相關照呢？若說是一個人，不應該前後用兩個名字；若是兩個人，究竟還是同黨呢？還是兩起呢？若是同黨，不應該互相爭奪；若是兩起，不應該說都想偷這一粒綠珠，而且又同在一個時候走來，并就地上的腳跡看起來，又明明只有一個人。這綠珠究在那個人手裏呢？這裏面很有研究的價值。從這天起，實行在外面查訪消息，還是訪了兩個多月，竟是毫無頭緒。

有一天，曉萊無意中走進一家小茶館，泡了一碗茶坐下。看見隔壁桌上有兩個人正在那裏談得很爲機密。忽然又來了一個胖大的人，兩人忙立起來道：「純哥，我們好久不見了。聽說你已經入了黨，不知你可是得了綠珠？那胖人連忙拉了兩人，便走好像怕被旁人聽見似的。曉萊聽他們叫他純哥，心裏忽然一動，他想一定是那個人了。後來又聽見說到綠珠，便決計

要。跟。去。偵。查。這。時。候。他。們。三。人。已。經。走。出。店。外。便。也。立。了。起。來。跟。着。出。去。那。三。人。在。路。上。一。面。走。一。面。說。聲。音。極。低。一。些。也。聽。不。出。來。走。到。一。處。三。叉。路。口。他。們。便。分。別。去。了。曉。萊。注。意。着。那。個。胖。人。所。以。仍。舊。跟。在。後。面。那。人。也。似。乎。沒。有。在。意。只。願。往。前。走。着。但。是。越。走。地。方。越。荒。野。心。裏。倒。有。些。恐。慌。起。來。正。在。進。退。兩。難。忽。見。那。人。伸。起。一。隻。左。手。臂。膀。上。露。出。一。個。十。字。印。記。曉。得。是。某。黨。的。記。號。正。要。退。回。脚。底。下。就。像。抽。去。了。一。塊。板。似。的。早。跌。在。一。個。坑。裏。這。坑。底。又。是。很。深。伸。手。摸。不。着。頂。四。面。都。是。鐵。的。牆。壁。此。時。就。有。飛。天。的。本。領。也。無。從。施。展。想。着。這。種。荒。野。的。地。方。走。路。的。人。是。不。會。到。的。就。是。喊。破。喉。嚨。也。沒。人。聽。見。除。了。閉。目。等。死。更。無。別。法。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看。見。一。盞。燈。從。上。面。挂。將。下。來。曉。萊。朝。上。一。看。見。是。一。個。道。人。模。樣。滿。面。笑。容。知。道。決。不。是。黨。裏。的。人。又。聽。那。道。人。說。道。快。拉。了。我。的。燈。上。來。罷。曉。萊。便。伸。兩。手。綴。燈。道。人。將。他。救。出。洞。外。曉。萊。急。於。要。知。道。他。的。來。歷。便。開。口。問。道。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那。道。人。搖。手。叫。他。不。要。開。口。拖。住。曉。萊。的。衣。襟。便。往。前。走。不。知。經。過。多。少。路。程。但。覺。得。脚。底。下。走。得。比。平。常。爽。快。的。多。不。一。刻。便。到。一。處。地。方。是。一。個。山。洞。裏。面。有。一。間。精。緻。的。房。間。道。人。便。叫。他。坐。下。自。己。從。一。隻。櫥。裏。拿。出。一。隻。盒。子。來。曉。萊。看。了。不。覺。呆。了。原。來。這。盒。子。便。是。那。隻。放。綠。珠。

的錦盒。曉萊心想這盒子不是在我家裏麼。怎會到這裏來。那時道人已經將錦盒開了。拿出那粒綠珠來。向着曉萊道。你看可是原物麼。曉萊這時候真不知怎樣的歡喜和奇怪。便逼著要問他名字。道人笑道。你只要記得一個神怪的神字便了。曉萊忙道謝不止。道人道。你也不必謝我。因為吾做這件事並非完全爲你。却一半是爲我自己。倘然你能夠允許我一件事。我便將綠珠還你。曉萊便忙答應道。我既然蒙你救命。並且還將綠珠還我。我那敢不答應你呢。請你吩咐罷。那道人道。我現在先要將我的歷史略說一說。我本來也是那十字黨的黨員。因爲他們的行爲很不正當。所以不願替他們出力。後來被黨魁驅逐出來。心中十分憤恨。便立志想破除他們的惡黨。一則可以報我私仇。二則也可以替社會去一蠱害。可巧那時候有一個名叫王純鈞的本來也是江湖上的人。現在忽然要想入黨。要偷這綠珠去供獻黨魁。作爲入黨的介紹品。又因爲黨裏的規矩偷東西須要預先知照主人的。所以在那天先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案上。我當時便想我一個人的本領有限。要破十字黨還少一個有偵探學識的助手。所以便趁此機會先做了一隻同樣的錦盒。在那天傍晚先偷了綠珠。再把那空盒放在保險箱裏。我走了。曉得你如果要出來偵查。一定要落他們的圈套。到那時候再來救你。便不怕。

你。不。答。應。幫。助。我。了。非。但。遂。了。我。的。志。願。綠。珠。也。可。以。安。全。了。現。在。既。然。計。策。成。功。請。你。不。要。推。却。罷。曉。萊。聽。了。唯。唯。答。應。當。下。便。約。定。在。明。天。一。准。去。稟。明。父。親。實。行。幫。助。道。人。去。破。那。十。字。黨。曉。萊。回。到。家。裏。將。那。綠。珠。交。給。父。親。收。好。將。這。事。說。了。一。遍。他。父。親。也。很。歡。喜。曉。萊。到。這。個。時。候。方。纔。明。白。那。天。來。的。竟。有。二。人。那。道。人。先。來。等。得。純。鈞。來。拿。已。經。剩。了。空。盒。純。鈞。見。是。空。的。便。丟。在。地。上。走。了。因。爲。道。人。練。就。飛。行。的。工。夫。所。以。地。上。並。沒。有。腳。跡。當。下。疑。團。全。釋。後。來。十。字。黨。既。歸。消。滅。當。地。人。非。常。感。激。談。起。來。沒。有。不。曉。得。還。珠。這。件。事。的。

事實探案和偵探小說

芝岩

我們如果處于第三者的地位。去瞧着盜賊或是殺人犯做了一件案子。再瞧那偵探施展探案的手續。一定像暗中摸索一般。要使我们失笑。即使請教了一位神智超人的偵探。至少也要繞道走些遠路。才得破案。至於偵探小說的因果。只是作者記載他理想的幾頁成功史而已。他的意志。全在乎介紹一位筆底下的出色驚人的偵探。講到描寫那些盜賊奇怪精緻的片段。只是烘雲托月罷了。



金阿四一壁向前行著。一壁遮遮掩掩的。只揀那黑影處而趨。生怕被人瞧見似的。原來他在賊黨中聲名頗是浩大。警署中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此時在這黑夜之中。又在這住宅聚集的段落中行走。如果被他們遇見。一定

醫賊病

茗狂

要起疑心。說不定要把他捉了進去。教他嘗嘗那黑獄中的風味。本來警署中人對他已下了好幾次的警告了。何況他此時身邊還有做賊的

傢伙。這是一般正經人所不帶的。即欲辯白也無從辯白起呢。他躲躲藏藏的。行了一會。已經到了陸家花園的西面。這是他的目的地到了。他並沒有什麼預定的計畫。也沒有專指定那一家去行竊。不過知道住在這一條街上的。都是些有錢人家。無論走進那一家。定有奇珍異寶。以及各種貴重物

品儘他攜取的。他在牆邊靜靜的躲了一陣。見街上已無車馬行人。萬籟俱寂。大地若死。一城的人都入睡鄉的了。他便又走了過去。在街後僻靜的所在。一家住宅的門前相了幾相。便偷偷設法走了進去。不過他兢兢在念。舉動異常留心。生怕驚動了什麼人。又想起了他臨出門的時候。他的二房東何家好婆曾對他說。你的氣色這兩天很不好。自己要步步留意纔好。伊是會相面的。說的話或者有點對。倒不可不仔細從事啊。一會兒進了屋中。到了窗前。便舉目向窗中一瞧。黑魃魃地。可瞧不見什麼。只知道靠牆似乎放了一張桌子。



但又不敢拿電筒來照。生怕被守夜人瞧見。也就在黑暗中。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窗搖了開來。從窗中爬進去了。忙又把窗帘掩上。免得外面有人窺見。然後拿出電筒。四下一照。只見這間屋。是和一間書室相連的。那邊開有一扇門。清清爽爽的。並沒有什麼家具擋著路。他便熄去電筒。摸索而前。就進了書室。又靜靜的聽了一會子。方再拿出電筒一照。見這間書室。很是廣大。四壁都陳列著圖書。還掛有幾張古畫。中間放了一張很大的書案。他就走到書案之前。抽出各個抽屜。搜尋一陣。都是些無用的紙件。並沒有什麼值錢東西。不覺

倒抽了幾口冷氣。又悄悄的在室中巡行起來。忽見那面牆邊放有一只小保險箱。這一瞧見心中不期大樂。想今晚可不虛此行了。這口保險箱中定藏有許多寶物。只要能把他撬了開來就可攜取如意了。想著就在這保險箱前踉伏下來。一手照著電筒。一手施展手術。原來這口保險箱是很尋常的。所以不上幾多時。竟被他撬了開來。那扇箱門也軒然大啓了。他纔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似乎表示他心中的安慰。隨又拿了電筒向箱中一照。一壁却不住在那裏念著裏面藏的是鈔票銀錢啊。還是金珠首飾啊。好如想發財的人當著

醫賊病



將要開彩的時候。正有不少的妄想呢。誰知他就這電筒之光向內一望。不覺大大失望。裏面既無鈔票銀錢。也無金珠首飾。只有幾捲不值錢的紙件罷了。他失望之餘。又把箱中一只抽屜抽了出來。瞧瞧。却又使他心中撲撲的跳了起來。原來裏面放了許多寶石古玩。他便一件件拿了出來。放在地上。又去開那面那只抽屜。却是上了鍵的。這倒不放在他的心上。便拿了傢伙。把來撬著。可是撬了半天。竟沒有把他撬開。不覺發怒起來。就死命的一用力。那抽屜竟應手而開了。他把電筒一照。果然不出所料。裏面都是鈔票。便拿了放

在衣袋之中去搜刮其餘的東西。正在這
個當兒。門鍵忽然一響。室中的電燈頓時
亮了起來。金阿四不由自主的驚呼起
來。四體也戰個不了。想要去衣袋中掏他
那根鐵尺。但是還沒有掏出。眼中忽又有
所見。於是手又放了下來。很驚皇的退到
牆根口中又驚呼起來了。

二

金阿四此時如見屋主人。或是屋中的僕
役。穿了睡時的衣服。拿了手槍。或是別種
器械走來。那倒也是意中之事。不足為奇
的。誰知却并不是如此。他如今所見的。乃
是兩個長人都穿了白色的長袍。面上用



白布包了起來。只露出兩個眼睛。一個鼻
頭。手上戴著異樣的手套。都拿著手槍。這
一來把他嚇得什麼似的。差不多嚇得魂
靈兒都出了竅了。忽又想到何家好婆的
說話。如今恐怕要應了。照這個樣子如何
還逃走得來呢。不覺就脫口驚呼道。這到
底是什麼。這到底是什麼。這時站近門口
那個長人。走前了一步。沉聲說道。快把兩
手舉起來。否則我要開槍了。金阿四把嘴
唇舐舐。一句話也說不出。也就乖乖的把
兩手舉起。那一個長人笑著說道。這個賊
人倒來得正在恰好時候呢。說著就向書
案旁一張椅子指指。金阿四就走了過去。

二人齊聲吩咐道。坐下。金阿四只得乖乖坐下。兩膝却仍戰個不止。二人仍拿槍對著他。又走了過來。在他面前立著了。可是除了烏黑的眼珠及鼻尖外。仍瞧不見他們。什麼。二人又對他靜靜的相了一陣。後一人就向前一人做一個手勢。似乎教那人發言。前一人就說道。我如今有話問你。你要好好兒回答。你也同尋常的賊人一樣。要來這裏行竊麼。金阿四戰聲道。這個你大概可以瞧得出來了。那人又問道。你爲何單看中了我們。到我們屋中來呢。金阿四道。這倒沒有什麼特別原由。我以爲這裏很像是個富家。所以想來試試手了。

那人道。你以爲我能相信你這番話麼。金阿四道。這番話確是真的。你怎麼不相信。我確是偶然選中了這裏。就從窗中走了進來。誰知却被你們捉住了。這也是我的命運不佳啊。如今你們除了將我交付警察之外。想來沒有別的法子罷。那人聽了。不覺放聲大笑。後一人也跟著笑了起來。先一人又說道。我們如果將你交付警察。這未免太好了。漢子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啊。因爲交付警察。不過教你受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的拘囚。天下那有如此容易的事。金阿四道。你們如果以爲容易。那麼……那人忙止著他道。你且不必說。我們要

你吐露實言呢。你在保險箱中到底要找什麼東西啊。金阿四道。不過銀錢珍寶罷了。那人道。你不必說謊。你不必自認爲尋常小偷。拿來蒙混我們了。我是知道你的來意的。你還是老老實實說了出來罷。你就是不說。我也會和你的同黨去辦交涉呢。這幾句話一說。金阿四更加驚恐起來。想這兩個身穿長袍白布裏面的怪物到底是何許人。他們又誤認我是什麼人啊。或者要有不相干涉的事情牽連到我身上麼。一壁也戰聲說道。我確是一個偷兒罷了。那人道。這個我們決不相信。如今我也不不要問你姓名。因爲你一定要捏造了。



回答。問與不問相等的。金阿四道。那麼你還要問什麼話呢。那人道。我要問你。你到底住在那裏。金阿四就把自己的住址告訴了他。那人道。你不是新從蘇州來麼。金阿四道。我從沒到過蘇州。怎麼說從蘇州來。那人道。你在這個城中住了幾年了。金阿四道。八年了。那人道。那麼你到這個屋中。確沒有什麼特別原由。並不是什麼人雇用了。你來盜取一種物件。或一宗文件麼。金阿四道。先生。老實對你說。確沒有這種事。我不過偶然來這裏行竊罷了。那人把頭搖搖道。我總有點兒不相信。後一人也道。這一定是謊話。你又何必廢去這寶

貴的光陰。和他作這種無謂的問答啊。我們如今拿相當的方法懲治他就是了。先一人就向金阿四呼道。站起來。金阿四聞呼。又是一震。就乖乖的站了起來。那人就拿了一條繩索。走上前去。把他反翦兩手。綁了起來。向對著外面那扇門推了去。金阿四驚問道。你要推我到那裏去啊。那人道。我要教你嘗嘗我的手段。知道這裏是不容易來的。并教雇用你的人。也知道知道。你已遇了怎樣的事情了。使他下次不敢再遣人來呢。金阿四聽了這番話。更加驚懼的了。不得忙道。沒有什麼人差我來呀。那人喝道。快閉住你的口。你再敢響一



聲。就要對不住你了。金阿四這纔默不敢聲。他們就把電燈換息。黑暗中經過一個穿堂。把他推擁著上樓。一會兒到了一間室中。把電燈換上了。金阿四忙放眼一瞧。見是一間小室。有兩扇門。一扇小窗。靠壁放了一張沙發。并几椅數事。并無別的陳設。此時就一人捉住了他。一人來搜他身上。把所有撬門挖壁的傢伙。電筒。鐵尺。以及從保險箱中拿來的鈔票。統統取了出來。笑著說道。你已用不著這種銀錢了。你已沒有使用銀錢的日子了。這幾句話。知道金阿四心中更是撲撲的跳個不了。知道這一次定是凶多吉少啊。又聽先一人

對後一人說道。你且去瞧瞧。各事已準備好了沒有啊。後一人就推門走進隔壁那間室中。又把電燈換上。金阿四偷偷從外面望了進去。見室隅有一口大櫥。中間放滿了許多亮晶晶的東西。這一瞧不打緊。更使他身上索索的抖了起來了。戰聲問道。你們到底要幹什麼啊。還是將我交付警察罷。那人道。這個不能由你作主了。我看下次他們遣起人來。還得遣一個伶俐一點的呢。此時後一人又從隔壁室中走了回來。說道。諸事已預備好了。先一人道。爐灶已生好了沒有啊。後一人道。生好了。并已燒得很熱呢。先一人道。鍋中各種液



質已燒沸了沒有。後一人道。燒沸了。就是極堅硬的石頭投下去。也要把他融得一個稀爛呢。如今我們可以著手試驗了。這個人瞧來身體很強。倒是很好的一種試驗品。定有很好的結果啊。先一人道。你這話不錯。我們得了他。真是很有幸運的一件事情呢。融化人骨的藥水。你已預備好了麼。後一人道。也已預備好。單等動手了。先一人忽又扶著頭。作思索狀。道。待我再想想。還有甚麼事情啊。哦。當他未融解之前。所經受的痛苦。究竟達到若何度數。你也須好好兒記著呢。後一人道。這個自然。這也是試驗中一種很重要的問題啊。當

他們一問一答之際。金阿四聽了。更如萬箭攢心。心想完了。完了。我竟做了他們的試驗品了。一剎那間。就要皮消肉爛。尸骨無存。這是何等可痛的事情。他正在想著。二人又一推一挽。把他推向隔壁那間室中去。金阿四此時如牛羊將赴屠場一般。四肢軟絲。無力只索由他們擺弄罷。剛剛到得門邊。就有一種辛辣之氣。好似幾種液體燃燒了。發了出來的。直向鼻觀撲來。害得他的腦海中。也都有點昏騰騰了。等到走進室中。見除那口大櫥外。還有一具爐灶。上面蓋上一個大蓋。熱騰騰的噴出許多汽水來。旁邊還放了幾只箱子裏。



面都是玻璃瓶。一瓶瓶的不知裝的什麼東西。但聽先一人說道。一夜中竟舉行兩次試驗。似未免太過分了。然也是為一種科學熱所驅使。不得不。然啊。後一人道。這倒不要緊。并且這個人形狀很特別。把他試驗起來。很有趣呢。金阿四聽了。又驚懼得什麼似的。尖聲呼了起來。道。這是什麼地方啊。讓我去罷。先一人笑道。你如今是來得去不得了。你且為著科學界的公。共利益犧牲了自己。一身做一做我們的試驗品罷。說著。又伸出他長而且細的兩手。作勢比給他瞧。金阿四不禁又失聲呼道。你要弄死我麼。那你也沒有什麼好結

果一定要償命的那人道。這倒不見得。你偷若果如我們所料。是有人差你來的。那麼你就死了。他們也不敢說一字。如果真是行竊來的。那更無人知道你的結果了。並且我們等到試驗一畢。就拿一種液質。澆在你的身上。那你的皮啊。肉啊。骨啊。立刻就會化淨。不留一點痕跡。那還有誰會知道呢。金阿四聽了。知道沒有法子想了。忙又向他們哀懇。二人理都不理。只是捉著他不肯放。一會兒。又推他到了一張解剖所用的桌子之前。要把他的衣服脫去。綁在桌上。他此時真急得要死了。不知從那裏忽然來了一股蠻力。覷一個便就飛。



起一腿。死命向先一人踢去。那人忙向旁一閃。他就乘此機會。脫去他們的手。一路驚喊。狂奔出室。飛也似的。走下樓去。便聞跟著幾聲槍聲。却没有彈子飛來。此時他可早已到了樓下了。便奔出穿堂。開了大門。逃了出去。但是驚皇過甚。口中還不住的在那裏喊著呢。

此時樓上二人。見他去後。却都倒身安樂椅中。一壁把面上的裏帶解去。一壁拍手拍腳的笑了。起來。笑了一會。後一人就對先一人說道。博士這個頑意兒。幹得真有趣。比拿他送交警察好得多了。當時我們聽得了警鈴之聲。我忽想得了這麼一個

主意連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會想出來的。以後他再要到人家去。定要三思而後行了。這倒也是醫治他的賊病一個好方法。啊。先一人把頭點點。微笑無言。

三

金阿四剛剛逃出門外。忽與一個警士撞個滿懷。原來是聞了他驚喊之聲。奔了來的。他從前是最怕警察的。如今却幾乎把來當作親人了。牽著衣襟。喘息著說道。快救我。快快救我。這屋裏的人。要弄死我。



并活活的要把我解剖呢。我是一個賊。你送我入獄罷。我是到他們家中去行竊。被他們捉住的。那警察也帶著尋開心的神氣。笑道。你是一個賊麼。那是該應把你送到獄中去的。不過屋中的人。你倒不必擔心。這是著名解剖學家何聿生博士的住宅。啊。照你方才這一番話。看來他大概和你鬧頑笑罷。話剛說完。忽地驚呼一聲。又拿電筒向地上一照。原來金阿四已暈倒在地了。

偽牧師

徐卓呆

四五年前英國某監獄中。一個越獄的囚人。逃到一家牧師家中。牧師夫婦正睡着。囚人急忙脫去獄衣。扮了牧師。再在桌上。拏了一本大本的聖書。就此出來。他。想。向街上逃。不如向海中逃罷。於是暗中向海濱走去。到天明時。走到海濱。漁夫們還沒出去。他把沙上的小舟一推。跳到舟中。不料他一入舟中。方始曉得槳也沒有一根。他游泳雖不高明。只得跳入水中。可又不能上岸。正在躊躇。那小舟被潮水一送。漸漸流到外面去。他聽天由命。只有拉住這小舟了。

海岸的看守人。見一只有人的小舟。並沒有槳。已漂流到洋面去。都大驚。急急放船去搭救。一問他。他就說。我在船中讀聖書。不知纜繩什麼時候解去的。於是大家將這位虔誠的牧師。救到海濱。不料有人把這牧師銬起來。原來早被偵探識破真相了。



小集錦
念佛珠



卓呆

陸老頭兒把他的兒子從妓
破傢伙的屋中。這是沒有窗
院中拖回來。他自己氣極了。
戶的屋子。只有這一對門。因
忙將兒子鎖在一間向來堆
此內部光線也沒有的。他親
自鎖好後。獨自到書房中去
籌畫對付這兒子的善後方
法。想了一夜。還是沒有法子。

天明後。陸老頭帶了僕人陸福一同去開鎖。打算把兒子再叫出來。訓斥了他一番。然後看他有沒有悔過的樣子。方始可以再定辦法。不料陸老頭兒開了鎖。借着陸福手中的燈火光看去。不禁使二人大吃一驚。一同哎喲一聲。倒在地上。合家人聞聲而至。方知少爺已被人殺害。死在

那裏。於是一陣大亂。細細看時。少爺的腦袋已經割下。也不知那裏去了。不但四處尋不到。連附近也沒有一滴血跡。更奇怪的是那無頭的尸身。竟直立室中。不會倒下來。犯人一些不留痕跡。室內三面是水門汀牆。地上也鋪水門汀的。門依然好好鎖着。凶手從那裏進去。他的目的何

在。合家竟無人知道。當時老頭兒不過打算把兒子在這室內暫寄塵埃滿屋的地方。那裏想得到會有意外之事呢。到一面報告警局時。一面有人在室隅拾得一串念佛珠。大家十分詫異。因為他們家中沒有這件東西。一定是外面來的。或者與凶手有什麼關係啊。



陸老頭子全家的人爲著這事都弄得神經亂了。手足失措。一面自己在那裏察探。一面報告警局。一面還託一位鄰舍江先生去請偵探。江先生找著一位著名的偵探。報告一切的情形。那位偵探笑道。這件事還值得請教偵探麼。簡直是小孩子的玩意兒。江先生急得跳脚道。這是人命關係。何得說是小孩子的玩意兒。

偵探道。先生不要慌。聽我說。

罷。房子既然很堅固。門又沒有破。兇手從那裏來呢。一定沒有兇手。

江先生道。沒有兇手。何能殺人。

偵探道。不是兇手殺人。是他的少爺自己殺自己。

江先生道。自己殺自己。頭往那裏去了呢。又何以沒有血跡呢。

偵探道。頭並沒有落。血也沒有出。

江先生更奇怪的說道。這是

甚麼話。

偵探道。先生。他家少爺。那裏是自殺呢。只不過將身上的衣服向頭上一兜。扮一個鬼。嚇嚇陸老頭兒罷了。你試想想。人死了。還能殼立在地上麼。所以說他的頭並沒有落。只蒙在衣服的裏面。血並沒有出。所以地上沒有血跡。江先生道。這樣的把戲。一看便看穿了。爲甚麼他全家的人都看不出呢。

偵探道。陸老頭兒無意中一

見受了驚嚇。便嚇得暈死了。這是在人情之中的事。他的全家的人。看見陸老頭兒好好的倒在地上死了。又是怕。又是奇怪。又是悲痛。神經那有不亂的道理。神經一亂。那裏能穀知道他家少爺是在

那裏扮鬼嚇人呢。江先生點頭道。這話很有理。但是那串念佛珠又從甚麼地方來的。偵探正待回答。只見有一僕人。送上一個名片來。說是有客人在客廳裏等著。要見主

四
人。偵探看他名片。上面印著**茗狂**兩個字。又一行小字道。偵探小說家。那位偵探點頭。又回顧江先生道。先生請坐一坐。停一刻我再來和你談罷。



三

茗·狂·

偵探到了客廳。就見一個少年等在那裏。一問就是茗狂。

不免周旋了一陣。就聽那茗狂說道。我是久慕大名。特來

有求於先生的。我新近接編一種偵探世界。想多登幾種

有價值的作品。先生是國中第一位大偵探。想必經歷過許多奇案。也能敘述幾樁出來。發表一下麼。偵探道。這是你太誇讚了。我雖曾辦過幾樁案子。但無一件有敘述的價值的。不過今天却遇見一樁奇怪的案子。你也要聽聽麼。茗狂聽了。不覺眉飛色舞。就道。好好。請你快些講罷。偵探隨把方纔那件事。細細對他講了一講。茗狂剛剛聽完。就跳了起來。說道。你以爲這

是一件奇怪的案子麼。你以爲這串念珠來得不可思議麼。其實照我想來。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呢。此言一發。偵探倒驚詫著說道。怎麼說。這很容易解決的麼。茗狂道。容

而易之至。聽我講罷。你不是說這串念珠并非陸家之物。一定是外面來的麼。那麼在這房門緊閉窗子全無的室中。除了陸老頭兒的兒子關在那裏。還有誰走得進去。這是由他身上摸出來的。可不言而喻了。并且你不是又說那陸老頭兒的兒子是喜歡狎遊的麼。在這城中。尼庵最多。一般妖尼。濃裝豔抹。打扮得如妓女一般。時常出來勾人。陸老頭兒的兒子。保不定常往那裏走走的。那麼更可決定。這串念珠是由他從尼庵中取了來的呢。大概是和那班妖尼鬧得頑。偶然藏在身上。當他關在房中。要幹這鬼戲時。忽然想起。就摸了出來。丟在室中。用來混亂人家耳

目。人家不免就上了他的當。就把這種理解。對江先生說了。你說對不對啊。偵探聽畢。不覺恍然大悟。笑道。你的推測一點也不錯。一定是如此的。我倒幾乎被他朦混過了。這樣說來。這件案子。一點沒有什麼事情了。完全是鬧得頑笑啊。此時茗狂也起身與辭道。謝先生把這件案子告訴我。我得了這種資料。倒又可做成一篇滑稽偵探小說咧。

茗狂走後。偵探回到書室中。就把這種理解。對江先生說了。并說道。如今你回去罷。大概沒有什麼事情。我也不必去了。江先生倒很現出一種躊躇之狀道。這不過一種空虛的推測。那裏就作得準。你還是同我去瞧瞧罷。并且也從沒見過。偵探探案。連出事的地方都沒有踏勘。憑著三言兩語。就可解決的呢。偵探笑道。你不知道。這是一樁特別案子。所以不得不用特別探法。如今包已無事。你快些回去罷。我是一定不去的了。不過還有一句話關照你。將來在這串念珠上。恐怕仍要發生什麼事情咧。江先生無奈。只得辭了出去。口中却咕嚕著說道。這位偵探真特別。真滑稽。偵探不去理他。却也在那裏自言自語道。這茗狂真是奇怪極了。怎麼名片上單刊著茗狂二字。下面又刊著偵探小說家。這樣稀奇古怪的。到底算什麼路數。莫不成他是個有神經病的麼。

五分鐘小說



碼頭竊案

禹鐘

這天黃昏的時候。人們晚飯都吃過了。在那永盛碼頭上。獨自站着一個人。臨水仰望。那天上的星月都懶洋洋的。從雲罅裏攢出來。那人是個

五分鐘小說

士流的模樣。年紀約在三。十。左右。他的全身都浸在微茫的夜色裏。站了一回。復又緩緩的把步子踱着。似乎等候什麼人似的。

這當兒。碼頭上雖然有幾艘輪船停着。但都停得很固定。並無預備開駛的樣兒。那麼那人決不是搭船的。可想而知。他大約是迎接遠路來的朋友而來的。不過現在不是船到的時候。他一個人靜悄悄的。在此究竟是爲了何事啊。靜夜中的水聲。微微的盪着。星月照在水面上。約略見些水紋。遠處的燈光也疎疎的放着亮光。那人從久叙的時

間中忽然嘆了一聲道：好夜景啊。

輪船碼頭是個最易變換境地的所在。在輪船到的當兒，一霎時人們便擁擠得不得了。不到一個鐘頭，趁客咧搬運行李的脚夫咧接客的人咧，都紛紛的散去了。除了輪船停着外，碼頭上但有沉寂的空氣和流動的水聲罷了。那人這時在碼頭上躡來躡去，默默的忖道：輪船這個東西，究竟是爲着來的人效力。

的呢？還是爲着去的人效力？的碼頭雖然不動的，可是一回兒熱鬧得什麼似的一回兒，又冷靜得這般。這幾層意思，很可以做入小說裏，倒是一種有味的事情。我回去便照這樣去描寫一下罷。

原來，那人是到碼頭上來做小說的，並不是迎接遠路來的朋友和等候什麼人。他正在忖得有味時，背後忽來了一個偷兒。一見那人，在此躡來躡去，大約有些心事，看來四面並不有些微的行李。知道這人不是輪船上的搭客，窺伺了一回，便想去從他衣囊中試試手段。

後來那人離了永盛碼頭回到家裏，衣囊中忽然失去了一只皮夾。那皮夾中並不藏着銀洋和鈔票，只有幾張沒有做完的文稿。他竭力思索這皮夾在什麼時候失掉的，想了好久，才想到碼頭上本來常有偷兒往來的。我這皮夾大約就在那裏失去的，但

那個偷兒未免運不在宮盜了。這一只空皮夾去有什麼用啊。還有幾張文稿更是沒用了。但這麼一來倒可以使

那偷兒知道凡是做筆墨生涯的人都是些窮漢。以後遇見了斯文的人便不再去覬覦了。

却常態了。便道：「夫人別忙。且甯靜一回兒。」伊一聽露出失望的形態道：「那麼先生不應該和我一同去麼？」



怪房客

香島漁郎

毛偵探道：「這層現在還不能說定。但是第一步手續就是請你把詳細情形講個明白。然後再定行止。」伊停了

一個中年婦人很匆忙的去

請你細細的講給我聽。」那

一回才開言道：「我是一個寡居。先夫故後。幸虧留下幾

見毛理平偵探道：「先生我

婦人喘息道：「可怕啊。他們

處房屋才使我和兩個小女

簡直要嚇死了。請你快些替

快鬧出人命來了。唉。先生快

的衣食無缺。近來雖然生活

我想法子罷。」毛偵探很

跟我去。」毛偵探聽了伊

日高虧得房租也隨著飛漲

鎮靜的移一把椅子教伊坐

這含糊而沒有次序的話。知

道伊爲著恐怖過度所以失

了才緩緩問道：「甚麼事呢。」

道伊爲著恐怖過度所以失

因此母女們還敷衍得過。——毛偵探見伊說了許多廢話，還沒歸到本題，就不耐煩道：「請你簡捷些講罷。」婦人連聲說了幾個「是」。又繼續道：「上月裏有一個姓陳的漂亮少年，同著一個僕人來租定我家對門的一座石庫門房子，但那少年的行徑却異常詭秘。起初見他早出晚歸，我以為他是個商界中人，後來又見他接連著數日不歸，我還疑他少年荒蕩。

誰知有幾天竟天沒有亮，已出去了，直到九十點鐘再回來安睡，又時常整日不出去，做甚麼事，因此我動了疑心，便不知不覺的去留神他。」——毛偵探插口道：「你既不是和他同居，怎麼知道得這般詳細呢？」婦人道：「我的臥室在第三層樓上，並且南北都有窗的，所以從北窗裏看出去他家裏的甚麼地方，都可以瞧得見的。」毛偵探道：「夫人大概起得很早罷。

不然他沒有天亮就出去，夫人就不能看見了。」伊搖頭道：「我果然起得早，然而只見他回來並沒有見他出去哩。」毛偵探想了一想道：「恐怕他隔晚沒有回來罷。」婦人急道：「那是決不會的，我晚上還見他臥室裏的電燈光哩，因他要是家終是開著電燈到天亮的。」毛偵探點頭道：「唔，你的話完了麼？」婦人道：「請先生原諒，話還多哩。」毛偵探道：「

如此請你快說。」婦人忙接續道：「這少年還有一個情人。他們倆如果如願，倒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奇怪夫妻了。他們每次約會的時候，大約總在晚飯以後，他們有時似乎很平淡，然而當他們情愛熱烈之際，就要互抱著，行那甜蜜的接吻禮，和實施那種種愛情上應有的條件。在那時候，雖有許多朋友在座，他們絲毫沒有顧忌和羞赧。可是這女郎從沒有在他那

裏過過一夜。我看了他們這種情形，雖覺得太奇怪，然而也很佩服他們純潔的戀愛。因此我私心深願這一對情人早成眷屬。誰知好事多磨，到了前天晚上，他們倆正在舉行接吻的時候，不料他們朋友中的一人忽然發了醋勁，搶前一步，望準少年的臉上，就是一掌。少年吃了一掌，如何肯依，兩人便扭成一團，打得不可開交。後來經別的朋友們不知說了些甚麼話，

大家才放手起來。言歸於好，接著彼此又有說有笑的一同出去了。」毛偵探聽到這裏，忽而抬頭說道：「他們竟這個樣子麼？」忽又低頭想想，說道：「啊啊，你說下去以後怎麼樣？」婦人道：「起先我雖代替他們不快，後見已經了結，也就放心。却不道昨天晚上，那女郎剛枕著少年的手臂，那友人突的從門簾裏竄出來，又照樣把少年擱了。一下，這一次少年並不還手。」

只從衣袋裏掏一支雪亮的手槍來。準對著那友人的頭顱。說到這裏那婦人的臉色灰白了。身子也擻擻抖個不住。一回又顫聲繼續道：「當時直把我嚇得幾乎暈去。要不是兩手緊握著窗檻。早已支持不住了。以後怎樣。因我的方寸中已極紊亂。不能十分仔細了。不過我的確記得少年的手槍實在沒有開。那友人也曾搜索自己的衣袋。像要找甚麼傢伙來抵抗。

似的。可是到底沒拿出甚麼來。」毛偵探想了一想說道：「你的話都完了麼。這事既已過去。也可別管他們了。」婦人忙道：「還有我那兩個女兒告訴我的話哩。他們昨晚從親戚家裏歸來。到弄口時候。見那姓陳的少年送一個朋友出來。親聽得他對朋友道：『再會罷。明天你總應記得帶了你的手槍來。我們可以幹那決鬪的生活了。』」毛偵探正埋頭尋思。婦人又

六

很懇切的說道：「先生。你想想今晚不是比昨晚更危險麼。這事終要勞你的神了。」毛偵探並不回答。啣著一支雪茄。仰躺在沙發上。望著天花板出神。婦人見了這種情景。便不敢多說。只是呆呆的看他。如此靜寂了好一回。才見他一骨碌起來。丟掉了煙尾。問婦人道：「我還沒請教。府上在那裏呢。」婦人答道：「舍間在頭河街佑平里九號。少年租的是十二號。」毛偵

探點了點頭。走近電話箱。翻開電話簿查看了一陣。搖著鈴道：「中央三零三四——你們那裏——我是毛理平——正是貴公司有個姓陳的寓在頭河街佑平里麼——唔多謝你沒有甚麼話了。再會。」

毛偵探掛上聽筒。笑向那婦人道：「夫人。請你好好的回去好了。不必替他們著急。他們都是上海影戲製片公司裏的演員。夫人所見的事。不過是練習那劇本裏的情節罷了。那有甚麼危險呢。」

停了好久。他拆開來看。咳。不看。還不打緊看了。非同小可。把他的一團樂意。拋到九霄雲裏去了。原來那信是他情人黎許真女士寄來的。信裏大約說：「我快要和葉翰孫結婚了。從今天起。和你斷絕關係。從前贈給你的金鷄心。請你在三天裏擲還。否則要聘請律師和你交涉了。」他遺失了金鷄心。本在那裏。憤怒。現在見了這信。直氣得怔怔站著。半晌無言。後來去



金鷄心

范菊高

史傑克好像一個沒頭的蒼蠅。兀自在書房裏亂轉。一望而知。是正在尋一件東西。僕

人送進一封信來。他隨手接了。看見那娟秀的筆迹。心裏不覺一樂。不住的吻那信封。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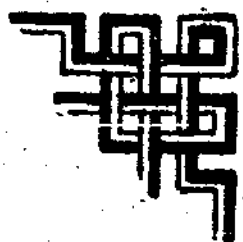
找他的好友著名偵探談友興先生請求他尋那金鷄心。談友興一口答應。便在史傑克的書房裏精細地視察一下。忽在地毯上發見了一朵絹製的小玫瑰花。花瓣上繡着一粒金星。他知道這花是婦女所用的裝飾品。繡着的一粒金星。想是別有用意的。他就對史傑克說道：「伊給你的信請你給我。也許可以在這裏面找着頭緒。」史傑克取出信來給他。他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暗暗點頭。忽去把自來水機關開了。向信封上沖洗。不久那郵票就和信封脫離關係了。郵票的黏處也印着一粒金星。他對史傑克道：「我看信上的字不很自然。有些勉強。大約不是黎許真的親筆。寫假信的人也許就是偷你金鷄心的人。」

「噢。上一個月王福爾給人謀死所接到的恫嚇信。不也是金星黨裏寄來的嗎。現在我正在着手偵探。大約這人也

是金星黨裏的一分子了……」

談友興走出史傑克的家門。看見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外。似乎在那裏探聽甚麼。老婦見他睜了一眼。便回身去了。他連忙跟着伊走了好久。忽見一封從伊的袋裏落將下來。一些也不覺得他很歡喜。就拾了回家。信裏字跡。很是潦草。有些句子竟不大通。令人讀不下去。但每隔四個字。便寫得端正些。他免不了

細。想。了。一。想。就。把。正。楷。的。字。的。只。有。一。個。喚。做。家。麗。伊。很。連。在。一。起。讀。果。然。很。爲。通。順。不。規。矩。時。常。去。軋。下。流。的。婦。道。一。黨。長。大。鑿。金。雞。心。已。得。人。我。把。伊。奚。落。了。一。頓。伊。就。史。傑。克。必。感。困。苦。足。報。前。次。負。氣。走。了。一。談。友。興。道。一。這。遺。棄。之。仇。矣。C. L. 他。於。是。就。對。了。C. L. 是。家。麗。的。縮。寫。重。新。到。史。傑。克。那。邊。去。問。他。造。假。信。和。偷。金。雞。心。的。一。定。除。了。黎。許。真。以。外。可。有。別。的。是。伊。了。一。史。傑。克。那。纔。放。心。來。往。的。女。人。史。傑。克。道。一。有。寫。了。一。封。信。給。黎。許。真。告。訴。伊。這。件。事。並。且。謝。失。金。雞。心。的。罪。對。於。談。友。興。也。很。是。感。激。談。友。興。道。一。那。老。婦。人。遺。失。的。信。封。上。還。留。着。通。信。處。大。約。就。是。金。星。黨。的。機。關。我。倒。可。以。結。束。那。樁。王。福。爾。的。被。殺。案。了。一



實事偵探談

王天恨



有一天我到我的朋友單君家去。正翻閱他書室裏的書籍。忽而單君呼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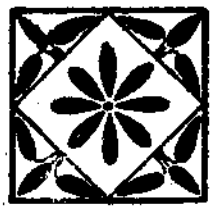
油漬。——我聽他這一呼。當即出來問是甚麼事。

在書室外置着一張小桌子。不甚平穩。一動就要搖蕩起來。桌上有一件衣服。桌旁立着一個小孩。據我友單君說。他正端出一個油碗。送給他在廚房裏的母親。經過小桌時。因為要到臥室裏取一件東西。將碗置在桌上。不知怎樣。竟潑了一些衣服上了。一會兒單君的母親由廚房裏走出來。問怎樣把油潑在衣服上。單君說。油碗置在桌上。大概被小孩子搖動桌子潑出來的。單君的母親細細一看。不禁笑道。是小孩子搖動桌子潑出來的麼。恐怕不見得罷。我大奇道。怎麼不見得呢。單君的母親道。這是很容易明白。不是小孩子潑的。若是小孩子搖動桌子潑出來。就該不止這麼僅比銀元稍大的油漬。而且桌子上又沒有一些油。不是他（指單君）端碗時潑下來的明證麼。我道。是啊。這麼一解釋。果然覺得單君的話。是嫁禍於小孩子了。追究結果。的確是單君端碗時潑下一滴到衣服上的。



偵探談話會

上次「蘇格蘭場的四大偵探」小青先生因爲時間關係只講了一半。很有許多人說他是賣關子。所以如今一上場就先請他上來講。免得諸位心焦。噲。諸位不見他已從那面走來了麼。聽嘍。



蘇格蘭場的四大偵探(下)

小·青·

偵探長楷林也和霍根斯一般。在倫敦的西端服務。但他的職務却和霍根斯不同。原

來楷林最擅長的。在於鑒別假支票和別種契約上的冒簽姓名。他對於社會上一般

人的手迹。皆不論那一個銀行家都熟悉明白。並且對於那般專門假簽的罪徒。所用

蘇格蘭場的四大偵探

的種種方法和伎倆。他也非常熟悉的。這真是一種最難的任務。因為往往有一種匪棍。衣飾打扮。既然很像富商貴人。他們到銀行中來兌換支票。既不容易生疑。事後發覺。更沒法追蹤。可是一經楷林的手。一度研究。便可以知道是誰弄的花巧。

有一次有人將一張四百鎊的假支票給楷林瞧。一瞥之間。就知道那支票就是一個受過五年拘役剛才釋放的

匪徒簽的。不到三個鐘頭。已經把那個人提獲到案。那被提的人驚異之餘。還以為有什麼人放了風聲。却再也想



偵探尼爾

不到是被楷林瞧出來的。偵探長尼爾的專長。就在那些掘洞賊和扒手們身上。他對於這一般人行巡和手術。

差不多完全知道。好似他們種種的盜竊方法。都在尼爾手裏定過案的。所以他們的成績。一到尼爾眼裏。便立刻可以分辨出來。有一件故事。很有趣的。現在記在下面。有兩個偷兒。結黨向一昇珍寶鋪裏去行竊。他們挖開了窗上的螺旋釘。一個鑽身進去。還有一個。留在外面守望。正在這時。忽有兩個修陰溝的工人。提著紅燈走到珍寶鋪面前。停住了著手工作。那

守望的賊沒法停留。只能假做酒醉。走到街那一端去。可是不多一回。那兩個工人也。跟過來修作。那人便想出一計。假說有三個銀幣落在陰溝裏面。工人們不防他說。果真替他摸索。那人趁這機會。便一溜烟跑到珍寶鋪前。發暗號給他同黨裏面的人。聞聲而出。已偷得了價值五千鎊的珍寶。那時那兩個愚蠢的工人。還在距離二百碼外的陰溝裏。尋覓三個烏有

蘇格蘭場的四大偵探

的銀幣。完全沒有覺察。後來幸虧尼爾到來。才查明了真賊。領賊破案。

此外還有一件著名的案子。



偵探長格林

當時曾惹起一般人的注意。那案子叫做「三個浴缸裏的新娘」。確是一種新奇的謀殺案。幸虧尼爾的智慧。才

把那個兇手史密斯送上雉經台去。原來那史密斯連接娶了三個妻子。每一個妻子結婚不久。總在洗浴的時候。淹死在浴缸裏面。那案子發生的時候。既沒有一些暴力和強迫的跡象。分明是自己偶然淹死的。但等到第三個妻子死後。尼爾得到死者父親的一封信。申說他女兒死得可疑。尼爾得信。便暗暗調查。知道史密斯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娶過三次。又打聽那

三個女子的死狀。竟完全相同。於是尼爾料定史密斯用同一的方法。謀死他的妻子。目的在乎圖財。史密斯的狡謀既破。就伏法上雉經台去了。

很遠不及那福爾摩斯啊。

諸君須知。福爾摩斯不過科南道爾腕下造成的人物。並不真有這麼一個人。他的事實。也是隨意造成的。只求熱鬧好看罷了。並不問真會有這種案子不會。所以未可相提並論咧。

諸位看完了這篇「四大偵探」一定要說這幾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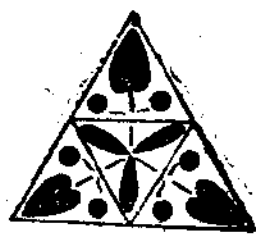
大偵探的本領。也平常得

編者附識

寄塵先生口若懸河。口才最是好不過的。如今請他上來講一篇「我之偵探小說談」

對於偵探小說。應當若何著手。應有若何觀念。差不多發揮無遺了。留心偵探小說者。不可不看。





我之偵探小說談

胡寄塵

見這亦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從前曾說過幾句話道。讀哀情小說以解愁。如吸鴉片煙以治病。越治病越深。讀滑稽小說以發笑。如飲荷蘭水以解渴。當時暢快。然無餘味。此是這兩種小說自身的短處。無可如何。不關作者作得好不好。因此我聯想到偵探小說。偵探小說好像是西洋鏡。讀到最後。便是將西洋鏡拆穿了。這也是偵探小說的短處。然而無論何事。有短處

無論做何種小說。都要講究布局。然別種小說。布局猶在其次。只有偵探小說。以布局為最重要。如寫情社會等小說。儘可平鋪直叙。只要刻畫入微。自然有他的價值。雖然也有許多寫情或社會小說。以布局取勝。然這不是本身的價值。若偵探小說。本身的價值。在於布局。布局不佳。便無足觀了。

現在中國善做偵探小說的。只有程小青。其次趙茗狂。這是你在那裏捧我了。其實我的偵探小說做得很不好。請把其次二字。改為最壞罷。其他名家。雖有時亦作一兩篇。然終不能自成一家。可

也有長處。哀情小說的長處。能穀使輕浮少情的人讀了。改易他的性情。變爲溫厚。滑稽小說的長處。能穀使鬱鬱寡歡的人讀了。改易他的性情。變爲快樂。偵探小說的長處。能穀使性情粗躁的人讀了。能穀改易他的心思。變爲縝密。

我對於偵探小說。並沒有很深的研究。我所作的偵探小說。統計只有三四篇。然我自信。我對於偵探小說。性情也有些相近。因爲我在前十來年。做了幾種奇情小說。（當時稱爲奇情小說。大概以情節離奇得名。其實這兩字很不妥。著者原註）結構都很離奇。中間經過無數的曲折。直到最後。才說明白個中事。這樣著想。大概和偵探小說差不多。是不是呢。須向茗狂

請教。（豈敢。豈敢。）如以爲是我從此便學作偵探小說了。（太謙了。你如肯賜教。我們是極端歡迎的。）如以爲不是。我便不敢執筆了。偵探小說最吃緊的地方。便是開場和收場。開場不好。也不好。收場不好。也不好。作偵探小說。不難於布局離奇。而難於在情理之中。儻然不近人情的離奇曲折的事實。恐怕沒有價值。中國的舊小說裏。往往說到

說不下去時。弄出一個神仙來過渡。外國的偵探小說裏。往往說到說不下去時。弄出一個假面具來過渡。是一樣的。可厭。

假面具真是萬能。大約做偵探的人。不要學別的本領。只要多講幾副假面具。便可包管你成功。假面具也分兩種。一種是普通的。一種是特別的。普通的人人皆知。不消說了。特別的便是臨時製成的。譬如我要向某甲去偵探他

的祕密事情。不妨叫造面具

的人。定造一副甲妻的面具。那麼戴在我面上。著了女裝。便可冒充甲妻了。或是叫造面具的人。定造一副甲友的面具。那麼戴在我的面上。便可冒充甲友了。或是叫造面具的人。定造一副甲之書記的面具。那麼戴在我面上。便可冒充他的書記了。如此向某甲探問祕事。還怕打聽不明白麼。但不知這特別面具。在外國的偵探小說中可有

人試用過。

有人向我說道。你作偵探小說。一定不能成功。因為你為人很老實。想不出這樣曲折的情節來。我說道。不錯。我固然為人很老實。然也說不定不能做偵探小說。譬如我做的滑稽小說。人家看了。都說不像我訥訥說不出話的口吻。由此類推。又何以能斷定我不能做偵探小說呢。那人道。你仍舊是滑稽口吻。你不會實在做出來。我總不信。

這時我倒無話可答。只好努力做罷。（那麼請你努力。噯，因爲你一努力，我們偵探世界，又可得幾篇好的偵探小說了。）

噯，你們諸位也認得閻北徐公麼？他是城北徐公的十七世孫。不過他的面孔帶點閻北式罷了。他對我說：年來盜賊所用的方法愈出新奇了。最近又出了一種掘地道的盜賊。更是出人意外。我就請他上來講講。他也毫不推辭。答允下來。諸位請靜靜地聽他講罷。



掘地道的盜賊

閻北徐公

這種犯罪。總之是隧道工程的犯罪。其中有名的。便是失去蓄英司卜洛名畫一案。著名的盜賊哈利。指揮着同黨。弄破了紐約大銀行的金庫。他先差他的部下史蒂佛去做基本地。在銀行隔壁離兩

大銀行的新式金庫。這上下的鋼板或混凝土間。裝置着多量的水。這是不可缺的。因爲警戒較薄的地方。竟會有大盜賊。用大舉動掘地道到金庫下面來的。

家處開一小烟店。店中用開鑿的鑿坑機。垂直掘十二英尺見方的大穴。穴底再向着銀行金庫之底。直角的掘去。用磚石和水門汀等做了兩個多月。掘出來的泥土石塊。裝在空的煙草箱或手提皮包內運出來。達到金庫下的鐵板時。哈利就自己動手。弄破了。把價值五十萬磅的珠寶。一古腦兒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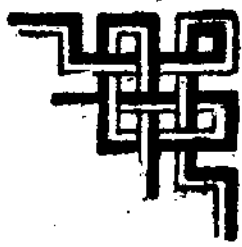
掘地道的盜賊

破時。是由附近鐵路的隧道中。做成一個二面呎的橫穴。掘到金庫之下的。其時損失也有六萬八千磅。還有一件事情。出在伯林。伯林米脫別爾亭附近。有一小河。這河在別爾亭邊。是個大暗道。一千九百〇六年秋天大旱。這河便乾了。不料被三個惡漢所注目。即忙躲入這暗道中。掘一條坑道。逼到別爾亭。在金庫中盜去了新鑄的貨幣七千鎊光景。

數年前上海某銀行。也有過哈利差不多的一回事。方法也很巧妙。先是同黨的一人。買了隔壁酒牌間的股份。就做了那邊的主人了。於是同黨的人。便做了酒客。很熱鬧的出入其中。附近什麼也不知道的人。以為換了老班。生意突然好起來。主人定是個能幹的人。貨車上滿滿的裝着啤酒箱。運出運進。也無人注意。原來運進去的啤酒箱。全是空的。運出來的。裝滿着

都是些泥土。可是旁人也不
牌間中的人逃空了。方知是
去留心他。不料有一夜。這酒
盜了某銀行的金庫咧。

英國地方監獄中罪犯的狀況。想是人們所亟欲知道的。我們特經曾請滄海室主上來
講講。算是此次談話會的尾聲。



英國地方監獄的罪犯狀況

曾·經·滄·海·室·主·

地方監獄的罪犯狀況。和別
的大監裏的略有不同。這裏
面的罪犯。約略可分三等。第
一等罪犯。禁期最短。他們在
監中的情形。也最自由。他們
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一天三
餐。也可從外面送進監裏去。
每天還可以飲半品脫的酒。
如果有錢。他有權出錢雇用
同監中別的囚犯。給他打掃
和收拾囚舍。至於書報等類。
他可以儘量購買。一天到晚。
他可以把讀書寫字。或別的
方法。消遣他的時光。因為他
在監中。並沒有工作的義務。

他在每兩星期中可以見客一次。和寄信接信一次。他如果向管轄的官長們請求。那見客和接信的期限。還可以縮短哩。

原來監中另有一種藍色的衣服。專備給第二等罪犯穿的。三等罪犯禁期較長。一例須做苦工。他們初進監的兩星期中。只能睡在木板上面。二等罪犯却進監時就可以有溫褥睡宿。但在監中的時候。他如果有什麼違律過失。也有剝奪溫褥的處罰。二等犯每一月可以見客一次。和寄信或收信一次。他仍可以保留他的長髮。修雜也可以自由。這是一條新例。雖做苦工的長期罪犯。也可以享受。不比從前時候。一進監門。便須把鬚髮剃得精光了。

二等罪犯的食物。只限於監中規定的東西。並且禁止外面有任何東西傳送進去。他不但須收拾自己的囚舍。和一切應用的器物。還須幫同打掃監獄中的曠場和走道。這一屋情形。乃是和第三等罪犯相同的。他也須工作。不過照著規定的章程。二等罪犯的工作。限於輕便的手工。

第一等和第二等囚犯的狀況。截然不同的。而第二等和第三等之間的區別。却比較的小些。二等罪犯和第三等罪犯的囚舍。彼此分隔。他雖然不像三等犯一般。一定要穿規定的囚服。但也不能像第一等的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比較三等罪犯的戶外勞動。消使他的禁期減短。一籌。但比較債務監獄中的
那就相差得多。他的工作也。總而言之。這第二等罪犯的。債犯。却又及不上了。
有相當的報酬。或者因此抵。狀況。比較第三等果然略勝。

賣油叟

天恨

陳大義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俠士。可惜性情剛愎。非常自負。把人瞧不起。這
一天。昂昂的由鄉間回家。半路上遇見一個賣油叟。鬚髮斑然。挑着一付油
擔子。對面而來。大義喝他讓開。老叟不理。大義怒目視着。老叟索性把擔子
歇了下來。橫置在路上。微笑道。大義。你倒不認識我了。我却和你會過的。瞧
你這種態度。似像耍和我角技。哈哈。你真是班門弄斧啊。說着。拿出一個銅
錢。由油桶中取了一勺油。向大義道。我現在試一點小技。你看。大義倒呆住
了。只見老叟將油由錢孔中傾下。下注於地。細得像一根棉綫。一勺油傾盡
了。老叟把銅錢給他看。孔之四周。竟不沾一些油漬。大義大驚。忙鞠躬謝過。
方知這位賣油叟不是個尋常人。

別有世界



家庭妙喻

春夢

有人說家庭就是一個小國家。舊家庭便是專制式的國家。新家庭便是共和式的國家。此言不爲無理。然專制國也有種種的分別。所以專制式的家庭也有種種的分別。

別有世界

茶博士之革命史談

寄塵

如今的世界乃是一個博士世界。爲甚麼呢？以前的人分爲士農工商四大部份。現在農有農科博士，工有工科博士，商有商科博士，無論士農工商一例稱士。而且一例稱博。不但如此，醫也有醫學博士，那末卜星相都可援例而稱。豈不成了了一個博士世界麼？由此說來，前人稱茶館裏的堂官爲茶博士，無怪其然了。本來見多識廣之謂博，茶館裏堂官的見聞比足不出大門的秀才廣得幾百倍。稱

別現在據我個人的觀察將舊家庭。和舊國家比較一下。

(一)一個大家庭。老子無力主持。家政讓兒子們去鬧。却又不肯分居。這樣的家庭。好像是周朝的封建。兒子是諸侯。老子是周天子。這樣的家庭。我叫他做封建式的家庭。

(二)上海的家庭。由一位二房東。借了一所大房子。轉租給三家四家。你佔一間樓面。我佔一間箱房。他佔一個亭子。間各家本不相識。一旦來做有密切關係的鄰舍。而

他爲博又何不可。但是他們的見聞。往往有些不確。然而這也怪不得他們。一部二十四史。又何嘗句句話能毅的確呢。以此例彼。茶博士的見聞。也有可記載的價值。閒語休絮。下面且記兩位茶博士的革命史談。

茶博士甲對茶博士乙說道。老哥如今曲字頭做總統了。(按並不是曲字頭。曲字頭上再加一畫)你知道麼。乙道。我現在沒有看報。不知道當真他做了總統麼。真個氣死了。徐世昌好好的坐在金龍殿上。被他趕走了。(按這回趕走的不是徐世昌。他所坐的也不是金龍殿)甲道。徐世昌還不管他。還有宋教仁。豈不是革命的偉人麼。也被曲字頭暗殺了。(按這句話說得差遠了)乙道。不是老弟。宋教仁是被陳其美暗殺的。你冤枉了曲字頭。(更遠了)甲道。真的麼。乙道。自然是真的。因爲陳其美和宋

房界問題往往發生許多的困難和爭執彼此勢均力敵誰也不肯讓一步這樣的家庭好像是三國五代時的割據我叫做割據式的家庭。

(三)男子沒用由著沒知識的女子當家弄得家政紊亂這樣的家庭我叫做女后專政式的家庭。

(四)主人沒用由著奴僕專權這樣的家庭我叫做宦官專政式的家庭。

(五)主人擁有巨產主人主婦一齊死了兒子年紀尚幼由主人的

教仁賭博輸了五萬元沒法歸還只好將宋教仁殺了便沒人向他討債了甲大驚道真的麼乙道自然是真的不但宋教仁還有鄭汝成也是一樣被陳其美暗殺的(奇極)你不知道麼陳其美是水滸上的盧俊義轉世他前世和關雲長有仇關雲長的哥哥岳飛又是盧俊義的好朋友(愈說愈奇了)他們三人有一天在馬陵道上遇見了仇人見面便打朋友到一塊總是相幫的因此便種下了中華民國革命的禍根……(更奇了簡直再說不下去了)乙沒有說完甲道前世的事那個知道呢乙道我們衙子門口看相的先生他一見了人家的照片便可以知道人家的三世……袁世凱……黃興……孫文……伍廷芳他都知道得很清楚……甲道伍廷芳……不是光緒皇帝的師傅麼乙道不是他是革命的偉人他曾

堂兄弟代理家事這樣的家庭我
叫他做攝政式的家庭

現在專制國家已經推翻十三年
了專制的家庭還到處皆是而且
專制時所有的各色各樣的國家
在今日都還有一個家庭做他的
代表做他的雛形不知等到何時
才消滅哩我想國家由專制改爲
共和家庭當然也要由專制改爲
共和只怕像中華民國一般的十
二年改造不成那便糟了



我所想望的

蘇爾摩斯

在廣東黃花岡起事失敗之後逃往美國去他的歷史我
很知道得清楚他逃到美國便做了和尚（怪）美國的
太空法師（更怪）教他念咒所以他後來得了道能穀
和鬼談話（牽絲攀籐）他在美國的時候遇見張勳的
鬼（按那時張勳還沒有死不但沒有死而且不曾成爲
著名的人物）張勳的鬼說他實是爲著奉直戰爭而一
氣氣死了外面傳說是病死的實在不對……甲笑著說
道哼哼說到張勳你便沒有我熟悉了你不知道麼小毛
子本是我的乾女兒後來他嫁了張勳張勳還稱我丈人
（闊哉闊哉）張勳的事我還不知道麼張勳爲人實在
好不過他和孫文是最好的朋友只是一件他最怕他的
大老婆他的辮子便是被他大老婆逼著剪去的（可稱
祕史）後來蔡生坡（疑是蔡松坡之誤）主張請宣統

我所想望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所想望於偵探世界編者趙茗狂先生的事却只有一樁。倘能如願償。我我知滿意者非徒我個人大千世界人人都當膜首以求也。我之。所望維何。卽下述者是。

我想偵探世界把範圍擴充擴充之法就在什麼偵探小說之上再加一種說明詞。像向愷然是以武俠小說擅長的。就請他在武俠小說之中加以偵探的技能。徐卓呆胡寄塵二人是擅長滑稽小說的。就請他們在滑稽之中加以偵探。

復位張勳首先起兵反對（突如其來出人意料之外）却不料一仗打下來打得落花流水。逃入荷蘭水瓶裏去了。同他去的有孫美珠（按此人是孫美瑤的哥哥）瑞徵（按此人是前清湖廣總督）曲仁豐（按此人不可考）連張勳共四個人。他們逃出後馮國璋才下令通緝（千馮國璋甚事）懸賞二十萬。却不料竟有兩人共同作弊。一人冒充捉住了張勳。一人竟自認是張勳。跑到馮國璋那裏領二十萬銀子的賞格。馮國璋明知是假的。却也無奈。他何後來還是王郅隆出來調和。命馮國璋出了一萬銀子。他們二人各得五千含糊了事（妙計）橫豎一萬銀子在馮國璋算不得甚麼。只當被流氓敲了一下竹槓（這句話倒在情理之中）後來馮國璋死在廣州黃鶴樓上。張勳才敢從荷蘭水瓶裏走出來（黃鶴樓幾

之。意。味。其。他。像。求。幸。福。齋。主。的。倡。門。偵。探。海。上。說。夢。人。的。女。界。偵。探。張。舍。我。的。問。題。偵。探。周。瘦。鵑。徐。枕。亞。的。哀。情。偵。探。林。琴。南。沈。禹。鐘。姚。鵪。雛。的。文。學。偵。探。張。春。帆。孫。玉。聲。畢。倚。虹。的。花。史。偵。探。程。小。青。陸。澹。盦。王。天。恨。趙。茗。狂。的。偵。探。中。之。偵。探。……這。麼。一。來。包。含。既。廣。趣。味。自。永。這。本。偵。探。世。界。怕。不。超。羣。軼。倫。稱。雄。一。世。嗎。

這。是。我。的。一。種。痴。心。妄。想。不。知。編。者。亦。贊。成。嗎。

時。搬。了。家。從。此。又。是。鬧。人。了。……乙。道。老。弟。別。的。話。且。不。管。你。一。回。說。張。勳。躲。入。荷。蘭。水。瓶。裏。一。回。說。從。荷。蘭。水。瓶。裏。走。出。來。這。話。我。便。不。信。一。隻。荷。蘭。水。瓶。有。多。少。大。何。以。能。容。得。他。走。進。走。出。呢。你。的。話。我。有。些。不。相。信。了。甲。聞。言。呆。了。一。呆。也。回。答。不。出。原。來。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心。裏。想。道。這。句。話。是。人。家。常。說。的。我。也。跟。著。他。人。說。却。不。曾。追。究。根。源。如。今。可。上。當。了。想。了。一。回。計。上。心。來。又。向。乙。道。唉。老。兄。所。見。何。其。不。廣。我。說。的。荷。蘭。水。瓶。不。是。街。上。賣。荷。蘭。水。的。瓶。乃。是。廠。裏。造。荷。蘭。水。的。大。瓶。子。不。但。是。他。們。四。個。人。四。十。個。人。也。好。躲。哩。從。前。光。緒。皇。帝。的。兄。弟。慶。親。王。不。是。也。在。那。荷。蘭。水。瓶。裏。躲。過。三。日。三。夜。麼。乙。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甲。道。這。便。是。東。洋。人。打。青。島。的。那。一。年。慶。親。王。因。為。私。通。外。國。被。學。生。們。運。動。罷。市。鬧。得。通。國。皆。知。



竊賊處置法

卓 呆

某美術學校。生徒。寄宿舍內。屢次。失竊。一班學生。大為憤恨。便各人。留心起來。居然有一天。看見現行。犯了學生們。便大喝一聲。都出來。追趕那竊賊。一逃。逃到了一條。此路不通的。弄中。居然被衆人圍住。若是普通情形。一定飽以老拳了。但是美術學校的生徒。就不同。一人說。我們現在。已把竊賊。捕到。打他。也無益。送到警局中去。又沒趣。不如大家。把賊臉來寫生罷。當他。

別有世界

老慶記沒法。只好往荷蘭水瓶裏一躲……乙道。後來怎樣出來呢。甲道。是李鴻章保他出來的。乙道。呀。李鴻章好利害。甲道。可不是麼。但是他老人家也不好。也不是私通外國。麼。在革命的那一年。他的少爺。還是外國的駙馬。革命以後。方離了。婚。聞說他的兒子。現在做督軍。人家都稱他好。乙道。做那一省的督軍呢。甲道。南京省。你不知道。麼。南京省的督軍。是姓李的。包做的。乙道。凡是姓李的。督軍。都是李鴻章的自家人。麼。甲道。你這個人。好笨。姓李的人。多哩。難道都是李鴻章的自家人。麼。乙也還罵道。你這個人。更笨。不是李鴻章的自家人。怎能包做督軍呢。乙這樣一說。說得甲沒話可答。停了半天。才道。難道李達也是李鴻章的自家人。麼。乙道。啐。你又說到那裏去了。你這個人。說話太奇怪。越說越遠了。（其實並不奇怪也並不遠。

七

稷。岱。爾。豈。不。好。呢。大。家。很。贊。成。還
 有。人。說。我。以。為。賊。臉。一。定。是。很。深。
 刻。的。東。西。不。料。平。常。得。很。於。是。十。
 幾。個。人。一。同。動。起。筆。來。賊。先。生。莫。
 明。其。妙。的。立。着。學。生。中。有。個。姓。張。
 的。妙。人。畫。好。了。對。賊。說。這。是。我。替。
 你。畫。的。臉。現。在。送。給。你。到。你。心。裏。
 再。要。想。偷。盜。時。想。起。了。今。天。的。事。
 還。是。去。邪。歸。正。罷。我。不。久。要。成。大。
 家。那。時。節。你。拏。了。這。畫。來。見。我。我。
 總。可。以。助。你。資。本。的。後。來。衆。人。也。
 就。散。了。不。過。張。君。至。今。還。沒。到。賊。
 先。生。拏。了。畫。去。見。他。的。地。步。咧。

仍。是。在。姓。李。的。範。圍。以。內。若。李。鴻。章。和。李。世。民。有。點。關。
 係。還。可。以。說。的。（你。自。己。說。話。更。奇。怪。說。得。更。遠。了。）甲。
 道。算。了。我。不。和。你。說。了。你。的。話。只。好。留。着。說。給。小。孩。子。聽。
 騙。騙。小。孩。子。騙。我。是。騙。不。動。的。……甲。這。樣。的。說。着。便。走。
 開。了。不。理。會。乙。乙。却。還。嚕。嚕。嚕。嚕。的。自。言。自。語。道。革。命。的。
 事。我。很。熟。悉。的。叫。我。說。三。日。三。夜。也。說。不。完。而。且。句。句。是。
 實。話。沒。有。一。句。瞎。說。……

記。者。道。這。是。茶。博。士。甲。乙。二。人。所。說。的。一。席。話。我。把。他。照。
 記。了。下。來。供。給。修「中。華。民。國。革。命。史」的。人。做。個。參。考。
 吾。無。以。名。之。名。之。曰。茶。博。士。的。革。命。史。談。像。這。樣。的。兩。位。
 先。生。真。不。愧。其。為。博。了。

若。按。這。篇。小。說。也。可。稱。得。是。瞎。三。話。四。也。可。說。他。很。
 有。意。思。請。諸。君。憑。自。己。的。眼。光。去。瞧。罷。



偵探小說大懸賞

題目 唯一之疑點

體例 白話體

字數 千字以外二千字以內過多或過少者均不錄

限期 限陰曆十一月三十日截止逾期不收

錄取 共十名

酬贈 第一名贈金牌一事第二名贈銀盾一事第三名贈翡翠筆一枝四名至十名酌贈書券

發表 准在本誌第二十期發表

手續 應徵者須附黏本誌內所刊投稿印花方為有效無者不錄

寄稿 請寄虬江路世界書局內本社函面并請標明懸賞小說字樣

說字樣



偵探小說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提倡尚武精神

標榜義俠風氣

自來發生奇案殺人越貨至
 足驚人全賴偵探破獲罪惡
 始彰本局搜集個中資料編
 成大偵探小說先後印行
 以餉閱者述奸徒之狠毒窮
 形盡相寫偵探之一手揭穿可
 鬼沒奸幕重一齊搗狂徒可
 以寒奸人之膽可以攝出徒
 之魂英氣奕奕和盤托出可
 以激武氣之精神可以振行
 俠之義氣以懲以勸之奇蹟
 偵探之大觀矣

情

魔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情場偵探案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老虎黨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鐵假面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册
 價洋二元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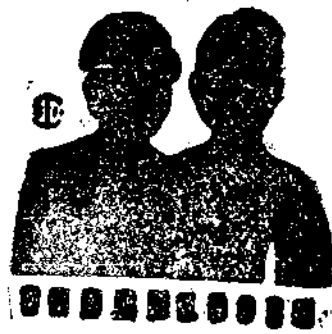
百件奇案大觀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第二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第十六章 密勒的故事

一刻鐘以後德倫納和他的助手因着電話的報告已到了地鳳街華盾醫士寓裏密勒見了很慘沮的說道「密司脫德倫納這就是我所偷取的錢我想我應當受監禁的罪了但我甯使這樣却不願使我的妻子驚恐不安」德倫納把紙幣數了一遍放在醫士的寫字桌上大家便都靜悄悄的聽密勒講述密勒說道「先生們請原諒我我從前說了許多謊現在說真話了其實我經歷了這樣的兇案心怕被累才不得不用假話來掩飾我在密司脫羅白處服務已經十四年那時他還住在虬門街的小屋裏面一年中半年住在倫敦半年住在歐洲的南部這虬門街的小屋我想華盾醫士也還記得因爲那時候他和羅白來往過了幾年羅白回到倫敦合了幾個富人建造潑拉瑪屋隨後就永久住在那裏那時我才遇見却利批列

見他時常到潑拉瑪屋來訪。羅白他來時非常秘密。出去時羅白總送到外面。所以我和他絕沒有碰面的機會。更不知道他的姓名底細。但我見那人的狀態像一個傭僕。不像是羅白的朋友。他爲什麼不時造訪。有一次我偶然和却利相遇。正待盤問他。忽搖手避去。似乎他預受羅白的叮囑。不許和我交話。第二日羅白果然大加申斥。並且說我如果干涉他的事務。他一定要給我相當的報酬。因這一嚇以後。我就不敢探問他們倆的關係。約在九年或十年以前。羅白有一個女友。那一天從窗口中倉皇逃出去。後到了第二日。却利忽華服造訪。這是最後一次的造訪。我記得很清。因却利平時衣服不很講究。那一次却穿着簇新的衣服。很引我的注意。自從那次去後。直到羅白被殺的前三天許。年中一直沒有見他。羅白在表面上似乎很富。其實他虧累不少。經濟上早起了恐慌。因我近來常見有討債的信來。平時他常把銅錢寄給什麼人。據說是他賙濟人家的恤金。這時他也已停付。並且我的工資也欠了幾個星期。後來又被我發見一張出境的護照。他託着假名照片上。却明明是他又見他時常翻閱關於旅行的書籍。於是我就確信他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不久就要逃了。在星期三的那一天。我忽又遇見却利。那時約在晚上八點鐘。模樣見他立在潑拉瑪屋門外。我正要送信到俱樂部。

部去給羅白他上前招呼我並說他剛從別國回來不知羅白在什麼地方我們倆雖然見過多次但從來沒有談過話這時他忽而招呼我好奇心勝也想乘機探聽探聽就和他進了一酒店他對我說他要向羅白要錢如果不允許他一定要和羅白爲難我也告訴他羅白經濟很窘好像不久就要遠行他聽了很覺著急便想出一個計策他說羅白既準備遠行必有相當的旅費因叮囑我如果瞧見他有什麼銀錢就可以報告他以便設法竊取這事原是很輕易的因羅白的支票簿平時總放在右面的抽屜裏他假使提取什麼銀錢我一定會知道的後來果然被我發見羅白提出了一筆款子我瞧他支票簿上的數目乃是一萬二千鎊價值的法郎那天星期六下午羅白出去我就在他室中搜索在那靠窗小書桌的抽屜裏有七十萬法郎那抽屜本沒有鎖只有兩個暗藏的機關這機關在數年前已被我偶然覺察於是我就和却利約定一發見銀錢就打電報到却利所住的旅館裏去叫他來動手此外我還有一個責任就是却利既到我應當把藏錢的所在告訴他他進去後或是乘機動手或是第二次再從鐵梯上爬進來偷取須看那時的情形再說所以我必須把窗開着以便他可以自由進來至於那鐵梯上的警鈴我也早想到一個計策因那警鈴裝置在鐵梯着地的幾步如果

另外有什麼梯子接在上面那下面的幾步既已越過電鈴就不會發聲這個計劃我們果然設想得非常周密但在我開抽屜發見那大宗法郎的時候我很想變更計畫因思這時候我若把銀錢取了那就不怕却利得錢後不分給我但回想過來又覺得不妥因羅白回來以後勢必要先到抽屜裏去瞧瞧那銀錢是否安全那時候却利既沒有來過銀錢若使失掉我當然逃不了的因此我爲本身妥當計就照約打一個電報用暗語通知却利接着羅白也便回來我見他的態度非常和悅就向他告假預備晚上出去他果然一口應允那時我已和我的未婚妻——就是我現在的妻子——約定教伊在潑拉瑪屋附近等我以便當銀錢被竊的時候我有一個證人證明我的所在伊起先不肯後來經我一再懇求才應許告假出來等我那時密司脫羅白一到室中果然不出所料他先到靠窗的小桌旁邊開抽屜驗了一驗方才安心這事我在室門的鎖孔中瞧見的接着他到浴室裏去洗浴我忽然又發生一種意想却利既然還沒有來銀錢却明明在我面前這時我如果乘間下手非但便宜還可以免去被却利一個人獨吞的危險並且却利馬上就要來了少停失銀的事發覺嫌疑當然可以歸在他的身上於是我決意着手悄悄開了抽屜取出一大捲法郎紙幣約摸一半光景藏在袋中

既而又覺得銀錢放在身上究竟不妥。又取了一個信封把紙幣封好黏了郵票寄到一個我預先租定的屋中。信面寫我的名字仍教我自己接收。因我在一年前已置備了幾種器具。存放在一宅屋中以備結婚後的需用。我既將信投入郵筒不到五分鐘功夫却利果然來了。我見他進來就附耳告訴他錢在小桌子的抽屜裏。不一回羅白也從浴室中出來衣領領帶都穿着整齊接着他就開門叫却利進去。我也準備出外正在這個當兒不料華盾醫士恰巧到來。真覺得不快。同時又聽得裏面却利和羅白爭吵的聲音響亮震耳。我知道他這一次當然沒有機會下手。勢必要第二次再來。我因等待不及就向醫士說了一句先出去和我的未婚妻相見。後來又和樓下的管家僕談了幾句重新回到樓上。不一回醫士就也辭去。我在門外聽聽裏面果真沒有聲音。門也依舊鎖着。這原不稀奇。因有時候羅白發了脾氣往往像這樣獨自鎖在裏面。許久沒有聲音。但據華盾醫士說不曾聽得却利出去。當時我不禁有些疑心。又想羅白和却利相見本是出於祕密的。他也許因為知道醫士在客堂中的緣故特地悄悄的領却利穿過餐室從廚房中送出。也是情理中事。隨後我就也出去。直到十點四十分鐘樓下的管家僕人發見了血水。經我報告以後華盾醫士和黑來勃郎一同到來。我嚇得什麼似

的當然不敢把真相宣佈。同時我乘他們驗屍的當兒悄悄走進憩坐室中抽開小桌子的抽屜。一瞧方才我留剩的一半紙幣已經沒有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實在情形。一句沒有虛話至於我後來去見華盾醫士和他商量到南美洲去也無非想乘機遠行逃去警察們的偵緝罷了。——這個故事既已說完密勒就被提到警察署去。那時他的新婚的妻子未免傷心醫士因竭力安慰並且應許以後當負照顧的責任密勒的贓款既已交出並且却利批列盜竊的一半也在他的行篋中搜出所以密勒只定了六個月苦工的罪。幸虧他平素有些積蓄所以他妻子的生計還不生問題過了幾天醫士又和德倫納相見德倫納道：「這一件案子大概總可以算結束了。只有那却利批列的妻子至今沒有着落伊到底往那裏去了呢？」醫士聳肩答道：「這個女子難道還要有根究的必要麼？」說完他就把談話的題目移到別處。德倫納也很知趣始終也沒有談到那不知去向的黑來勃郎。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佛雷呂明登和裴麗毛丁在加麻湖上度他們的蜜月。那時天朗氣清遠望那皚皚白頂的山峯襯著蔚藍的湖水兩岸上晚花點綴直顯出絕妙的畫圖。可是呂明登身處其境彷彿完全沒有瞧見他懶懶的坐在船尾眼瞧着船頭上捲袖露臂的女子。努力在

那裏。拔。槩。一。回。兒。呂。明。登。說。道。「我。愛。我。每。逢。回。想。到。巴。荷。街。拘。留。室。中。的。風。味。不。由。的。便。使。我。悒。悒。不。懌。我。終。要。想。個。法。兒。把。他。忘。懷。了。才。好。」裴。麗。顰。眉。道。「在。這。樣。的。境。地。你。難。道。還。不。能。夠。消。遣。麼。但。剛。才。我。們。出。旅。館。時。那。侍。者。給。你。的。一。封。信。是。誰。寄。給。你。的。」呂。明。登。從。衣。袋。中。摸。出。一。封。厚。大。的。信。來。那。信。是。從。倫。敦。轉。寄。的。拆。開。來。一。瞧。裏。面。的。信。紙。用。打。字。機。打。成。他。讀。了。幾。句。不。禁。直。跳。起。來。密。昔。司。呂。明。登。忙。問。道。「什。麼。事。呀。」呂。明。登。急。答。道。「我。愛。沒。有。什。麼。讓。我。讀。完。了。再。說。」伊。就。靜。止。了。等。他。他。却。全。神。貫。注。的。讀。那。一。封。長。信。原。來。信。中。的。說。話。才。是。羅。白。被。殺。事。實。的。真。相。

第十七章 故事

那。信。道。我。敬。愛。的。呂。明。登。鑒。在。幾。個。月。前。我。曾。經。聽。你。和。我。說。過。一。句。知。心。話。你。覺。得。哀。米。羅。白。實。在。可。惡。因。此。不。但。希。望。那。行。兇。的。人。到。底。不。被。警。察。捉。住。並。且。如。果。和。他。有。會。面。的。機。會。你。還。願。意。和。他。握。一。握。手。我。相。信。你。這。說。話。是。由。衷。的。所。以。我。現。在。將。哀。米。羅。白。被。殺。事。實。的。真。相。和。你。說。一。個。明。白。他。現。在。雖。然。死。了。其。實。他。生。平。種。種。失。德。和。傷。殘。善。良。的。罪。惡。一。死。還。有。餘。辜。哩。我。現。在。先。將。我。的。生。平。告。訴。你。我。生。長。在。地。鳳。州。的。濱。海。我。父。親。是。務。農。的。並。且。是。

一個略有微名的外科醫士我母親也是一個溫柔慈祥的人伊的那種和藹愛人的容態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腦中我在劍橋大學中畢業以後又往聖保羅醫院中去實習當我在實習的時期我的父母忽相繼過世留着少許遺產我和我的弟弟斐立均分斐立是一個性情最和易的人我從小很愛他那時我們定計斐立既然喜歡戶外生活就讓他承繼父親的田畝我等到實習期滿又出去旅行研究了幾年就回來操醫士的職務那時斐立的農田事業很有進步我在行醫上的進款也勝過一般同業的人不久斐立愛了一個女子就此結婚他的妻子果然是很美麗的性情也很柔娜有些人以為嫁做農夫的妻子似乎有些不稱但我却並沒有這樣的意見只覺得伊非常可愛後來他們產生了一個女孩子斐立給伊題了一個名字叫做開娣這孩子從小便十二分敏慧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伊更可愛的孩子不料開娣七歲的那年伊的母親忽得病過世斐立因着悼亡情深隔了三個月工夫竟也追隨他的妻子往別世界去了那時他們遺着這一個孤女我當然有撫養的責任我已在地鳳街買了一所屋子診務也比從前更加發達因我做過一部「神經中樞病的研究」很受社會上的歡迎開娣到了十歲我送伊到一個預備學校裏去讀書那時田畝早已賣掉所得的代價

存在銀行中。生息儘夠供給伊讀書的費用。以後的幾年。我們的生活非常的順利和平安。我和開娣自然再快樂。沒有伊到了十四歲。升入高等學校。我覺得伊的思想略略偏於浪漫。伊最喜歡聽東方的故事。和瞧東方古董物事。我也並不禁。止因為女孩子在這年紀。想象力最是發達。所以不但不禁。還應許伊到大學畢業時。和伊一同到東方去旅行。一次伊十六歲的時候。已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美女子了。伊的狀態容貌。竟和伊的母親彷彿無二。伊每逢學校中放假。就住在我地鳳街寓裏。我有這樣的姪女。也很覺得驕傲。就在那時。伊和一個少年軍官相遇。就是黑來勃。他是我老同學的兒子。少年時便英俊不凡。他的軍隊本駐紮在埃及。及例假回來不時。來和我閑談。他也是一個喜歡東方的人。開娣和他當然是投機了。勃郎的年齡。雖比開娣大十歲。但和開娣交識了一回。竟傾心愛伊。所以他辭去了軍隊中的職務。把他祖母的遺產。賣了一塊田。從事勞農生活。當下我雖微覺他的用意。但不知道開娣的意思。怎樣開娣在表面上。很歡喜他。時時拉着他講東方的故事。但戀愛一層。伊的程度怎樣。我却猜想不出。有一次開娣向我道：「爸爸。我最喜歡他講埃及的許多古蹟。但近來他只喜歡說什麼犯罪和關於警察上的事情。那是怪使人厭憎的。」我把伊的說話暗示勃郎。勃郎於是

絕口不再講乏味的警察事務過了幾個月開娣將近畢業我就和羅白相識了。

偵探雜話

姚廣夔

諸君曾讀過「亞森羅蘋奇案」乎。與「福爾摩斯探案」二者孰勝。依余意以爲二者各有所長。各有神出鬼沒之手段。誠難乎其言上下也。

讀偵探小說。如食松子仁。當細細咀嚼其味。決不可隨意下咽。致無從得其妙處。著偵探小說。如食青果。當于下咽後細辨其味。若何決不可草率舍去。致無從辨其甘否。

著偵探小說。當切合科學的原理。此語人人知之。而人每不能依此而行。可見此實至難者也。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七回 三老頭計議捉強盜 一鐵漢乞食受擲掄

話說何載福這個捕頭。雖是終身吃衙門飯的人。却很有些俠氣。生性愛結交朋友。當捕役者固非結交朋友不可掙下來的錢財。都用在朋友交際上。所以到老沒有多少積蓄。但他雖沒有積蓄。寫出仗義疏財四字因少時結交的朋友多。大家都肯幫助他。他自己沒多大的武藝。而江湖上有能耐的人多。和他有交情。多願供他的差遣。自己雖無武藝。而有武藝者能供己用。則人之武藝不啻己之武藝也。他當捕頭的時候。遇有難辦的竊案。盜案祇須邀集幾個熟悉江湖情形的人。幫同辦理。沒有辦不活的。其得友人之力如此。此其所以成名捕也。他的聲名。因此一日高似一日。近二十年來。他雖休職在家。不問外事。將述何載福之擔任緝賊。却偏說其不問外事。妙極。然陳廣泰張燕賓在廣州。接二連三。做出好幾樁驚人的竊案。消息傳遍了廣州城。何載福是個老當捕頭的人。這種消息到了耳裏。如何能忍得住坐視不理呢。聞此消息。不忍坐視。便是何載福之有俠氣也。真好捕頭。他外甥趙得祿。也不斷的到他跟前。報告各商戶失竊的情形。又提趙得祿。呼應前文。何載福很費了一番調查工夫。知

道。做。案。的。不。止。陳。廣。泰。一。人。必。有。由。外。省。新。來。的。大。盜。寫何載福未經社知縣過訪業已着手調查真好捕頭料。知。這。案。不。容。易。破。獲。恐。怕。一。般。捕。役。被。比。不。過。來。找。自。己。幫。忙。預。先。囑。咐。了。家。下。人。如。縣。衙。裏。有。人。來。祇。說。病。在。沉。重。正。準。備。後。事。補出裝假病一段情事鄒。士。敬。是。個。老。文。牘。深。知。何。載。福。的。性。格。並。和。趙。得。祿。的。關。係。何。載。福。這。日。見。是。縣。官。飭。人。來。傳。並。非。捕。役。來。求。助。已。料。知。推。病。不。能。了。事。料事如見次。日。早。更。聽。得。趙。得。祿。來。說。昨。夜。又。出。了。大。竊。案。並。殺。傷。了。事。主。就。決。計。去。鄉。下。躲。避。補出往鄉下躲避之故免。得。因。這。案。壞。了。自。己。一。生。的。名。譽。何載福之所懼在此趙。得。祿。回。衙。將。何。載。福。要。去。鄉。下。躲。避。的。話。漏。給。鄒。士。敬。聽。了。所。以。鄒。士。敬。催。杜。若。銓。快。去。並。不。是。鄒。士。敬。有。預。知。的。能。為。補出鄒士敬探悉何載福欲走之故將上文情事一一交待清楚再。說。何。載。福。見。縣。官。親。來。懇。請。不。能。置。身。事。外。送。杜。若。銓。走。後。即。回。到。家。中。開。發。了。轎。夫。細派。人。去。請。他。多。年。的。好。友。劉。清。泉。盧。用。廣。二。人。前。來。計。議。請出兩個幫手劉。盧。二。人。都。是。廣。東。有。名。的。把。勢。年。紀。雖。都。有。了。七。十。多。歲。本。領。尚。是。三。五。十。人。近。他。們。不。得。每。人。教。了。百。幾。十。名。徒。弟。在。廣。州。市。的。潛。勢。力。確。是。不。小。徒弟多則潛勢力因之而大今之秘密結社者莫不如此何。載。福。當。捕。頭。的。時。候。得。劉。盧。二。人。幫。助。的。次。數。極。多。因。二。人。合。共。有。三。百。來。名。徒。弟。遍。佈。廣。東。各。中。下。社。會。消。息。極。靈。通。辦。事。極。順。遂。每。逢。重。要。案。件。得。了。花。紅。何。載。福。自。己。一。錢。不。要。全。數。分。給。劉。盧。二。人。的。出。力。徒。弟。因。此。兩。部。份。的。

徒弟也都樂爲之用。何載福不惜金錢自然能得人心這回何載福派人把劉盧二人請了來對二人說了杜縣

官親來懇請緝盜的話求二人出來幫助劉清泉問道老哥已答應下來嗎何載福道自然是

已經答應了才奉請兩位出來幫助劉清泉道老哥歇手在家多年了衙裏一般哥兒們沒一

個是老哥手下的人要辦這樣的大案子呼應不靈是難辦的。持重之言一開口便是老頭語氣五千兩的花紅

誰不想得老哥有甚麼方法能使那一般哥兒們聽老哥的調度沒有掣肘這案才可辦得事

最有人人掣肘且其中有五千兩花紅之關係更何載福道我也慮到這一層了等歇我到衙裏去得和

杜大老爺說明答應事事不掣我肘我才肯承辦這案不然我已歇手多年了又有這們一大

把子年紀冤裏冤枉的送了這條老命真犯不着。作事而有人掣肘必失敗無疑盧用廣點頭道老

哥分上的事我二人沒有推諉的道理依我的愚見與其用那一般不中用的哥兒們處處不

能得力不如索性老哥在杜大老爺面前一力承當下來老哥今年八十三歲了像這們的大

案子莫說老哥已經歇手多年便是不曾歇手此生也不見得還有第二次我二人幫助了老

哥三十多年俗語說得好臨了結大瓜。俗語我們三個老頭子就臨了結起這大瓜看看要他

們那般飯桶幹甚麼呢。用而不得其力甚或反足以債事固劉清泉立起身對盧用廣舉着大拇指笑

道。倒是你有氣魄。一定是這們辦。何載福高興道。這倒也使得。我拚着這條老命不要。有兩位老弟肯這們出力幫助。愁辦不了嗎。前寫其托病推諉是其機靈處也。此寫其奮勇任事是其強毅處也。若有前段而無此段。即不成其爲名捕矣。兩位請在這

裏坐坐。我就上衙裏走一遭。劉清泉搖頭道。我二人坐這裏。沒有用處。我們各去幹各人的事。今夜在我家相會。二人之熱忱如見真好朋友。何載福盧用廣同聲應好。於是三個老頭兒一同出來。劉盧

二人各自回家佈置。何載福走到縣衙。杜若銓正在等得心焦。又待派人來何家催請。此時杜知縣之希望只在何載福一人身上矣。見報何載福到了一疊連聲的叫請進來。門房直引何載福到簽押房。杜若銓已立

着等候。十分敬禮。何載福年紀雖老。脚步比少年還要矯健。當下搶行幾步。將要屈膝下去。何載福仍是老年人樣子。杜若銓慌忙扶住。攙了何載福的手笑道。老英雄並非我的屬吏。這回肯出來。我已

承情的了不得。說時。隨手納何載福坐下。杜知縣能如此待何載福。何載福當捕出身的人。見了本籍知縣那裏敢坐呢。杜若銓推了再四。才坐了半邊屁股。一方恭敬一方守分俱寫得好。杜若銓開口問道。小醜

如此跳梁。弄得廣州市內的人。寢不安席。老英雄有甚麼好方法。替廣州城除了這個大害。何載福抬了一抬身子說道。回稟大老爺。小的看這偷兒的舉動。好像是有意在廣州市逞能。語一

道破名捕見識畢竟不凡。所以第一次便偷杉木欄李大人府裏的珠寶。大老爺前夜在街上瞧見的是兩條

黑影小的也猜不祇陳廣泰一個小的並無旁的好方法依小的推測這兩賊正在得手必不肯就往別處去。張燕賓之心思又被猜破小的已佈置了人就在今夜專等兩賊到來叨庇大老爺的福德兩賊之中祇要能破獲一個便好辦了。何載福祇求能拿住一人後來果然不出所料名捕真有見識令人佩服杜若銓喜道能拏住了一個那一個就有天大的胆量料他也不敢再在這裏做案子了你辦這案須用多少捕快說出來好挑選眼明手快的給你。杜知縣應有此問何載福道不是小的說現在所有的捕快不能辦這案子祇因小的當日供職的時候所有合手辦事的人此時一個也不在此了不曾同辦過案的人不知道每人的性情能耐不好擺佈辦這種案子調度一不得法案子辦不活還在其次怕的就怕反傷了自己的人。說出不捕快之理杜若銓點頭道話是不错不過一個捕快也不要老英雄一個人怎麼辦呢何載福遂將劉盧二人願出力幫助的話說了一遍杜若銓道賞格上已經說明了不論何色人等但能人賊並獲的立刻賞銀五千兩。以賞銀款動何載福仍是小覷何載福也杜知縣畢竟俗吏何載福聽了口裏不便說心想這們大的贓物好容易都搜獲到手並且從來沒有贓物全不走失些兒的道理好在我並不希罕這筆賞銀將來這案就辦得完美五千兩賞銀祇怕也要被這位大老爺賴去幾成。杜知縣看何載福何載福亦遂看杜知縣矣○上一節寫杜知縣對待何載福一若真能禮賢下士者其實杜知縣終是俗吏其敬禮何載福乃欲望其出力捕賊而已非有他也故此處着此數語形容其俗不

耐當下沒甚麼話可說了。即作辭出來。回家整理多年未用的器械。黃昏時候。就到劉清泉家來。盧用廣已帶了八個徒弟。在劉清泉家等候。劉清泉也把就近的徒弟。傳了十多個在家。二

人的徒弟。多是能高來高去的。不過劉清泉的百幾十名徒弟當中。祇有兩個徒弟最好。從百幾十

徒弟中提出兩人以下即將捕盜之事暫擱一個姓謝名景安。一個姓蔡名澤遠。點出名姓兩人都是番禺的

世族。幾代聯姻下來。謝景安的妻子。是蔡澤遠的胞妹。不是定要拉成親戚正是欲便於敘述也若兩人

兩人少時同窗讀書。彼此感情極好。謝景安歡喜武藝。延了師傅在家早晚練習。先從謝景安寫起祇練

了兩個月。平日謝景安和蔡澤遠相打玩耍。謝景安總是打不過蔡澤遠。因為謝景安比蔡澤

遠小兩歲。身體也瘦弱些。及謝景安從師傅學了兩個月武藝之後。相打起來。蔡澤遠那裏是

謝景安的對手呢。一動手就跌了。叙練武之益可謂小試其技起初蔡澤遠不知道謝景安正在練武。還不相

信自己是真打不過。一連跌了好幾交。爬起來。怔了半晌。謝景安說出練武的原故。才相信自

己是真打不過了。便要求謝景安介紹。也從這一個師傅學習。兩人是親戚所以能寫做一起省力不少那時謝景安

家所延聘的武師。是一個流落江湖的鐵漢。鐵漢二字奇○又從謝景安蔡澤遠二人叙到其師傅身上姓李名梓清。善使一把

單刀。人家都呼他為單刀李。他自己也對人稱單刀李。大刀之外又有一單刀他從不肯向人說出籍貫。江

湖上也。就沒人知道他籍貫的。姓名可說而籍貫不可說奇極看他的年紀不過四十多歲流落在廣州市祇隨身一條破席一把單刀身上的衣服不待說是襤褸不堪在廣州市中行乞。英雄之境遇如是沒人聽他說過一句哀告的話到一家鋪戶總是直挺挺的立在櫃枱旁邊給他飯他便吃給他錢他祇搖搖頭給他的衣服他連望都不望。此之爲鐵漢有人問他爲甚麼不要錢不要衣服他說廣東用不着衣服每日祇要得飽肚腹錢也無用處並且衣上沒有口袋有錢也無處安放。解釋得亦妙人家給他飯吃他從來不肯伸手去接教人把飯擱在甚麼地方他再拿起來吃。脾氣古怪有人問他帶了這把刀有何用處爲甚麼不變賣了換飲食吃他說刀就是我就是刀怎能變賣。語極雄壯有人要他使刀給大家看看他問都是些甚麼人要看旁邊的人就你一句我要看他一句我要看他向衆人睇了一眼哈哈大笑道那裏有看刀的人。不但配學連看亦不配睇一切亦粗豪亦雄健笑着提步便走是這們好幾次廣州市的人氣他不過弄了些飯菜給他看了說道你肯使刀給我們看這飯菜就給你吃你不使莫想他頭也不抬向地下唾一口就走。以飯爲要挾小觀鐵漢宜其不顧而唾也如此接連好幾日一顆飯也不會討得進口餓得不能行走了就躺在一家公館大門口的房簷下。有本領人其境遇往往如此言這公館是誰家呢就是謝景安家裏。如此湊合謝景安的父亲謝鶴樓是個很有胸襟很有

氣魄的孝廉公。這日聽家人來報。大門口躺着一個如此這般的叫化。謝鶴樓心中一動。即走出來看見李梓清的儀表。絕不是個下流人物。鶴樓便俯下身。推了一推李梓清。問道：你是病了麼？李梓清搖頭道：我有甚麼病？謝鶴樓道：我聽說你因不肯使刀給人看。所以餓倒在這裏。是不是有這回事呢？李梓清道：誰是看刀的人？却教我使。語仍倔強謝鶴樓歎了一聲氣道：雖說他們不會看刀。但是。你爲要換飯吃。又何妨胡亂使給他們看看呢？李梓清鼻孔裏哼了聲道：我忍心這般躑躅。我這把刀時也不至有今日了。語更豪壯聽之長人請不用過問。生有來。死有去。古今地下餓死的。豈祇我李梓清一人。寧可餓死不肯委曲以與世俗周旋志行皎潔我敬其人謝鶴樓一聽這話。心裏大爲感動。不覺肅然起敬的說道：當今之世。那裏去尋找足下。這般有骨氣的人。兄弟很願意結交。鶴樓真是有胸襟有氣魄足下能不嫌我文人酸腐麼？李梓清聽了這幾句話。才把兩眼睜開。看了謝鶴樓雍容華貴的樣子。也不覺得翻身坐了起來。說道：先生不嫌我粗率。願供驅使。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鐵漢之遇謝鶴樓鐵漢之幸也謝鶴樓大喜。雙手扶李梓清起來。同進屋內。謝鶴樓知道餓久了的人。不宜卒然吃飯。先拿粥給李梓清喝了。才親自陪着用飯。十分又拿出自己的衣服。給李梓清洗浴。更換夜間還陪着談到二三更。才告別安歇。簡直把李梓清作上賓款待。識英雄於乞食之中而待

以上實鶴樓識
見其超人一等

李梓清住了半月。心裏似乎有些不安。這日向謝鶴樓說道：先生履常處順。無事

用得我着。我在先生府上。無功食祿。先生雖是富厚之家。不在乎多了。我一人的衣食。祇是我

終覺難為情。不肯無功受祿
的是英雄心性並且我感激知遇。也應圖報稱。一二方好他去另謀事業。我從小至

今。就為延師練習武藝。把家業蕩盡。除練得一身武藝之外。一無所長。即此一技之
長亦已足矣我看令郎的

身體很弱。能從我學習些時。必然使他強健。讀書的事。也不至於荒廢。必表明此語恐鶴
樓之不願意也謝鶴樓

接李梓清進公館的時候。心裏已存了要把兒子謝景安從他練武的念頭。祇因李梓清是個

把武藝看得珍重的人。自己又是文人。全不懂得武藝。恐怕冒昧說出來。李梓清不願意教。打

算殷勤款待半年。或三五個月。再從容示意。謝鶴樓之存心如此。雙方
寫來真是一對賢賓主也想不到李梓清祇住了半個

月。就自己說出這話來。當下歡喜甚麼似的。即時教謝景安過來。叩頭拜師。以乞丐為兒子之師。謝
鶴樓毫無階級思想。非

有大學問
不能如此謝景安這時才得一十四歲。早晚從李梓清練武。白天去學堂裏讀書。武藝一途。最要

緊的是得名師指點。沒有名師。不論這人如何肯下苦工。終是費力不討好。甚至走錯了道路。

一輩子也練不出甚麼了不得的能為來。其實亦不特練武藝為然。世間學問大
率如此。暗中摸索。安能有所成就哉李梓清的武藝。在江

湖上。是一等人物。他當少年練習的時候。花拳繡腿的師傅。延聘了好幾個。七差八錯的練習。

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道路家業差不多被那些花拳繡腿的師傅騙光了。可見李梓清之爲乞丐非自己不長進也

末後才遇了一個化緣的老尼姑來他家化緣他家的祖訓不施捨和尚道士門口貼着一張

紙條兒上寫僧道無緣四字。將寫老尼姑教技擊事却先寫僧道無緣作一反筆此書敘事往往如此那老尼姑把鉢進門正遇着李梓清

因和債主口角生氣。即此一語已顯出李梓清之窮可謂涉筆成趣惡狠狠的對老尼姑說道你不瞎了眼怎麼會跑到這

裏面來呢老尼姑却不生氣仍是滿面堆笑的說道因爲不會瞎眼才能到施主這裏來募

化若是瞎了眼就要募化到卑田院去了。語頗有趣李梓清更加有氣指着大門厲聲說道僧道無

緣四字不是寫給你們這班東西看的是寫給豬和狗看的嗎。更不老尼姑聽了這幾句話即

正色說道施主不肯施捨也罷了何必如此盛氣凌人常言不看僧面看佛面貧僧不曾強募

惡化施主這種形像實在用不着。正語說完轉身要走李梓清性情本來急燥又不曾出外受

過磨折平日兩個耳朵裏面所聽的都是阿諛奉承的話那曾受過人家正言厲色的教訓。此

藝之所以練不好也老尼姑說的這派話表面上雖像客氣骨子裏簡直是教訓的口氣羞得李梓清兩臉

通紅沒話回答。的確少年氣盛的人越是羞慚便越是氣忿一時按捺不住就大喝一聲道老

鬼倒敢數責我麼不要走我偏不看佛面看你這老鬼能咬了我雞巴。越發不像話了一面罵一

老尼安得不怒

面搶步上前。伸手去捉老尼姑的肩膊。誰知手還不會伸到老尼姑已反手在他脈腕上點了。一下伸出的這條膀膊登時麻木了。收不回來。問你還他還不知道見機手腕被點不能動了。又提腿猛力踢去。老尼姑仍用一個指頭順勢點了一下這腿也麻木了。問你還老尼姑指着李梓清的臉說道。你生長了這們大住在這樣的房子裏面不是個全無身分的人怎的這般不懂道理。極是我是個尼姑又有這大的年紀你一個男子漢身壯力強應該欺負我這樣的人嗎。極是大約你父母是不曾教訓過我的。我這回代替你母親教訓你一番。你以後切不可再欺負年老的人了。休說是女子男子也不應該。極是你聽遵我的教訓。我就把你的手脚治好。不聽遵我的教訓。我治好了你的手脚。怕你又去打別人。就是這樣。直手直脚的過這一輩子罷。老尼姑教訓李梓清之言句句有理。非有學問者說不出來。李梓清受了這兩下忿怒之氣。倒完全消了。心想我從了這多的師傅。花了這多的錢。練武藝。我自以為武藝已了不得了。就是那些師傅也都恭維我不錯。恭維之師傳其本領亦可想而知矣。怎麼今日這們不濟呢。我若能從了這樣一個高明師傅。豈不是我的造化嗎。此時方纔大悟。李梓清主意既定。連忙說道。聽遵師傅的教訓。求師傅治好了我的手脚。我還有話求師傅。老尼姑笑道。能聽遵是你的福分。福分是隨用手在李梓清手脚上摸了幾摸。立時回復了原

狀一些兒也不痛苦。李梓清將手脚伸了兩伸，卽往地下一跪道：「我要求師傅收我做個徒弟。我願意將所有的家產都化給師傅，不知老尼姑怎生回答。且待第二十八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由何捕頭敘及劉清泉盧用廣，更由劉盧二人敘及其徒弟謝景安蔡澤遠，更由謝蔡二人敘及李梓清，更由李梓清敘出老尼姑，曲曲折折，愈推愈遠，須看其能發能收，一絲不紊。

寫三老頭會議一節，老謀深算，識見高遠，其言語口吻，完全與陳廣泰張燕賓輩不同，作者色色能描摹得出，真是奇才。

杜知縣敷衍何捕頭一節，初讀之似杜之爲人，尙稱不俗，及談至賞銀數語，便覺俗不可耐，狐心露尾，其杜知縣之謂乎。

敘鐵漢李梓清一節，足令天下古今英雄之顛沛不遇者，爲之同聲一哭。嗚呼！鐵漢之言，又何其壯也。非其人則甯餓死溝壑，不肯一顯其身手，剛毅倔强，立志不撓，如李梓清者，誠不愧爲鐵漢之稱矣。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李梓清潦倒半生。卒能得一謝鶴樓。識之於江湖乞食之中。不可謂非梓清之大幸矣。

李梓清所遇老尼。真是異人。我不奇其技藝之神。奇其能以正理斥責李梓清也。

錯誤的疑點

曾經滄海室主

探案的時候。無論怎樣瑣屑的痕迹。往往可以做成破案的綫索。所以偵探們對於任何迹象。總是十二分注重的。可是有時候事實和理想。竟也有恰正相反的。因為有時案中的疑點。不但不足為破案的根據。却反而引人走到歧路上去。下面一段事實。就說到錯誤的疑點。確是很有趣的。

喬治陶帝是從前的紐約偵探長。他曾經歷過一件竊案。失竊的是一個教會會督的寡婦。被竊的贓物。乃是價值數千金的珍飾。後來捉到了一個嫌疑的人。據鄰居們說。那人在發案的前幾天晚上。曾在寡婦家的左右徘徊過好幾次。

在那貯藏珍飾的匣子蓋上。染着不少血迹。這本是探案時應當注意的痕迹。可是那嫌疑的竊賊。捉到以後。仔細在他身上察驗。絕沒有絲毫損傷破裂的跡象。因此那陪審人們。都以為證據不足。不能定罪。就把嫌疑人放掉。但偵探長陶帝對於那個嫌疑人仍舊懷疑。所以派了幾個助手。暗暗的監視那人的行止。果然不到三天。有人見他到一個冷僻的空地上去。有發掘的舉動。偵探們等他走開。便從那地方掘出一隻洋鐵小匣。匣中都是珍寶飾物。匣的外面。却用一塊滿染血迹的手巾包着。

於是那人便第二次。捉到陶帝面前。陶帝因向他道：「現在真賊已得。諒你再沒有話說。但這手巾和匣子的血迹。到底從那裏來的呢？」那竊賊答道：「我當真在那屋的左右守候了七八天。等到那天晚上。闖了進去。從那匣子裏取出奇光燦爛的珍貴來時。不由的心急氣湧。鼻血便迸湧而出。一時來不及掩拭。就染在匣子上面。這理由原是很簡單的。」

代近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八回 老尼姑化緣收徒弟 小霸王比武拜師傅

話說李梓清向那老尼姑跪下求收作徒弟。老尼姑道：貧僧是出家人，怎能收在俗的人做徒弟？並且貧僧游行無定，又有工夫能收人做徒弟？不肯收徒弟隨口說出兩種理由來李梓清既遇了名師，如何肯放？好李梓清其藝之有成不足怪也叩頭如搗蒜的說道：出家人收在俗人做徒弟的事，極多極多，算不了希罕。打破其第一層理由若師傅因游行無定，沒有工夫收徒弟，我情願侍奉師傅，到老師游行到那裏，我打破其第二層理由跟隨到那裏，難道還耽擱師傅的工夫嗎？打破其第二層理由師傅游行無定，為的是要募化，我情願把祖遺的產業盡數募給師傅，祇求師傅收我。從兩層之外再想出一種挽留之法師傅不知道我學武藝的事，實在是冤屈無伸。我祖遺的產業就為我學武藝，十成耗去了八成。重提毀家之故三伏三九，也不知吃過了多少苦頭，練出來的看家本領，剛才師傅是瞧見的。若不是今日遇見師傅，還不知要到甚麼時分，才明白那些教我武藝的師傅都是些不中用、專會騙錢的壞蛋。罵得好○世間不少專騙錢而誤人子弟者，恨不能令李

痛罵之一今日算是天賜我學武的機緣豈可錯過若是師傅執意不肯收在俗的人做徒弟也

容易我立刻削髮都使得再說到如此一層以見其學藝之心之堅決老尼姑見李梓清如此誠懇說不出再推諉的話

祇是心裏仍似不大願意由此一句開出以下一大段議論來教李梓清且立起來李梓清道師傅不答應便跪死

在這裏也不起來以長跪脅迫之老尼姑微微的點了點頭道要我收你做徒弟你得先答應我幾句

話不然你便跪死了我也不能收提出條件可見老尼之不取徒弟李梓清喜道請師傅快說甚麼話我都可答

應老尼姑道為人處世全賴禮節敬老尊賢是處世禮節中最要緊的沒有禮節便是自取羞

辱是極○第一層先講禮節老尼議論禮即如剛才你不對我無禮怎得受這場羞辱你從此拜我為

師詳細明不啻一講學之大儒是可異也以後不問對甚麼人不準再使出這種無禮的樣子來戒其無禮即引剛纔之事為證李梓清連忙答道我已

知道後悔了下次決不如此老尼姑點頭道我看你一身傲骨將來武藝學成沒行止的事料

你是不會幹的身有傲骨決不做無恥之事然其實却是一種寒乞相也世之富貴利達者大抵皆身具媚骨言之可歎不過從來會武藝的人最忌的就是

驕傲第二層再論驕傲你瞧不起人家的武藝人家自然也瞧不起你的武藝你既是驕傲成性就免不

了要和人動起手來你要知道我們出家人練習武藝不是為要打人的儒家戒鬥釋家戒嗔

戒嗔且怕戒不了豈有更練武藝助長嗔怒的道理麼戒其嗔怒語更異常透關為的是我們出家人不能安

居。坐。享。募。化。十。方。山。行。野。宿。是。我。出。家。人。的。本。等。山。野。之。中。有。的。是。毒。蛇。猛。獸。沒。有。武。藝。一。遇。了。這。些。害。人。的。異。類。就。難。免。不。有。性。命。之。憂。說明出家人所以我們出家人不練武藝則已一練便不是尋常把勢的武藝因爲要和毒蛇猛獸較量尋常和人相打的武藝尅伏不下出。家。人。武。藝。所。以。較。常。人。爲。勝。你。將。來。若。拿。着。我。的。武。藝。動。輒。和。人。交。手。爲。害。就。不。在。小。處。你。從。我。學。成。之。後。非。到。生。死。關。頭。無。論。如。何。不。準。和。人。交。手。戒其妄動○未授武藝先明戒律必如此方是好師傅也你。能。答。應。不。能。答。應。李。梓。清。連。聲。應。道。謹。遵。師。傅。的。訓。示。不。是。生。死。關。頭。決。不。出。手。打。人。老。尼。姑。道。我。因。你。學。藝。心。誠。才。肯。取。在。門。下。若。專。就。你。的。性。格。而。論。習。武。是。很。不。相。宜。的。再申明一句以見李梓清氣質之不善其。所。以。要。你。先。答。應。這。兩。件。事。不。過。借。此。預。先。警。戒。你。一。番。你。起。來。罷。也。不。用。你。跟。隨。我。到。處。募。化。你。祇。在。家。用。功。我。隨。時。來。指。點。你。便。了。從。我。學。武。藝。不。必。常。在。我。跟。前。李。梓。清。這。才。歡。天。喜。地。的。爬。了。起。來。老。尼。姑。就。在。這。日。指。教。了。李。梓。清。一。會。吩。咐。李。梓。清。依。着。所。指。教。的。在。家。用。功。仍。托。着。鉢。盂。出。去。了。真能授武藝者反不必李梓清供養自。此。或。二。三。十。天。一。來。或。三。五。個。月。一。來。來。時。也。祇。看。看。成。績。指。點。指。點。就。走。足見李梓清已有門徑且極用心不。拘。那。一。種。學。問。但。能。不。走。錯。道。路。猛。勇。精。進。的。做。去。其。成。功。之。快。無。有。不。使。人。驚。訝。的。此數語足以增長閱者求學之志氣李。梓。清。起。初。從。一。班。花。拳。繡。腿。的。教。師。苦。練。了。好。幾。年。花。去。財。產。十。分。之。三。

八一些也沒有成效。及至從老尼姑練起來，並不會耗費資財。可見真實學問非金錢可買祇整整的練了三年。老尼姑就不來了。來固來得奇不來又不來得奇老尼真是奇人老尼姑最初幾次來教他的時候，原曾對他說過了：武藝不會到可以離師的地步。至久三五個月總得來教一次，可以不來便不來了。可見梓清之藝已成李梓清整練了三年之後，有半年不見師傅到來，心中甚是思慕。可見李梓清仍不自以為滿足祇苦於這三年之中，曾屢次請問他師傅的法諱，和常住的庵堂廟宇。他師傅總不肯說。這時想去探望，也無從打聽。行止飄忽幾令人疑為仙靈祇得仍在家中不斷的研練。但他專心在武藝上做工夫，謀生的方法一些兒沒有研究。折到所以求乞之故。大概長於學問者每拙於謀生。文人多窮自古已然。不料練武藝者亦復如是。前幾年被騙不盡的十分之二的產業，因不善營運，坐吃山空，又幾年下來已吃得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借用成語頗趣看看的在家安身不住了。好在他父母早死，終年打熬筋骨，也沒心情想到成家立室。子然一身在家，既存身不住，就索性將家業完全變賣了，出門謀生。寫李梓清之落魄，逐漸敘來，文情甚細。在大江南北混了十多年，祇因性情生得太耿介，又是傲骨崢嶸，混跡江湖十幾年，祇落得一個鐵漢的頭銜。頭銜甚妙，終究是吃了性情之虧也。他守着他師傅的訓示，不肯和人較量武藝。能守師戒，是好徒弟。真有力的人，知道他的本領，才肯贊助他。俗眼人那裏能看出他的能耐。迴顧上文為的他片刻不離那把單刀。江湖上人才稱他為單刀李，其實

他的單刀好到甚麼地步的確知道的人也就很少。極寫李梓清不輕試其技謝鶴樓雖也要算是李梓清的
一個知己。祇是謝鶴樓絲毫不懂得武藝。李梓清所感激的就是感激謝鶴樓。那句當今之世
那裏去尋找足下這般有骨氣的人的話。一語入人肺腑情願拿出自己的真實本領。把謝景安
教成一個好漢。後來蔡澤遠也要拜師。李梓清原不想收受。奈謝景安一再懇求。謝鶴樓也在
旁勸了兩句。李梓清方肯一同教授。歸到蔡澤遠謝景安二人學藝事李梓清在謝家住了兩年。兩個徒弟的工
夫。成功了十分之六。不教元全者留待劉清泉也這日忽有一個行裝打扮的人。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到謝家
來說要見李梓清。和李梓清在僻靜地方立談一會去了。李梓清即向謝鶴樓作辭。說得迷離謝
鶴樓問他去那裏。何時方能再見。李梓清不肯說出去處。祇說後會有期。仍帶着來時的單刀。
破蓆昂然去了。越顯得迷離謝鶴樓猜不透葫蘆裏賣的甚麼藥。祇覺得來的希奇。去的古怪。確是
古知道江湖上是有這類畸人行止。是教人不可捉摸的。也就不加研究了。如此收過甚好不過兒子
謝景安既經練了兩年武藝。和蔡澤遠兩個在廣東已有小霸王的徽號。徽號動人於是乎劉清泉來矣平常負
些拳聲名的人。不和這兩個小霸王交手。則已。交手總是被打得皮破血流。求饒了事。先借
觀出劉清泉那時劉清泉才從湖南衡陽跟着劉三元練成了武藝回來。正想收幾個資質極好的

徒弟顯揚聲名。

與上回寫羅大鶴陳廣泰一樣不過彼是明寫此是暗寫耳

聽說有謝蔡兩個這們好的世家子弟如何不想收

納呢。

存心要收謝蔡二人又與羅大鶴陳廣泰不同

特意設一個教武的廠子。在謝公館緊鄰。胡亂收幾個親戚朋友的兒

子做徒弟。每日大聲吆喝着。使槍刺棒。

佈置得有趣

並貼一張字條在廠門口。上寫不問老少男女。

打得過我的。我拜他為師。打不過我的。他拜我為師。凡不願從師的人。不要來打誰輸了。誰做

徒弟不能翻悔。

字條更有趣指明以拜師為條件藉以激動謝蔡二人

這字條一貼出來。謝景安看了。便找着蔡澤遠說道。這

個姓劉的。偏在我家緊鄰。設廠又貼上這樣字條。必是有意想收我們做徒弟。又怕我不從他

面子上難看。所以是這們做作。

一語道破寫謝景安十分乖覺

我們不要去上他的當。我們也不想收人做徒弟。

要和他打。須等他出了這廠。他贏了。我不拜他。他輸了。也莫拜我。偏不中他的計。偏是如此打

說對不對。蔡澤遠躊躇道。但怕這姓劉的。未必真能贏得了你我。頓若本領果比你我強。夠得

上。做你我的師傅。你我正苦李師傅走了。尋不着名師。就拜了他。還不好嗎。卻是正理可見二人不

謝景安一想不錯。就拉了蔡澤遠。同到劉清泉廠裏。果然劉清泉見二人來了。歡喜得如獲至

寶。拱手迎着二人說道。久聞兩位少爺的大名。祇恨自己的俗事太多。沒工夫到尊府奉看。今

日兩位賜臨。想必是來指教。語極謙和更足體貼二人之心蔡澤遠也拱了拱手答道。特地前來領教的。劉清

泉聽了特地前來領教的話不覺笑逐顏開讓二人就坐寫出劉清泉十分歡喜笑嘻嘻的問道廠門口貼的那字條兩位已看見了麼先問字條着意在此謝景安嘴快答道不看了那字條也不到這裏來了劉清泉仍是嘻嘻的笑着問道兩位的尊意以為何如呢沒有翻悔麼咬定一句我教武藝不比別人平常教師若是收了兩位這般的人物做徒弟必然眼睜睜的望着一筆大大的拜師錢拜師以後還得層出不窮的需需索索我則不然簡直一文錢也不向兩位開口忽然竟絕不客氣以師傳其處心積慮文筆異常有趣謝景安聽了心裏好生不快暗想這姓劉的真是狂妄我們和他並不曾見過面不待說沒有見過我們的本領就能預先斷定是他贏我們輸嗎我倒不相信他能操勝券謝二人聽劉清泉之言固宜有快不快謝景安心裏這們想口裏正待批評劉清泉狂妄蔡澤遠已開口答道我們如要翻悔儘可此刻不上這裏來不過你的話祇就你打贏了的說若是你的拳頭不替你爭氣竟打輸了又怎麼說呢理當還問謝景安聽了這幾句話正中心懷不覺就大腿上拍一巴掌說道對呀看你輸了怎麼說夾寫謝景安筆致靈活劉清泉看了二人天真爛漫的神情點出二人少年心性伸手指着廠門說道我輸了的話那字條上不是也說了的嗎我一些兒不翻悔立刻拜打輸我的人為師拜師錢要多少給多少決不爭論說得爽快蔡澤遠搖頭道我們兩人都不收徒弟也不要拜師錢

推測劉清泉所說之兩層却另外提出條件來。祇要你這一輩子見我們一次面給我們叩一次頭。就算是你在狂妄無知的

報應。你不翻悔便可動手。條件提得狂妄其意。固欲折辱劉清泉。劉清泉毫不動氣。一疊連聲的應道。我若輸了。準

是這們辦說話。翻悔還算得是男子漢大丈夫嗎。答應得爽快。劉清泉自料必勝。故無論二人提出何種條件均可承認。從語氣中已露出得意狀態。但是

兩位將怎生個打法。咧一齊來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呢。問得坦然。謝蔡二人竟全不在其心上。謝景安道。自然一

個一個的來。我兩個一齊打你一個。打輸了你也不心服。寫少年好勝如畫。來來來。我和你先打了。再跟

他打。說着跳起身。卸去了外面的長衣。謝景安脾氣較蔡澤遠。躁急隨處可見。作者同時寫兩人決不肯用同樣寫法也。劉清泉也不敢怠慢。

二人就在廠裏一來一往。各逞所長。謝景安的本領畢竟還欠四成工夫。那裏敵得過劉清泉

的神力呢。讀此可知上文寫李梓清僅教六成。即為此處預留地步也。走不到十個回合。謝景安看看支持不住了。滿心想跳出

圈子來。讓蔡澤遠來打。謝景安見機。叵耐劉清泉存心要用軟工夫收服這兩個徒弟。使出全副的

本領來。一味和謝景安軟鬥。劉清泉有趣。把謝景安困住在兩條臂膊裏面。如被蜘蛛網纏了。不痛

不癢的。祇是不得脫身。劉清泉有趣。蔡澤遠見謝景安鬥得滿頭是汗。想勝固然做不到。就是想敗

也做不到。不由得氣往上衝。也不管怎樣奮勇攻了上去。他不攻上去。謝景安還不至打跌。劉

清泉見加上一個生力軍。也怕力敵二人。萬一有些差錯。關係非淺。因此趁蔡澤遠進步夾攻。

的。時。候。先。下。手。將。謝。景。安。打。跌。劉清泉再。以。全。力。對。付。蔡。澤。遠。蔡。澤。遠。的。年。紀。雖。比。謝。景。安。大。
 兩。歲。本。領。却。不。相。仲。伯。謝。景。安。打。不。過。蔡。澤。遠。自。然。也。是。不。濟。一語了過但是。劉。清。泉。在。謝。公。館。
 緊。鄰。設。廠。寫。那。字。條。的。時。候。何。以。就。有。把。握。知。道。一。定。打。得。過。謝。蔡。二。人。呢。忽然作一問這。必。須。
 將。劉。清。泉。學。武。藝。的。來。頭。叙。述。一。番。看。官。們。才。知。道。劉。清。泉。這。樣。舉。動。確。有。幾。成。把。握。不。是。行。
 險。傲。倖。的。他。的。師。傅。劉。三。元。那。時。在。湖。南。的。聲。名。連。三。歲。小。孩。都。是。知。道。的。忽然岔到劉三元第。
 一。是。湘。陰。縣。的。米。販。聽。得。劉。三。元。三。個。字。沒。一。個。不。嚇。得。三。六。顆。牙。齒。捉。對。兒。廝。打。寫出十
 最。奇。的。是。劉。三。元。得。名。在。七。十。歲。以。後。七。十。歲。以。前。並。沒。人。知。道。劉。三。元。的。名。字。得名如此據。說。
 劉。三。元。周。歲。的。時。候。他。母。親。抱。着。他。走。四。川。峨。眉。山。底。下。經。過。忽。來。了。一。隻。絕。大。的。白。猿。將。他。
 擄。上。山。洞。去。牝。猿。用。乳。將。他。養。大。遍。身。長。了。幾。寸。長。的。猴。毛。老。猿。並。傳。授。給。他。武。藝。十。幾。歲。走。
 出。洞。來。靈。根。未。泯。見。了。人。能。知。道。自。己。不。是。猿。種。跟。着。人。下。山。忽然又補叙劉三元幼年之事所。跟。
 着。的。人。姓。劉。就。也。姓。劉。取。名。本。是。山。猿。兩。個。字。後。因。這。兩。字。太。不。雅。馴。才。改。了。連。中。三。元。的。三。
 元。又從劉三元名字上這。話。雖。說。荒。唐。然。劉。三。元。在。湖。南。的。徒。弟。至。今。還。是。很。多。所。打。的。拳。脚。像。
 猴。猴。的。動。作。還。可。說。武。藝。本。有。一。種。猴。拳。但。他。的。徒。弟。無。不。異。口。同。聲。的。說。劉。三。元。身。上。的。猴。

毛。臨。死。還。不。曾。脫。落。乾。淨。兩。脚。也。和。猿。猴。一。樣。能。抓。住。樹。枝。倒。吊。起。來。能。端。碗。拿。筷。子。與。手。無。異。的。吃。飯。這。也。就。是。不。可。解。的。事。了。又從劉三元徒弟口中證明其事○天下之大何奇不有我亦不敢謂其事之必無也他在甚麼時候因甚麼事到湖南來的少有人知道初來也沒人從他學武藝他自己對人說他三十歲的時候正是洪秀全進湖南的那年他在常德被髮軍擄了他去教他喂馬馬有病躺在地下一見他來那馬自然會立了起來他生性歡喜騎馬有一天騎死了髮軍三匹馬馬能騎死怪事能騎死三匹馬更是怪事帶兵官抓着他要打他怕打情急起來順手將抓他的軍官一推那軍官身不由己的跌了一丈開外連忙上前扶起一看已口噴鮮血登時被推死了馬能騎死則人之被推死反不足怪矣嚇得他不要命的逃走背後有幾百兵追趕騎着馬追的都趕他不上竟逃了出來只數語想見其脚步之快他從此才知道自己的氣力大普通人受他一下準被打死從髮軍裏逃出來之後和一個逃難的女子配合居然成了家室夫妻兩個做些小本買賣度活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金萬時光易過他已有七十歲了這日因事到了湘陰湘陰的米販子最多最是橫行霸道凡是當米販子的每人都會幾手拳腳運起米來總是四五十把小車子做一路同走有時多到百幾十把不論是抬轎挑擔以及推運貨物的小車在路上遇着米車便倒霉了他們遠遠的就叫站住轎担小車即須遵命站住

若略略的支吾一言半語不但轎担小車立時打成粉碎抬轎的人坐轎的人挑担的人推小車的人還須跪下認罪求饒輕則打兩個耳光吐一臉唾沫了事一時弄得性起十九是拳脚交加打個半死。蠻橫可惡○此非熟悉其地風土者說不出來湘陰人沒有不知道米販子兇狠可怕的抬轎挑担的人在路上遇了米販子情願繞道多走幾里不願立在路旁讓米販子走過。寫衆人之畏意米販子在路上不遇着讓路的人都推着米車走得十分迅速有時他們自己閃夥裏比賽竟是飛跑如競走一般一見前面有人讓路便大家故意裝做行走不動的樣子半晌才提一步又每把米車相隔兩三丈遠百多把米車可連接幾里路讓路的須站着等米車都走過了方能提脚所以都情願繞道多走幾里免得立在道旁嘔氣。寫得米販子愈是可惡則後文愈覺暢快也劉三元一到湘陰就聽得這種不平的舉動祇氣得他鬚眉倒豎存心要重重的懲治米販子一番以安行旅。俠義心腸不知劉三元用何方法懲治且待第二十九回再寫。

總評

老尼姑教訓李梓清一番話真可謂至理明言不特練武藝者所當牢記其實無論何人立身行事皆當如是讀小說至此等處最是有益人心故我嘗謂子弟能讀有益之小說

勝上修身課萬萬也。

此一回上半回仍是李梓清傳。下半回乃折入劉清泉傳。其中以蔡澤遠謝景安二人爲之接筭。入後則又由劉清泉傳折入劉三元傳矣。隨筆蔓延而收束時却能一絲不亂。匪易事也。

作者寫劉清泉設廠收徒一事。明欲與前回陳廣泰事相犯。即其立意欲收謝蔡二人爲徒。亦猶陳廣泰之欲劉大也。顧曲曲寫來。又與前文截然不同。毫無相犯之處。用筆敏妙。令人歎服。

謝景安蔡澤遠與劉清泉比武。一實寫。一虛寫。小處亦不呆板。

叙劉三元一節。宛然神怪小說矣。猿之靈真有如此者耶。我又不欲謂其必無也。使其說而信。則三元之力絕人。亦無足怪矣。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 妙襲家幸勿惠顧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趙苕莊
發行者	程小青 施濟羣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廣州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價				
		每册本國	三分	
		每册日本	五分	
		每册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謹啓